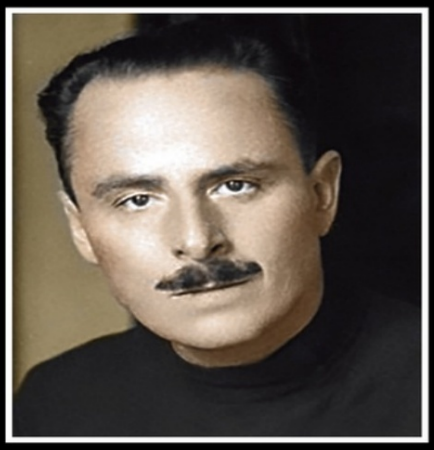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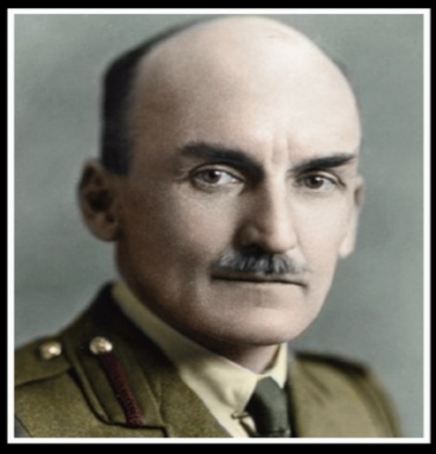
FASCIST VOICES

ESSAYS FROM THE 'FASCIST QUARTERLY' 1936-1940

Volume One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法西斯之声

《法西斯季刊》1936-1940年论文集

第一卷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法西斯之声

《法西斯季刊》1936-1940年论文集

第一卷

版权所有 © 2019 Sanctuary Press Ltd。未经出
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电子或机械方式（包括影印、录制或信息存储和检索）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

圣殿出版社有限公司
谢尔顿街71-75号
科文特花园
伦敦 WC2H 9JQ

www.sanctuarypress.com电子
邮件： info@sanctuarypress.com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法西斯之声 - 第一卷

本期收录了以下作者的文章：

约翰·贝克特
詹姆斯·德雷南 诺拉·
埃兰 佛朗哥将
军 少将 J. F: C. 富勒
约瑟夫·戈培尔 JK 海顿 马克斯·亨格 乔
里安·詹克斯 威廉·乔伊
斯 罗伯特·莱伊博
士 弗朗西斯·麦克
沃伊 奥斯瓦尔德
·莫斯利爵士 埃兹拉
·庞德 维德孔·吉斯
林 阿尔弗雷德·罗森
堡 阿瑟·里德 安妮·西利格-
托曼 克劳德·萨
顿 亚历山大·雷文 汤姆
森 A. 优素福·阿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目录

法西斯之声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安妮·西利格·托曼的
《德国和她的女人》什么是社会主义?作者:约瑟夫·戈培尔 世界哲学与外
交政治 作者: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法西斯主义、妇女与民
主 作者:诺拉·埃兰姆 珍贵的土地 作者:乔里安·詹克斯 希特勒的贝希特斯加登:新
德国的田园诗 作者:琼·摩根 北欧世界联盟 作者:维德孔·吉斯林 对
法西斯主义的解读 作者:克劳德·萨顿 西班
牙战争 作者:JFC·富勒少将 佛朗哥将军的演讲 走向经济学正字法 作者:埃兹拉·庞德 经济
衰退的原因 作者:A.雷文·汤姆森 背叛的革命 作者:埃兹拉·庞德 马
克思主义,衰败学说 作者:弗朗西斯·麦克沃伊 敌人是自由主义
作者:JK·海顿 托马斯·卡莱尔 - 国家社会主义者 作者:威廉·乔伊斯 威
廉·莫里斯 - 国家社会主义者 作者:
亚瑟·里德 “怀疑论者” 犹太神话

A. 尤素夫·阿里的《穆斯林世界与巴勒斯坦》 A. 雷文·汤姆森的《法
西斯主义与辩证法》 弗朗西斯·麦克沃伊的《被剥夺土地继承
权》 A. 雷文·汤姆森的《公司经济学》 詹姆斯·德雷南的《纳粹
运动透视》 约翰·贝克特的《社会民主的衰落》 JFC 富勒少
将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法西斯主义前言》 罗
伯特·莱伊博士的《快乐带来力量》 马克斯·亨格的《德国冬
季救济工作》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法西斯主义哲学》

这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于 193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在英语联盟发表的演讲。

哦你们的对手声称法西斯主义缺乏历史背景或哲学,而我今天下午的任务就是要指出,法西斯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并得到了一些最精妙的思辨精神的支持。当然,我知道我们在日报专栏中的活动并没有多少哲学色彩,当你们读到我将要讲授“法西斯主义哲学”时,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个匪徒跟哲学有什么关系?”然而,我相信你们会相信,这些反映公众思想的伟大镜子并不总是能非常准确地反映出来。虽然你们只读到了我们进步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也有一些时刻,它们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建设性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法西斯主义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还没有形成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形式,但你们必须记住,法西斯主义信仰的存在才不过十年多一点:它是过去十年的发展。然而,它的哲学背景已经具备了某种形式的表述能力,而且这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伟大政治信仰的相应发展都要短得多。正如法西斯运动本身在几个大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权力一样,法西斯信仰和哲学作为一种永恒的理念、一种人生态度,其发展速度也远超其他古老信仰的哲学。以自由主义为例:从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著作到自由主义信条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英国政治家手中最终成型,中间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事实上,这些伟大的政治运动和心理动荡只是非常缓慢地结晶成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法西斯主义而言,或许很快就会在十年后就拥有一个具体的结晶形式。尽管如此,我相信法西斯哲学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尽管它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做出了全新的贡献,但它的起源和历史支撑仍然能够被证明源自过去的既定思想。

首先,我认为大多数行动哲学都源于对先前时期文化冲突的综合。在一个文化、思想和抽象思辨的时代,你会发现两种伟大的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而在接下来的行动时代,你通常会发现这两种尖锐对立在实践中得到了某种综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行动信条。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示了一种斯宾格勒式的进路;诚然,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在描绘法西斯思想的广阔背景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但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法西斯主义的主张正是从这个宏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

仅此而已。或许他天生的悲观主义阻碍了他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而我谦虚地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源于他对现代科学和机械发展的一无所知。

如果你透过斯宾格勒的眼镜看,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子书转换器演示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极端悲观主义,因为它们掩盖了人类首次拥有彻底消除贫困能力的因素。我相信,正是我们这位德国哲学家对这一巨大新因素的误解,才导致了他得出悲观的结论。然而,这丝毫不能否定他对世界思想的巨大贡献。

你们会正确地推断,我关于看似对立的文化的结合,在下一个行动时代,将催生出一个以行动表达的、该时期的哲学产物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斯宾格勒的思想。但我想我可以向你们展示,在法西斯主义的案例中,这一论点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想指出,在上个世纪,主要的思想斗争源于尼采思想对两千年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只是非常缓慢地被意识到。其全部含义直到今天才逐渐显现出来。但无论你转向现代思想的哪个角落,你都能发现这场为掌控人类思想和精神而展开的巨大斗争的后果。就西方而言,曾经有一种宗教,在许多世纪里广泛地统治着人类思想。突然之间,这种宗教和思想第一次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至少在当时,它的根基被动摇了。它遭到了强烈谴责,而且具有非凡的天才 从根本上遭到了谴责。

我本人并非 正如你们稍后会看到的 在陈述反对基督教的观点,因为我将向你们展示我如何相信尼采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教义能够融合。但此刻,我有必要考察这两种信条的本质区别,并探究这些区别在何处积累,又在何处显现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尼采挑战了基督教思想的整个根基。他实际上是说:“这是奴隶和弱者的宗教。这是逃避生活、不愿面对现实、在梦幻般的来世中寻求救赎之人的信仰 他们既缺乏活力,也缺乏男子气概,无法在世间为自己争取这种救赎。它源于一种软弱和屈服的精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用一句名言斥责它,称其为“束缚和削弱人类的宗教”。

他用超人的概念取代了这种信仰,超人是指那些直面困难和危险,克服物质和环境的种种困境,勇往直前的人,他们为了实现目标、赢得胜利,并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不仅是对整个思想基础的挑战,也是对整个人生的挑战。它彻底动摇了世界思想的根基。在当时那些认真关注这场争论的人看来,这些信条中必定有一方会胜出,而另一方则会消亡;这些相互冲突的教义的任何结合、任何综合都完全不可能。

现在我相信,正如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看似截然不同的信条,如果仔细考察,实际上可以达成某种和解,甚至可以进行某种整合;我想我可以向你们展示,在当今的法西斯主义信条中,你们实际上可以发现两种信条的伟大特征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你们在法西斯主义中发现,它源于基督教,直接源于基督教的理念,它蕴含着为他人、为世界、为祖国服务、为他人牺牲、为他人牺牲的宏大愿景;它并非消灭个人,而是将个人融入远超自身的东西;你们也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信条 服务、自我臣服 法西斯主义者必然将其视为最伟大的事业。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尼采思想中蕴含着阳刚之气,挑战一切阻碍人类前进的现存事物,彻底摒弃投降主义,拥有与一切障碍搏斗并克服一切障碍的坚定能力。事实上,你创造了一种充满活力和自助的学说,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突出特征。

因此,我们发现 我想我可以断言 这两大信条的某种结合,在当今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信条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这体现在我们整个人生观中。我们可以将其细化到普遍存在的最细微之处。从最广泛、最抽象的概念,我们可以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事物。

我们要求全体人民秉持一种高于一切的公共服务理念,但作为回报,我们也对他们做出让步,并认为,按照法西斯主义的理念,国家应该让步,即绝对自由。在公共生活中,一个人必须以国家合格成员的身份行事,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国家的福祉。另一方面,他从国家获得作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在我们的道德中 我想我或许可以宣称,这是唯一一种私人行为与公开抗议完全一致的公共道德 在我们的道德中,任何道德问题的唯一检验标准就是它是否以任何方式妨碍或破坏了个人为国家服务的能力。他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行为是否损害了国家?它是否损害了国家的其他成员?它是否损害了我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如果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明确的,那么个人就有绝对的自由去做他想做的事;这赋予了个人在国家统治下迄今为止最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任何国家制度或任何宗教权威所赋予个人的。

最接近这种道德考验的方法可能是希腊文明的方法,当然,在组织方面,希腊文明的国家观念并不比今天的法西斯观念差远。

这种态度,这种哲学背景,赋予法西斯分子某些非常明确的社会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无异于对现有秩序提出细致的挑战。我们不会深入探讨这些细节,只想表明这些广泛的原则可以分解成细节。例如,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制度荒谬可笑:一个人在合法时间后喝酒,哪怕只是冒着受伤的风险,也可能被罚款;但他作为或大或小的公众人物,可以完全不受惩罚地采取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结构的行动。如果他冒着哪怕是最轻微的危险,法律的全部力量都会对他动员起来;然而,作为公众人物,他却可能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可能威胁到国家的支柱。

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是私人自由和公共服务。这要求我们在公共生活中以及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和克制;但这仅限于我们的公共生活;我强烈主张,实现私人自由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一个能够从当今世界的经济混乱中恢复秩序的公共组织,而这种公共组织只有通过法西斯主义固有的权威和纪律手段才能得到保障。

然而,回到哲学层面,我们发现,法西斯主义者的哲学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他某种生活纪律,一种我称之为有序的运动精神,以及对领导的信任感和对权威的信仰,而这些是其他运动所不具备的。在这里,我们立刻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发生了冲突。

当然,社会主义在经济组织概念上与自由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但在哲学上,我认为如果我们追溯到伏尔泰和卢梭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卢梭,那么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几乎都不会否认他们有着共同的起源。现在我可以向你们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吗?在我们看来,卢梭要么犯了一个大错误,要么被严重误解了。卢梭说的是平等。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你指的是机会平等,那么是的;如果你指的是人的平等,那么就不是。这简直是荒谬。我个人认为,如果正确理解卢梭,他指的是机会平等,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是 而且是正确的 他所生活的腐朽制度。他实际上是说:“法国这些游手好闲、颓废堕落的贵族”(他们当时无疑就是这样)“竟然为自己索取扼杀国家生机的特权,这简直荒谬。机会均等是根本。让那些适合统治的人去统治。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祖父证明自己适合统治就去统治。” 这是对特权的反抗,是对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应该掌管一个伟大国家的事务的肯定。但这一学说却被他后来的门徒们误认为是人人平等,即人人平等。

我们认为,整个谬误都源于这种构想。这显然荒谬至极。一个人在心智和体格上与另一个人差异巨大。这并非社会主义者常说的道德或精神平等的问题。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一个大企业里打扫地板的人可能比该企业的经理优秀得多。但问题在于,哪个人适合做哪份工作。他应该履行的正确职责是什么?有些人擅长这事,有些人擅长那事。

当然,我们完全摒弃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阶级观念,因为它建立在遗传的偶然性之上;但我们确实认为,某些人天生就适合做某些事情,而其他人则不然。一旦你接受了这种思维基础,你就挑战了整个民主观念。

你挑战了这样一种信念:世界上所有问题,无论多么复杂,都能由任何人,无论多么缺乏经验,来解决;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或其他任何领域的技术人员,竟然能被那些一年只关注该领域五分钟的人指导,这简直荒谬至极。如果我走进一家工程车间,看着工程师工作,然后开始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会告诉我 而且说得没错 我是个傲慢的傻瓜。同样,一个对国家问题毫无研究的人,竟然能把他的啤酒杯放在柜台上,走到投票站,详细阐述未来四年他的国家将如何治理,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同等资格就任何议题发表意见,只要它涉及像国家治理这样复杂的议题” 这是社会民主党对卢梭著作的解读,而这种观念显然是荒谬的。然而,它却是整个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们挑战“人人平等,有权裁决一切问题”这一基本观念。我们秉持机会平等,并将其变为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坚决 而且必须 反对特权遗传的观念。

当一个人证明了自己,他或许能晋升到国家的最高职位,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也必须以此为基础。但他不能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或祖父在他之前就达到了顶峰。因此,一方面,我们挑战右翼的特权,另一方面,我们挑战左翼那荒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现在你可能会说,或许说得有些道理,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些学说以前就听说过,这是波拿巴主义的基础,或者再追溯到它的起源,这是凯撒主义的基础。

当然,法西斯主义与凯撒主义有着历史渊源,但现代世界的形式和条件与古代世界截然不同。现代组织过于庞大复杂,无法依靠任何个人,无论其才华如何。现代凯撒主义,如同所有现代事物一样,是集体的。个人的意志和才能被组成法西斯运动的数千名纪律严明的人员的意志和能力所取代。每个黑衫军都是集体凯撒主义的一个细胞。忠诚群众的组织意志,服从自愿的纪律,受到民族生存的热情理想的鼓舞,取代了个人超人的权力意志和更高秩序。然而,这种以现代科学武器为武器的集体凯撒主义,与古代凯撒主义一样,一方面与反动势力对抗,另一方面与无政府状态对抗。凯撒主义一方面反对斯巴达克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贵族参议院。这一立场与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一样古老。但在那个年代,他们缺乏如今所拥有的建设性成就的机会,而我们从这一学说的先前证据中所能得到的唯一教训仅仅是:每当世界在斯巴达克斯的影响下走向彻底的崩溃和混乱时,总是斯宾格勒所说的“伟大的事实家”将世界从由此产生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并在新的制度和新的稳定下为人类带来数个世纪的和平与秩序。现代法西斯运动通过承认政治和哲学的某些基本事实,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做到了。你又一次看到了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学说的某种结合。我们经常被指责从右派那里借鉴了一些东西,又从左派那里借鉴了一些东西。其实,借鉴其他信仰是非常明智的做法;摒弃不好的,保留好的;一旦你摆脱了旧的议会思维,你当然就会明白这种做法的智慧。当然,法西斯主义确实从右派和左派那里借鉴了一些东西,并添加了新的事实来适应现代时代。

在这种与我们的当前处境更为接近的法西斯主义新综合体中,我们发现,我们秉持着以权威、秩序和纪律支撑的稳定这一伟大原则,而这一直是右翼的特质,我们将其与进步、动态变革的原则结合起来,而这些原则则是我们从左翼那里借鉴而来的。保守主义 用我们在这个国家所熟知的名称来称呼它 相信稳定,并以对秩序的信仰来支持它;但保守主义在现代世界中始终失败的地方在于,它未能认识到稳定只有通过进步才能实现:对变革的僵化抵制会加速保守主义最担心的革命局势。另一方面,由于左翼的卢梭情结,他们始终未能意识到,实现进步的唯一途径是采用行政手段,而只有通过行政手段才能实现变革。

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准备好进行有序的变革,才能实现稳定,因为要保持稳定,就必须适应新时代的新情况。另一方面,只有采用进步的执行工具,即权威、纪律和忠诚,才能实现左派所渴望的进步,而这些工具一直被认为只属于右派。通过将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我们就建立了法西斯信仰和法西斯组织的基础。

你会再次说:“这又一次是凯撒主义或波拿巴主义。这不再是纯粹个人领导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机器过于庞大,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掌控。所以它变成了一种集体凯撒主义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领导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他们被国家和世界复兴的理想所热情激励,自愿地团结在一起。但基本原则保持不变;因此,虽然你们的法西斯运动或许能实现凯撒主义曾经实现的目标,或许能从斯巴达克斯与反动派冲突所引发的混乱中恢复秩序,或许能在几年或几个世纪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和平,但它自身却带有腐朽,并没有真正实现我们认为必要的目标。

我认为,对于这个唯一真正有效的案例,答案在于,过去一直缺乏现代科学的因素。现在,你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因素。如果你能在你的政府体系中引入一种新的效率,而且每个人都承认,这种运动一旦上台,至少是高效的:如果你能让政府在哪怕几年内拥有行政权力和办事效率,你就能释放 而且你一定会释放 被禁锢的科学天才,去完成它在现代世界中必须完成的任务。无论我们对国家和经济结构的看法有何不同,我认为我们都必须同意,通过理智地组织世界,借助现代科学和工业生产的力量,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问题,一劳永逸地消除贫困以及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和苦难。

因此,如果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那么,在历史上,你将首次拥有一个可以永久改变地球面貌的工具。一旦基本工作完成,一旦现代科学技术得到解放并发挥其作用,一旦你将你的政治和哲学体系从暂时的政治基础转变为永久的技术基础,那么,当今世界将不再需要政治和争议。贫困问题将得到解决,主要问题也将尽可能地被消除,正如众所周知,如果现代科学得到适当的调动,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届时,人类将获得解放,去追求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因此,尽管在历史的永恒轮回中,某些现象可能确实曾在世界上出现过,并且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伟大的行政运动从未有机会完成现代科学和发明赋予它们的任务。

在世界面临巨大危机、最终必然会加深的关头,一场运动在其必然出现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承载着源自辉煌过去的某些传统属性,但面对当今的现实,它却拥有唯有这个时代才赋予人类的工具。凭借工具与事件之间这种全新而奇妙的巧合,这个时代的问题得以克服,未来得以在渐进的稳定中得到保障。或许,这是永恒不朽、永恒循环的凯撒式运动的最后一次伟大世界浪潮;但凭借科学的助力,以及现代思想的启迪,这股浪潮将引领人类走向更远的彼岸。

到那时,最终,“凯撒主义” 人类精神在追求永恒成就的崇高奋斗中所迸发出的最强大的光芒 将完成其世界使命,将弥补其在漫长岁月的斗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并将完成其历史使命。人类要摆脱贫困、诸多恐怖和疾病的折磨,享受一个通过科学重生的世界,仍然需要一场法西斯运动,以建立一个新的、更高尚的人类秩序为目标;但你不再需要那些奇怪而令人不安的人了。******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在奋斗和危险的日子里,在黑暗和劳作的夜晚,锻造了钢铁工具,借此世界将迈向更高的境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安妮·西利格·托曼 (Anne Seelig-Thomann) 著《德国和她的女人们》

D上次我访问英国时,许多英国女性问我女性在第三帝国的地位如何。根据她们听到的故事,她们似乎认为我们不过是奴隶。事实上,她们公开地这么说,并补充说她们从心底里同情我们。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德国女性对新帝国的感受,我先从妻子和母亲们说起。

我们从历史中得知,每一次革命都会催生新的宪法形式,而正是由于这些新形式的诞生,我们通常也会发现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的新制度 “国家社会主义”,对数百万家庭来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他们曾饱受战争后果的折磨,许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的生活都成了沉重的负担。

阿道夫·希特勒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并终结“最好不要孩子”这一灾难性的想法。

我们绝不能忘记,在元首建立新帝国之前,自私自利是旧制度的基础。正是他让德国女性再次相信,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位,而母亲通过养育健康的孩子,是国家存亡的鲜活象征。母性和女性身份恢复了昔日的意义和荣耀。

母亲服务

1934年,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首次团结起来,开展认真的合作工作,并成立了“帝国母亲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由联盟各分支机构管理,包含面向所有女性(无论已婚或未婚、年老或年轻)的专门课程。自1934年以来,已有不少于60万德国女性参加了这些课程,学习了家政、烹饪、缝纫以及卫生和护理等基本知识。此外,由于我们德国人没有殖民地,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各种原材料。在这些课程中,女性们学习如何将看似无用的东西转化为有用的用途。通常,每门课程涵盖十个晚上,总共二十四小时的教学。

这类课程的费用在乡村地区为2至3马克,在城镇为3至5马克。有能力支付学费的人需要全额支付,但对于无力支付学费的人,劳工阵线妇女部和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会提供补充费用。通常情况下,雇主会为即将退休结婚的女孩支付全额费用。德国有数百所永久性的母亲学校,为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找到了成为监护人、公益教师、青年领袖等职业的途径。

正是这样的工作让每一位德国女性有机会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因为每一位女性都意识到,她必须与男性并肩作战,为我们国家的未来承担同样的责任。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职业女性

其他国家最热议的莫过于第三帝国中职业女性和劳动女性的地位。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坚称，自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以来，所有劳动女性都将被强制从其职业中移除，并由男性取而代之。事实上，这完全违背事实，因为所有活跃在工业和专业领域的女性都加入了劳工阵线，而那些之前没有工作但希望为新帝国建设出力的女性则自愿加入了由舒尔茨-克林克夫人领导的妇女联盟。在这两个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主妇、教师、护士、助产士、艺术家、女医生以及所有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

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维护家庭作为国家的基本单位，劳工阵线确实成功地将女性从不适合女性体型的工厂工作中移除，并用失业的男性取而代之。然而，这些女性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更合适的工作。

德国女性仍然在所有与服装相关的行业中就业，此外还有数百万女性从事教师、护士和家政服务。此外，还有许多女医生、女建筑师，以及许多舞台和电影中的女性，她们不仅担任演员，还担任杰出的制片人，例如著名的莱尼·里芬斯塔尔，她负责所有重要党代会和奥运会的摄影工作。此外，还有数百万女性在一般工业领域就业，正如我之前所说，她们构成了劳工阵线的一个特殊部门。当然，不能说德国女性被强行带入了家庭。

家政服务

即使是那些像家政仆人或家庭主妇这样被特别限制在家庭领域的人，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妇女联盟被赋予了一项特殊任务，即消除普遍存在的“家务劳动只是下层阶级的职业”的偏见。现在，每个女孩，无论贫富，在离开学校后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家务考试。此外，我们大多数女孩在十八岁开始自己的职业之前，都会自愿参加妇女劳动服务，这项服务通常涉及家务劳动，以减轻辛勤工作的母亲的负担。

女性在新社会秩序中的份额并非基于“妇女权利”的旧口号，而是与女性能够为整个社会 国家 提供的服务息息相关。由于女性在塑造国家亲密的社会生活方面始终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我们与其说是关心我们的服务提供在哪里，不如说是如何提供的。

德国女孩

这位德国女孩早在学校就加入了德国少女联盟（BDM），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同类组织。BDM隶属于希特勒青年运动，接受来自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详细培训指导，尤其注重灌输健康的人生观（Weltanschauung）。

全国各地已建起 40 所学校，其唯一目的是教育女孩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青年领袖们遵循这些原则。

作为未来的母亲、医生、经济学家、教师、律师等等,所有德国女孩都有义务将自己的天赋用于国家事业,但她们必须首先获得稳固的社会背景作为基础。哪里比德国女孩组织BDM的友谊更能获得这样的社会背景呢?首要任务是体育锻炼,因此每个女孩都必须根据年龄接受系统性的体能发展。同时,她们还要接受急救和护理方面的培训。BDM营地让女孩们学习如何在田间帮忙,还有家政学校,可以培训她们成为儿童保育员、营养师和其他家政人员。

女孩们离开学校后,会被鼓励参加一年的“土地年服务”,在田里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一个与年轻男子的“劳动服务”平行的组织,从事的有益工作不会与正常职业竞争。事实上,这项工作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可以替代因病无法工作的妇女,并给予她们充足的假期来恢复体力。这对负担过重的母亲来说尤其有利,她们的家务活由“劳动服务”的女孩们接手,而她的孩子则由当地的“幼儿园”照顾。

虽然这个德国妇女庞大组织的统计数据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所树立的道德标准。参加BDM和“土地年服务”的德国女孩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还培养了社会责任感,因为她们接受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讲座和指导与她们组织中的年轻人完全一样。凡是参观过女子劳改营的人都会对这些身材魁梧、眼神健康快乐的姑娘们感到欣喜。我的许多英国朋友都来这里问我:“你们年轻人的整个氛围怎么会如此干净,充满活力和生机呢?”

你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精神”!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约瑟夫·戈培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埃无论是否被承认，非常合理的现代政治观念都围绕着所有未来发展的核心因素 社会问题。

社会困境不仅仅是一个生计问题。如果仅此而已，马克思主义者就说对了。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国际性，并非出于对国际融合的热爱，而是因为悲惨地意识到，此前他们的生存问题并没有一个民族的解决方案。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和犹太人的竞争，有意无意地相互勾结，产生了那种夺走人民生命之光和气息的东西 阶级战争。

社会困境滋生了对安全的渴望。无产阶级内心深处沉睡着对家园、土地和祖国的热爱，这种热爱以善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刻准备着做出最崇高的牺牲。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下，无产阶级也不会恨祖国，而只会恨资产阶级对祖国的曲解 制度。这种制度确实创造了一种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二为一的局面。反对国际主义的斗争绝非空谈所能取胜。社会困境只有通过社会行动才能解决。只要无产阶级不属于民族，他们就会继续以国际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一个人怎么能热爱和尊重一个他不了解的东西呢？

社会问题在于让国际城市无产阶级重新意识到他们与土地的根本关系。人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扎根。

他只觉得自己与自己的东西息息相关。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有效斗争就是消灭资本主义。

中产阶级将自己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表明他们缺乏政治直觉，毕竟，他们与资本主义几乎无缘。资本主义就是不道德的资本分配。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与政治上的民主是一回事：即国家内部权力的不道德分配。资本主义和民主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 都是国家新社会组织的死敌。此前，他们一直满足于忽视社会问题，并通过虚伪的慈善事业尽可能地回避这个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 慈善事业 的悲剧：资产阶级懦弱、多愁善感、虐待狂和恐惧的混合体。整个社会“改良”的故事展现在我们眼前，是自由主义无力应对社会问题 更不用说理解其深度 的一个可怕例证。社会问题与感伤主义和“慈善”毫无关系，绝对毫无关系。它是国家需要的问题。赋予这个问题世界政治意义的并非数百万人挨饿的简单事实，而是它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唯有这一点，才能使社会理念得以延续。感伤主义和“慈善”本身完全不可靠。唯有国家需要，才能催生狂热和强烈的信仰冲动。因此，社会问题植根于未来政治发展的架构，并赋予青年新的责任和任务。

从这一认识出发，一个真正的社会国家概念应运而生，它与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与自由民主主义理念并存。当我期盼我的同胞中被压迫的阶级获得他们的自然权利时，我是从社会的角度思考的。这些权利是作为权利而非或多或少自愿的礼物而存在的。当我要求这些权利并非出于资产阶级的恐惧或感伤，而是出于民族必然性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时，我是从社会的角度思考的。

自由主义者以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者以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思考；社会主义者则以民族国家为视角思考，构建一个旨在实现共同命运的民族国家。对他们来说，民族思维和社会思维意味着同一件事：热爱国家；相信国家的未来；以及追求自由的意志。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的《世界哲学与外交政治》

我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很少意识到政治和社会生活最终是由哲学动机塑造的。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观念、法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人们对待它们的内在态度所决定；但只有在影响整个国家生活的重大革命事件发生时，人们才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可以说，这就是当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1914-1918年的冲突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事件产生了何种直接影响，有一个事实在所有思想不肤浅的人心中都日益深刻地印记着，那就是在如此巨大的动荡之后，人们不可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简单地回到以前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受到了世界大战伟大斗争的影响，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其后果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着一个突然降临的命运，这个命运引发了他们与几十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截然不同的问题。

1914年之前，世界笼罩在乐观的氛围中。各国领导人的确预见到政治前景阴云密布，但即使在政治家中，也有许多人相信，正如以往类似情况一样，日复一日妥协的政治体制终将胜利。经济学家们以精确的数学计算，大国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将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世界经济结构的崩溃必然会发生，并在几个月内导致战争结束。知识乐观主义者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世界常识”将占上风的信念上，并赞同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各国永远不会容忍世界陷入疯狂。

战争。

然而，如同自然本身一样，人民和种族的生活并非沿着逻辑的直线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激动的情绪和狂野的激情蜿蜒曲折的道路前进。正是这些难以估量的因素最终导致了世界灾难。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该认识到，1914年不仅标志着一场伟大军事斗争的开始，而且在八月那些致命的日子里，整个旧世界开始崩溃。各国及其领导人未能阻止如此可怕的冲突发生，这一事实确凿地证明，当时的社会冲突、世界经济的整体趋势以及各国的社会结构，已不再强大到足以保障明确的和平政策。相反，人们不得不过多地关注下层混乱的群众运动、政治激情和经济利益，以致掌舵权常常从政治家手中滑落，世界陷入冲突，直到许多年后，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英勇的努力之后，世界才开始恢复。

很自然，这种共同思想的恢复，这种对过去和现在的批判，必然首先在那些因军事和政治失败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些问题比那些至少暂时可以依靠战争胜利果实生存的国家更加明显。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土耳其发生的所有性质迥异的发酵过程,在每一位睿智的世界政治观察家看来,都是上文提到的旧秩序崩溃的明确信号,以及试图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努力。这与其说是源于对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适合的逻辑认识,不如说源于一种内在的性格转变,这种转变既面向现在,也面向过去,宣称:“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这种内心的决心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为重要,任何论据都无法将其消除。各国新的精神态度,无论其方向如何,都是建设或毁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当前世界政治运动的重心,正是源于这些不同精神力量的并置和力量。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在一种明确的心态中,也看到了我们称之为“世界哲学”(Weltanschauung)的东西。这个词,虽然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其他语言,但它首先就准确地表达了它的含义: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一种清晰易懂的内在灵魂、思想和性格对外部事物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是”或“否”,如果它是数百万人的声音,它就会塑造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生活方式、国家结构、义务和特权。因此,这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国家、人民和“世界哲学”已经融为一体。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大多数受种族特征和政治事件影响的国家,都会受到各个生活领域不同潮流的影响,这些潮流常常会在国家内部引发极其严重的冲突。

因此,“世界哲学”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它可以涵盖后者。“世界哲学”可以被宗教或科学赋予其独特的特质;它可以被一个民族的艺术或文化特质所塑造。如果一个民族的“世界哲学”真正深刻而真诚,它将涵盖并塑造一切。另一方面,它又足够宽广,能够容纳千差万别的思想和精神气质。

各个国家及其杰出人物对世界哲学相关问题的态度,无论这些问题是宗教、科学还是文化性质的,在过去的各个世纪中,一直是决定各国思想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我认为,世界哲学在历史的伟大时期对外国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事实上,我怀疑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得到足够深入的研究,尽管它不仅应该引起学者的关注,也应该引起每一位政治家的关注。

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政治
“世界哲学”可能影响百年、千年的历史发展?

当基督教从地中海传播到欧洲大陆,日耳曼部落纷纷皈依基督教时,人们发现,几乎所有部落都不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而是皈依了阿里乌斯派,即阿里乌斯的追随者。阿里乌斯对基督教创始人的位格和神性地位的理解与罗马天主教会截然不同。只有一个重要的部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因为它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方便领袖,他们选择了法兰克人。然而,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法兰克人也是最强大的部落,而且他们并没有像东德人那样远离故土,因此古罗马与一种坚韧的年轻意志力量联系在一起,这种意志力量从此转向了东方。这种意志力量在军事和世界哲学领域都取得了胜利。亚历山大的阿里乌斯（死于公元336年)教导说,基督不是上帝,而是由他创造的。他的学说被尼西亚会议禁止,因此欧洲并没有像最初看起来的那样成为阿里乌斯派,而是成为了罗马天主教。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胜利,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胜利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如果其他阿里乌斯部落战胜了法兰克人,欧洲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而后来出现的整个新教运动也不会出现;至少不会以相同的形式出现。

伊斯兰教是第二个例子,它展现了基于宗教的“世界哲学”如何将其意志强加于整个民族。这一信仰团结了无数的贝都因部落,他们凭借坚定的信仰征服了整个非洲北部,并入侵了南欧。尽管遭到为其独立而战的欧洲人的排斥,伊斯兰教仍在地球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从直布罗陀到非洲、巴勒斯坦,甚至远至印度。持续至今的政治运动和激烈的争斗表明,特定的“世界哲学”如何成为一股持续不断的驱动力,迫使所有受其影响的民族传播和捍卫其独特的“世界哲学”、生活方式、政府理念和文化。

在普世教会保持了数个世纪的胜利之后,欧洲许多地方爆发了暴力起义。这些起义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民众抗议,其根源在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地的新教徒与普世教会及其军事代表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欧洲的集体意识以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方式转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这场争论从本质上的宗教或教条之争变成了民族之争。对民族结构的保护将取代伦理价值观,即使这些价值观的代表是最高层的。或许,这种转向新时代的最好例证就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他认为自己是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和路易十一的继承者,正在执行后者构想的民族统一计划;另一方面,他是一位罗马教会的主教,后来又成为红衣主教。在巴黎宫廷,罗马天主教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其代表力量主要来自西班牙一方。罗马的政策无疑偏袒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彻底战胜法国,无疑将导致欧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纯粹的天主教霸权。然而,黎塞留虽然在与新教盟友的所有条约中都要求罗马教会享有自由,却将自己的支持转向了另一方,并竭尽全力动员全世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摧毁西班牙的势力,同时削弱教皇的世俗权力。为了对抗法国宫廷中所有教皇的盟友,他颁布了一切巩固法国霸权的措施;为了确保法国的独立,他不仅消灭了本国的新教徒,还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魏玛公爵伯恩哈德结盟。他甚至下令法国火炮向教皇士兵开火。我认为,这些按照罗马红衣主教的命令向罗马军队发射的炮弹,象征着欧洲转向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自那时起就一直存在于我们欧洲大陆的生活中。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十九世纪,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转向了一种新的欧洲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民族观念都是解放生命的思想。当时的许多著作,以及华盛顿、玻利瓦尔和加里波第等人的身上,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与此同时,科学和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瓦尔特·拉特瑙的名言“命运由经济决定”成为大多数社会问题阐述的“主旋律”。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州的人口数量,这促使它们在世界各地寻找产品和原材料供应的市场。这种态度主要由遍布全球的人民倡导和传播。他们主张以“世界共和国”为目标,用所谓的世界经济体系取代先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系,最好是在中央集权的领导下。

确实,在世纪之交,存在着一些具有军事政治性质的民族国家,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经济集团、商业和工业托拉斯以及国际银行的几乎无可救药的混乱,它们相互对立,其成功或失败必然会影响到如此多的人,以至于国家政策被迫服从于这些私人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它们具有国家重要性。

为了抗议这种纯粹经济体系在各个方面造成的社会影响,数百万人奋起反抗,通过一场覆盖所有民族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国际 来聆听宣扬社会自由的学说。所有这些思潮和倾向,由于新的枝节问题而不断复杂化和发展,在十九世纪末造成了阻碍。可以肯定地说,弗里德里希·尼采是这些震撼全球的震颤中最敏感的地震仪。他没有沉溺于感伤的哲学,而是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将影响亿万人民的事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格言和所有著作都体现了他对社会结构将在公民力量和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冲击下崩塌为虚无主义的认识,同时又希望从这场灾难中诞生一个强大的民族。与此同时,保罗·德·拉加德和理查德·瓦格纳等人也感到世界即将走向终结,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在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阴郁的色调描绘了俄罗斯的末日。当极度不安全感弥漫全球时,这些缺乏具体形态的思想却在所有国家的首都得到了认可。俄罗斯沦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中预言的那些思潮掌权。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战胜了所有社会理论,并非通过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而是因为一种早已被摧毁的意志受到了一种意志坚强的非欧洲人物的影响。

如果我们审视这些看似常常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的世界哲学,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源于一个明确的教义,无论该教义是宗教性的、科学性的,还是社会伦理性的。基于这些教义或信条,它们构建了一个纲领,将所有信奉该纲领的人聚集在一起,并竭尽所能地运用一切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推行这一教义纲领。

从一般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来说,这种态度与所谓的“普遍性”相关。这种普遍性是存在的,无论世界运动是由个人任命为最高主宰,由其制定法律,还是建立在抽象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社会或任何特定理论。事实上,过去十五个世纪的欧洲历史表明,所有民族都在这种普遍构想的“世界哲学”中前进,所有民族之间的伟大斗争都遵循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学说。在罗马天主教的“世界哲学”中,这种学说以宗教普遍性为特征;新教教义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尽管形式不同,且带有个体主义色彩;在自由主义体系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社会伦理的普遍性,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宣扬的那样;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分支 世界共产主义,其特征正是虚无主义的普遍性,它不再承认民族和国家,而只承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并且随时可能加入其他苏维埃共和国。

正如我们今天所见,世界哲学的决定性而彻底的变革在于我们坚信,未来的斗争将不再具有以往的性质,民族斗争将不再局限于任何一种普世性的“世界哲学” ,而是在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哲学”中展开。换句话说:过去纯粹国家主义的倾向,如今变得更加广泛,并从世界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发展成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规范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初,普世教会的统治是最高的宗教和政治因素。第一次起义爆发时,两种宗教信仰相互对立。在这场斗争的后期,这些主要因素从宗教领域转移到了国家政治领域,最初以君主制的形式出现,最终以共和制的形式出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发现阶级观念在数百万人的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不同的因素构成了各个政党(尤其是在德国)的基本政治原则。中世纪的主要因素由中央党代表;王朝观念由前保守党派代表;经济观念与共和观念相融合由民主党代表;阶级观念则由马克思主义团体代表。为了对抗德国现有的所有这些团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宣扬了一种新的、但又古老的主要因素,即民族荣誉的理想。

过去十四年,直至1933年,所有斗争都在这一旗帜下进行。然而,如果它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那也只是因为一个伟大民族,深知自身的荣誉,遭遇了崩溃,之后只剩下一个抉择需要做出。要么继续容忍旧的政治派别,认为它们代表着旧世界的哲学;要么创立一种基于新原则的新政治哲学,作为德国人民生活的基础。毋庸置疑,民族荣誉的理念并非突如其来的新概念;事实上,自从德意志民族诞生以来,其全部艺术和文学都围绕着它展开。《希尔德布兰德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和《古德龙传奇》以及整个德国英雄音乐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这一理念也是旧日德意志“萨克森法”和“城邦法”(Stadterecht)法典的根基,对许多民族而言,这些法典成为最终促成统一的诸多因素的基础。我无需强调,我在此所说的并非旨在参考或批评其他民族。

我唯一的目的是解释德国发生的事情,并表明我们这次面对的不是众多革命中的一次,而是德国的决定性革命。

德国历史开始了:一场革命,它不是突然开始的,而是一场有其原则的革命。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可以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在旧“自由城市”的法律法规中、在腓特烈大帝身上、在1813年德国解放战争的领导人身上、在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转折点的伟大思想家身上找到。

请允许我在此声明,这种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并非对其他民族合法的民族主义构成威胁,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德意志民族主义凭借其超越所有其他问题的精神优势,才能独自保障全世界所渴望的公正平衡。如今,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基础的威权国家有能力消除在其他种族中不合理的文化宣传,以及不法的经济扩张,否则,德意志民族很可能会从与其他民族的经济冲突走向政治冲突。

德国民族主义,一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世界哲学”,并非一种与普遍性相关的教条;其前提和结论均不包含这样的假设:它应该影响其他,因此也影响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哲学也是一种对自然及其规律的崇敬之情的回归。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哲学”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刻意摒弃那些不重视不同民族和种族特征的民族生活方式;摒弃那些声称平等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文化科学学说;最终,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尝试,旨在更高层次地、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身在这些领域中的驱动力。我们新的“世界哲学”非但不会轻视他人,反而是促成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相互真诚尊重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截然不同的种族和国家体制怀有极大的敬意,两者都各具特色。在远东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看到了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体制。对我们来说,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日本,其宗教信仰、对国家权威的服从以及对民族利益的忠诚令人钦佩。中华民族也从一种“世界哲学” 经济学和社会伦理 发展而来,尽管如今看似支离破碎,但或许仍将复兴。我们将以同样的兴趣和敬意,如同关注其他民族所有崇高的抱负一样,关注着这一重组的尝试。

典型的情况是,全球许多国家几乎不受控制地扩张,这导致了冲突,并导致人们意识到,在经济扩张期之后,紧缩期已经到来。每个国家都会在这一时期找到其真正的形态。这种斗争存在于所有国家,无一例外,这体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具有社会或世界哲学性质的暴力冲突中。这些冲突证明了几乎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并表明各国的行为并非最终受一个明确界定的理念所支配,而是许多不同的体系在争夺霸权,却无法达成持久的共识。

如果我们正确地解读当代政治的迹象和表征,那么似乎所有国家的精神斗争都集中在一种愿望上:用其中的一个特定体系,或者用一个超越所有体系的全新体系,来取代所有正在进行非决定性战争的体系。

德国很可能是这场世界斗争的一个例子 而且不一定是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是一个典范的例子　它强化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所谓“命运”的发展绝非必然以共产主义告终,而是坚强性格所孕育的决心能够战胜过时的、不再适应当今条件的思维方式。萨尔举行的自由秘密全民公投向全世界表明,尽管存在着各种反对的思潮,但新的生活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整个德意志民族,而这些思潮却得以自由地发挥其影响。至少我们自己确信,只有德国制度才能为德意志帝国确定那些不仅对德国,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切身利益都至关重要的限制。

这使得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区分私人利益（无论其多么重要)和整个民族的切身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可能制定一项稳定的外交政策,我们认为这项政策的性质是:与各民族生活相关的自然驱动力不再被任意地指向彼此,而是相互依存,既符合各个民族的利益,也符合所有民族有机合作的利益。在这个大国联合体中,数量较小的民族将不再是狭隘利己主义的工具,而是在大国间的有机活动中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位。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我谈到“小国”时,我指的只是它们的面积和人口,绝非贬低它们在知识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哲学”和民族理想的重生催生了新的国家和国民经济观念;一种新的、规范的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只有这种控制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由,这与个人的滥用形成鲜明对比,在缺乏控制的情况下,个人的滥用影响了生活的许多领域,毒害和腐蚀了整个国家的感情和思想,这不仅损害了腐蚀者,也损害了国家。

各种生活方式之间建立和谐,一个规范国家所有活动领域的权威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达成协议,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群体（“复合体”)与其他由政治、种族和地理因素决定的单位之间达成协议　这与十九世纪的杂乱无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变革。国家社会主义已做好准备,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于这些目标。因此,我们发现,新的“世界哲学”对政治思想,并最终对经济和对外政治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塑造性影响。

我们认为,这份简短摘要中提出的考虑值得从其可能的实际应用和效果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牢记一个世纪前为自由而战的德国人的话:“尊重他人的祖国,但热爱自己的祖国”。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诺拉·埃拉姆（Norah Elam)的《法西斯主义、妇女与民主》

“经验表明,在当今所有国家,民主都能自由地发展其本质,最令人震惊的腐败现象也得以展现,没有人认为它能掩盖其卑鄙行径。民主是无良金融家们梦寐以求的富饶之地。”

乔治·索雷尔，《暴力的反思》。

T作为一名经历过 1906 年至 1914 年争取妇女选举权斗争的真正的愤世嫉俗者,没有什么比战后狂热分子更有趣的了,他的一个痴迷似乎是法西斯英国对获得选举权的妇女的所谓危险。

这种意想不到的关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最坚定的拥护者,而那些曾经如此强烈反对战前斗争的人,如今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们新发现的支持者们有着无与伦比的决心,他们坚信女性在原则上不应被剥夺任何东西,即使在实践中她们被剥夺了大多数生存必需品。

对于参与这场历史性斗争、将选举权仅仅视为象征、相信借助选举权可能建立一个全新更美好世界的女性来说,这种庇护与上一代人一样令人厌恶。她认为,那些在那些令人疲惫的岁月里从未伸出援手,反而常常将她描述为缺乏性欲的泼妇或失意的老处女的人,在她获得成功的时刻,竟然为了反动腐朽的体制的利益而试图利用女性,这简直是胡扯,而且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此厚颜无耻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那些诉诸这种行为的人完全误解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并且至今仍在误解,他们把对政治自由的诉求理解为对个人放纵的渴望。

现在是时候重申这一非凡而坚定的表现背后的原则了,这些原则不仅体现在妇女的地位上,还体现在对妇女的接受态度上。

那么,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激起了万千女性的热情,引领着她们的思绪呢?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出于卑微的个人私利,也并非仅仅为了女性自身而进行的斗争。恰恰相反,从领导人到最卑微的普通民众,都秉持着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在一个由男女共同生活、政治体制掌控两性命运的世界里,如果一个国家将超过半数人民的影响力、观点和才能排除在议会之外,那么,它就难以建立起最佳的政府体制。如果说男性是混乱经济状况的受害者,那么女性也同样遭受苦难。如果说男性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令人难以忍受,那么他们的女性也同样难以忍受。

环顾祖国的大城市,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们发现,住房条件对现代文明来说是一种耻辱;观察劳动力市场,他们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挥之不去的、旧制度固有的、困扰着工薪阶层的不安全感。在政治领域,他们注意到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其行事方式都令任何深切关心英国或意识到堕落已经开始侵蚀国家各党派的人感到恐惧。他们奋起要求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其中,以便在为时已晚之前伸出援手。

简而言之,这次起义是对旧有对抗的挑战,也是对国家整体合作的呼吁。

在这种实践公民权的理念中,妇女的斗争与法西斯主义的新哲学极为相似。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对上一代战斗妇女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合乎逻辑的、甚至更为宏大的构想。相似之处远不止于此。妇女运动与法西斯运动一样,是在严格的纪律下进行的,不分党派;其支持者来自各个阶级和党派。它呼吁妇女忘记私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放弃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特权;团结起来反对一个对种族福祉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制度中固有的错误和不公正。也像法西斯运动一样,妇女运动选择了它的领袖,一旦选定,就赋予领袖绝对的权力来指导其政策和命运,表现出这个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忠诚和奉献精神。此外,与法西斯运动一样,妇女运动也面临着街头的残酷迫害;反对者的嘲笑、善意者的误解以及政客的怨恨。它忍受着现任政府的仇恨,最终经历了牢房的孤独和强制喂食的恐怖。站在空旷地带和街头巷尾的演讲者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它倡导出售其作品却遭到唾弃和谩骂;它的代表遭到粗暴对待。妇女参政论者成了任何胆敢以私刑执法的流氓的玩物。更确切地说,任何诽谤、任何中伤,无论多么卑鄙无耻,都足以诋毁其领导人的道德品质,或那些效忠于他们的妇女的目标和宗旨。

因此,在这种团结中凝聚在一起的女性对政治和政党的空谈不抱任何幻想。当“民主”和“个人自由”这些神圣的词汇成为批评者们的口头禅时,她们会想起,这些事情是在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完成的,是由一个将民主制度奉为政治智慧巅峰的政党的拥护者完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她们被归类为罪犯、疯子和儿童。她们颇有说服力地辩称,如果这就是民主,那么女性就没什么可指望的了。

他们作为民主制度的不法之徒的经历与他们所面临的境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是民主制度下受人尊敬的公民,却受到可疑的保护。

确实,他们每五年赢得一次非常短暂的个人自由权利,但是,当他们在选票上画上那致命的十字,并关上投票站的门时,从那一刻起,他们发现自己在民主机器面前完全无助。

尽管我们会被告知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象征而已。女性从未犯下致命的错误,以为男性投票就必然获得自由。如今,愚蠢的女性往往认为女性投票就意味着自由,或者认为民主除了对那些默许其存在的男性和女性进行精心策划的剥削之外,别无其他。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战争结束时,由于投票权有限,女性也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权利,1918年深秋的选举给了她们第一次机会。当时的政党制度已初显衰败迹象,而根据无情的报应正义法则,这个在英国孕育了民主的政党在其忘恩负义的后代面前彻底败退。尽管如此,女性在胜利的喜悦中,还是将目光转向了当时的政党,要么成为选民,要么成为潜在的候选人。

我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使我谨慎地避免转向这个方向,我更愿意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这次和其他所有女性候选人一样落败,只有一人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新芬党女伯爵马尔基维茨。她虽然臭名昭著,公开宣称是英国的敌人,但在民主制度下,她很容易就能当选英国议会议员,而她曾公开宣称要摧毁、瓦解并败坏英国的名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竟然毫无对手地当选。接下来的例子也同样令人鼓舞:第一位当选英国选区议员的女性是一位美国出生的公民,她没有任何资格代表英国女性进入英国议会,除了她嫁给了一位英国公民,而这位公民的父亲去世后,她被迫进入了上议院。妇女运动的批评者们毫不掩饰地对这一结局感到得意,并煞费苦心地将这位女士描绘成女性不负责任的典型例子。他们不必如此个人化,因为她与其他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女性一样,既不比她们好,也不比她们差,这都是多年来战斗女性努力奋斗的结果。令人遗憾但又实事求是的事实是,后来党内女性当选威斯敏斯特议员,对男性和女性都没有丝毫影响。尽管许多有能力的女性加入了我们民选代表的行列,但她们对英国及其帝国的命运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她们和男性同事一样,只是民主体制中党内齿轮上的齿轮,随着党鞭的响动而进入大厅,在官方机器的巨轮面前束手无策。官方机器碾压一切主动性和独立性,将每一个效忠于它的人沦为执行其政策和措施的傀儡。如果议会的情况如此　谁又能否认呢?　那么女性选民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她也被卷入了这个无情的体制,成为了党组织名副其实的奴隶。

对于那些质疑这一点的人,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行制度下,女性议员或女性选民究竟有何权力改变任何已当选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现行制度最狂热的崇拜者难道会声称,女性,无论属于哪个政党,都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吗?她们难道愿意看到经济状况保持不变,而正是这种经济状况使得就业人数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三百万之多吗?她们难道满足于看到那些让每个人都感到绝望的荒凉地区的景象吗?她们难道对农业区的衰败和农业产业的困境漠不关心,对各党派都同样痛惜的恶劣住房条件也漠不关心吗?

谈到帝国和外交政治的广阔领域,难道应该说,大多数英国女性希望看到帝国解体,或者希望看到所谓的国民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走向吗?该政策以她们的名义秘密地与这个国家的公开敌人签订条约和做出承诺,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处于无力自卫的状态,不仅无法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而且在需要履行这些承诺时也是如此。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吗?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承诺;这项集体安全政策究竟包含什么?或者说,支配它的邪恶力量究竟是什么?“民主是无良金融家们梦想的富饶之地。”乔治·索雷尔如是说。拥有选举权的妇女,有权力去制止一项旨在将这一梦想变成现实的内政或外交政策吗?让我们记住,当需要买单的时候,我们将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在这些政策的后果面前束手无策。如果所谓的自由不能赋予我们改变这些重大问题的力量,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普通女性选民确实不想要这些,那么,如果她在民主制度下是自由的,为什么她会允许这些呢?如果她拥有这种自由,那么再多忍受一小时,她岂不是双重甚至三重的罪孽吗?这才是检验她是否有资格在国家政府中承担责任的试金石。如果她在现有制度下获得了必要的权力和自由,那么,关于她无力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公民作用、实际上不配承担责任的指控,就完全成立了。

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真相在于,在现行陈旧的制度下,无论男女都缺乏自由。束缚男女的,是政党制度的衰败,这一点自在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下赋予成年人选举权以来尤为明显。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必然发展,同样的衰败在世界各地蔓延。从贫困世界到无限富足世界的转变,使得有序的规划不仅成为生存的必需,而且至关重要。在这些变革下,旧世界的方法已经过时,必须让位于新方法。如果女性想要在国家议会中赢得一席之地,她们就必须以现实主义者的身份面对正在围绕她们形成的新世界形势。她们迟早必须做出选择。这个决定意义重大,因为它将决定女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地位。因此,在世界历史的天平上,她们的地位举足轻重,绝非易事。

女性面前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她应该继续与旧世界腐朽的制度抗争,甘愿成为她所依附的各党派职业政客的奴婢。对此,可以说,她已经对此进行了长期而忠实的尝试,如果说在这种制度下,她能够在社会、政治或经济自由的方向上实现任何实际的变革,那么她已经可悲地失败了。现在,她必须思考,错在她自身,还是在她仍然坚持的制度。在这方面,她会注意到,各个政党本身也在逐渐消失。自由党已步入暮色;保守党正在迅速瓦解,我们从其领导人的保证中得知,它恢复独立的希望已荡然无存。同样的命运也等待着社会党,因为它也必须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已经将其他两个政党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流沙之中。

因此,她必须寻找更好的系统;更符合现代条件的系统。
什么将取代过去摇摇欲坠的大厦?

每个政治学学生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在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对英国女性而言,共产主义毫无吸引力。简而言之,它是毁灭性的哲学,是对女性自然本能的否定。它与女性珍视和要求的一切原则和实践都背道而驰。

法西斯主义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它包含着所有与英国人性格特质特别契合的原则。它为所有人提供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并且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对这个国家怀有善意的女性。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将用民主人士不会反对的措辞来定义这些经常被随意使用的术语,因为它们出自纯粹民主的倡导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他写道:“人类个体或集体干涉其成员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中任何成员违背其意愿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其对他人造成伤害。”

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个人自由观念,显然,这种观念认为,就女性而言,她们将在未来作为女性公民的地位上,享有一切合法要求的机会。任何其他制度都没有体现这些原则。此外,在法人国家的机制中,法西斯主义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因为法西斯主义掌握着女性能够指导和控制自身生活条件的唯一手段;因此,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完成1906年至1914年期间战斗妇女为她们开始的事业。此外,法西斯主义还将把她们从政党制度固有的腐败氛围中拯救出来,并首次通过她们自己的特殊法人机构,为她们提供一个机会,让她们能够带着一丝成功的希望,解决那些与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

在经济领域,它将确保同工同酬的安全,这是永恒的支柱
争论导致两性关系破裂,给工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在社会领域,它消除了所有阶级障碍;在政治领域,它赋予了正义和
这是妇女斗争史上第一次实现平等。

最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消除了国际主义中存在的根本原因,从而永远埋下了战争的阴影,而国际主义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让“无良金融家”能够利用他们梦想的、被称为“民主”的“富饶之地”。

为了实现这一切,法西斯主义将要求女性与男性平等地提供有纪律的合作,以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将理所当然地赋予国家所有公民责任和义务,使他们齐心协力,不为任何阶层或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它将号召女性如同男性一样,放弃一切自私的个人特权,使不幸者在其保护下免受剥削。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其他一切都是海市蜃楼。难道可以说英国女性无法在国家历史上的这一伟大时刻中崛起吗?那些试图阻止她们放弃这一机遇的人,不仅是女性的敌人,更是一切进步和文明的敌人。那些在战前伟大斗争中经受住磨难的女性,至少赢得了挑战那些再次将她们奴役在过去的压迫之下、将她们束缚在一个剥夺她们在国家必要重组中发挥光荣作用的机会的制度中的人的权利。当英国需要她们时,英国女性从未失败或动摇过。她们也将与她们那一代的男性一起,高举英国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将其高举在政党体系的动荡和肮脏争吵之上,加速国家重生的那一天的到来。在那胜利的时刻,他们将真正赢得自豪的权利,向复兴的大不列颠致敬,并最终在主权人民的和平、安全和繁荣中安息。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乔里安·詹克斯 (Jorian Jenks) 的《珍贵的土地》

THOSE 可能会认为,因为英国没有土地政策,所以就没有土地问题,但最好仔细考虑一下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

除比利时和荷兰外,英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由于这些岛屿上天然贫瘠土地（如山地)的比例比低地国家高得多,因此,我们人均粮食生产用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少,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制定土地保护、开垦和改良政策的文明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一个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每年农田的流失。如今,英国每年的农田流失已超过200万英亩,占总农田流失量的7%。

英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国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与自己的故土完全没有接触,国民饮食中不新鲜、腌制的食物所占比例也很高。
科学家们开始发现这种人为行为在营养不良、神经紊乱和社会动荡方面造成的后果。

一位外国观察家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正以我们一贯的英国式作风,试图将自己变成一项极其危险的实验的对象,即探究在一个完全城市化、近乎寄生的社会中,国民生活能否健康地维持下去,其生存的必需品完全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努力和善意。他或许还会进一步推断,我们之所以陷入如此岌岌可危的境地,是因为我们气候恶劣或土地贫瘠。而他对我们的态度将是怜悯而非钦佩。

那么,不得不承认,这种令人担忧的局面源于一个原因,而且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基本原则的持续冷漠忽视,这是多么痛苦。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的气候并非恶劣,恰恰相反,它是世界上最为平和的气候之一。我们的土地并非贫瘠,恰恰相反,平均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之一。然而,我们的罪孽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只顾着考虑下届选举,它被所有心怀叵测的既得利益者和所有为了维护学术声誉而误入歧途的经济学家所利用。

认为我们天生就注定要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运输商和银行家,并认为这种状况意味着要不断地向世界提供原材料和食物,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当然,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这一假设似乎有些道理,因为一系列幸运的巧合使我们在发展那些当时世界愿意付出几乎任何代价的服务方面比其他国家领先了一大步。但工业和金融民族主义的迅速兴起和几乎席卷全球,彻底摧毁了我们暂时的垄断地位,使得这一假设不仅站不住脚,而且十分危险。我们越是坚持这种假设,就越无力面对现代生活的现实。每一个朝着不可逆转的“国际贸易复苏”迈出的姿态,都在推迟那不可避免的清算之日,到那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命运。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资源。

因为它是人类生存必需品的主要来源,所以精心而明智地开发它是国家繁荣的先决条件。因为它是国家文化和物质遗产,所以保护它是一项庄严的国家责任。

值得记住的是,直到近代,这些事实即使并非总是被正确解读,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土地所有权不仅赋予了人们巨大的特权,也赋予了人们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责任。统治阶级几乎完全来自地主家庭。农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其福祉事关国家大事。

直到贫困的土地贵族阶层被从拿破仑时期混乱的财政状况中崛起的、主要由外来者组成的新兴财阀阶层所取代,英国人对土地的态度才真正恶化。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出口资本主义开始带来巨额进口收入,英国农业才未能跟上英国制造业的发展步伐。然而,一旦“有组织的资本利润是衡量国家繁荣的标准”这一信条确立,非组织化的农业就无法再徒劳地向威斯敏斯特寻求援助或领导。

因此,今天对英国乡村的研究几乎就是对一个已灭绝文明的研究。
一代人以来都没有车轮的深深的小路,十年来没有见过铁器的杂乱的树篱,厚厚的草皮牧场上仍然可见的古老犁痕,处于各种腐朽阶段的谷仓和小屋,为现在教区五倍大的会众而建的教堂,沉寂的水磨坊和摇摇欲坠的庄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曾经积极从事最有男子气概的工作的农村人口已经消失了。

当然,尽管直接受益的土地数量逐年减少,但优质土地仍在耕种,而且往往耕作得很好。不时可见一些勇敢的冒险家,孤注一掷,饲养猪、家禽、水果或牛奶。然而,在大部分乡村,由于缺乏信心,勉强糊口的耕作方式依然挥霍无度,其弊端表现在牧场荒芜,牲畜数量不足。人们的冷漠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是投机性建筑商的浪费和不雅的入侵,也几乎被接受,丝毫没有几代人之前这种亵渎行为所引起的愤慨。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一项不可替代的国家资产造成的损害程度。理论上,土地是不可摧毁的,除非它被海水冲走 顺便说一句,在我们海岸线上的几个地方都能看到这种情况。但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土地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使其几乎毫无用处,而粮食生产对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首先,无论是耕地还是牧场,耕地都可能迅速陷入荒芜状态,除了为库存牛羊提供微薄的采食量外,什么也产不出来,甚至如果兔子先来,牛羊的采食量也会减少。在耕地面积持续萎缩的时期,被用作“粗放牧场”的土地面积却出现了不祥的增长,这清楚地表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的粗放牧场大部分是山顶和荒原。但最近新增的全部土地,以及更多其他土地,都是可耕种的土地,这种类型的土地在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甚至在我们自己的领地,都可以耕种,但由于官方的持续疏忽,我们无法耕种。

像我们这样的因斯基普类型的政客相信,这片废弃的土地可以变成******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紧急情况下的生产。显然,上次战争的惨痛经历并没有让他们明白,仅仅靠几台拖拉机和一些非技术工人就能迅速将土地转化为生产力。土地复垦是一项高技能的工作,需要数年耐心的劳动才能取得成果。它可以非常有效地纳入一项长期农业政策;但作为一种在紧急情况下生产粮食的手段,它实际上毫无价值。

其次,无论是住宅还是工业建筑,每年都会耗费大量土地,并使其实际利用的土地荒芜殆尽。自1929年以来,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失去了42.1万英亩农田,其中只有15.9万英亩重新变成了荒芜的牧场;剩下的26.2万英亩几乎全部落入了建筑商的手中,其中大部分是平坦肥沃的耕地,耕作程度很高。

需要记住的是,农业用地的损失并不仅仅局限于工厂、房屋和花园实际占用的土地。道路和休闲场所必须建设,而且总是存在大片荒地,尤其是在新开发地区。此外,位于建成区边缘的农田,或以现代方式散布着孤立住宅的农田,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成千上万的麻雀和老鼠飞来飞去;大门和栅栏被破坏;流浪狗骚扰牲畜,各种小规模的破坏也急剧增加。随着廉价公路运输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郊区开发的推进,受影响的地区虽然仍被恢复为农业用地,但面积必定高达数十万英亩。

毋庸置疑,在世界局势发展使保护每一英亩土地变得至关重要之际,英国却正在挥霍其民族遗产。那些认为此言危言耸听的人,不妨仔细研读RG·斯塔普尔顿教授的新作《土地:现在与未来》。该书认为:“我们的农业用地正在迅速减少,而且这种减少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能就不惜一切代价保留用于粮食生产的最低耕地面积做出决定,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否则不出两百年,英格兰的农田面积就可能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两百年听起来很长,但谁敢说我们的子孙后代,更不用说我们的孙辈,能够从美洲和澳大利亚获得取之不尽的粮食?难道我们想成为历史上挥霍国家财产、留给子孙后代挨饿的一代吗?维多利亚时代的出口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贫困地区;难道我们还要为新的荒芜地区负责吗?

进一步考虑土地问题的营养和经济方面将使我们深入讨论农业作为国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诸多功能。

因此,有必要暂停一下,来讨论同样重要的文化方面。

诚然,在城镇规划运动的推动下,这方面已得到一些断断续续、片面性的关注。但这场运动的名称本身就暴露了其局限性。一个被鼓励忘记农业重要性、将进口食品供应视为自然现象的社会,最终将乡村视为城镇的附属物,一种被美化的公共公园。事实上,英国乡村极有可能变成毫无特色的“开放空间”,就像英格兰东南部郡县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毫无特色的花园郊区一样。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城市人天生渴望逃离喧嚣污浊的城市环境,这种渴望只能令人同情。这些人为了呼吸新鲜空气,甘愿在拥挤的主干道上度过半个星期天,吞咽着汽油味,这实在令人唏嘘。可惜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无法在不破坏自身努力成果的情况下,抓住它。

因为乡村若不能保留其自身的特色,就无法发挥其文化功能,而这种特色与其物质或农业功能密不可分。城镇无法脱离城镇,即使它带走了城镇,也如同知识分子无法给自己的思想放个假,即使他在乡间散步时带着自己的论点一样。看到一个村庄被那些“住在乡下”的人郊区化,就像看到一群知识分子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周围成千上万种比他们自己的活动更有趣、更重要的活动一样令人悲哀。正如一位农民不久前所说:“我并不介意他们穿过我的田野。我并不介意他们拿我来遛他们的傻狗。我甚至不介意他们爬过连小孩都能打开的大门。但想到他们走了两英里的良田,却从未想过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觉得我的礼貌白费了。”

我们所谓的“公共公园”态度,其表现形式远比对乡村活动的漠不关心更为严重。正如顽童认为在饲养员不注意的时候朝鸭子扔石头没什么坏处一样,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认为,只要几乎或根本没有被发现的可能,轻微的非法侵入也没什么坏处。而轻微非法侵入的累积效应,正在城市逃避者青睐的地区造成一种令人不快的局面。

在德国,果树被种植在路边的篱笆上,土地被耕种到尽头。在英国,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能,因为树木会被有组织的劫掠队砍光,庄稼会被踩踏得像铁链一样宽。英国人并不一定比德国人更不诚实或更具破坏性;他们只是被去乡村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随着最后一根路灯柱的消失而消失殆尽。那些对从商店柜台偷一支一便士的铅笔的想法感到震惊的人,不会认为为了偷蘑菇而冲破六道篱笆有什么不道德的。

乡村为游客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真正财富,以至于克服当前令人遗憾的趋势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向人们展示这些财富的所在。即使在现在,也有许多人能够并且确实欣赏独处带来的治愈之药、和平与安全带来的精神慰藉以及变幻莫测的田野和树林带来的引人入胜的情趣;但这样的人太少了。

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破坏或毁坏自己所热切关注的事物,保护乡村的第一步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斯塔普尔顿教授所说的“乡村意识”的发展。

法西斯政府自然必须全面面对土地问题,因为土地是其“活生生的国家”理念的基础之一。事实上,其公开宣称的农业发展政策本身就会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从而造成一个紧迫的问题。在农业政策全面发展之前,必须严厉打击这种投机活动。

法西斯对土地的态度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

土地绝不能再被视为投机商品。它的价值必须得到公平评估,所有增值部分都必须由那些帮助创造土地的人分享,包括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状态。

土地利用必须纳入国家长期周密规划。建筑活动必须尽可能限制在农业价值较低的地区。

土地所有权必须尽可能地分散，目标是建立大量小型、安全的家族永久产权。然而，这也意味着责任，滥用土地的人将被视为社会敌人。

必须通过扩大和更清晰地界定田间小路、露营地和路边休息站，改善公众对土地的通行。同时，必须修订非法侵入法，并为农村社区提供更好的保护，使其免受干扰和破坏。或许有必要成立一支护林员队伍。

必须对兔子、乌鸦和鸽子等害虫发动战争；虽然不会歧视野外运动，但绝不能允许此类运动干扰农业或娱乐活动。

必须教育公众尊重和欣赏乡村，并对乡村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们这个种族，对土地并不太怀有感情。我们很少用“祖国”这个词，从来不用“父爱”（Fatherland）。一个世纪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和金融保守主义，滋生了一种对土地短视的商业化态度。

然而，我们梦想中的英国，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并非街道、工厂，甚至公园和公共建筑林立的英国，而是一个拥有微笑山谷、起伏高地、耕耘田野和舒适家园的英国。全世界的城市都是城市；而世界各国的城市正逐年趋向标准化。但英国的乡村却是我们独有的，与我们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守护它，不是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博物馆般的氛围中，而是在生产力的自然活力中。

我们中很少有人离开土地超过几代人。只要通过报刊和广播进行一些再教育，就能让我们重新成为乡下人，至少在闲暇时是如此：不是那种专业学校教师的教育，他们的“农业”只是些实用却枯燥乏味的基础科学，而是那种能让我们以开阔的眼界和探究的心态，走进小巷和田野的教育。了解乡村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不仅能鼓励城里人理解农业问题，还能让他们对乡村之旅产生浓厚的兴趣。明智的乡村心态可以成为缓解城市生活压力的最佳良药，因为大地母亲既能抚慰身心，也能慰藉灵魂。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琼·摩根的《希特勒的贝希特斯加登：新德国的田园诗》

埃即使你对巴伐利亚了如指掌，即使你记得维特尔巴赫家族把整个巴伐利亚都选在了贝希特斯加登，元首把整个德国都选在了贝希特斯加登作为他们的避暑别墅，你也无法完全预料到，这座既是古老巴伐利亚的心脏，又是新德国的灵魂的地方，竟是如此令人着迷。

你梦想中的巴伐利亚，最童话般的景象，以及最精妙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浓缩在这座群山环绕的集镇里，它的人口与伦敦最新的公寓楼差不多。

火车离开巴特莱辛哈尔后，越发深入群山之中，蜿蜒进入深谷，仿佛要将你完全包裹。深谷是德国与奥地利交界处的楔形地带。（从三个方向步行前往奥地利，都是可行的，而且相当刺激。）

第一印象是活力四射。从两岁起，每个孩子都踮着脚尖，满怀期待。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海拔高度、巴伐利亚人的热情，还是元首随时可能驾车经过；但空气中确实弥漫着活力。

在这个可爱的音乐喜剧背景下，国家社会主义似乎非常有趣。
除了偶尔的简单而又奇特的鼓舞人心的会议之外，你不会那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的深层神秘的严肃性；完成的任务和未来任务的艰巨性。

你会觉得，党卫军有着漂亮的制服、与元首的联系、在优美的环境中过着健康的生活，是一项非常愉快的职业，党卫军确实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在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上向所有年龄和阶层开放。

在这里，比在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体会到，从最年长的党卫军成员到最年幼的售卖冬季救济徽章的孩子，每个人都对国家怀有一份归属感；没有人会因为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而遭受那种摧毁灵魂的痛苦。每一次成就都是他们的成就；每一次挫折也是他们的。你会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在重振希望、重振对国家未来的信心，赋予人们生存的意义的。

贝希特斯加登的百年历史依然一如既往，加上国家社会主义，因此，贝希特斯加登的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演出。一幕落幕，下一幕开始。你会听到窗外传来单调的嗡嗡声，一百名身着民族服装的农妇穿着黑绿红三色针织小外套，她们称之为“贝希特斯加登人”。她们身边有一位神父，她们缓缓移动，低着头，念着圣歌。随后，你会听到穿着棕色短外套的年轻 BDM（希特勒女孩）尖细的嗓音列队行进，或者听到一队身材魁梧、阳刚的希特勒青年团小伙子举着旗帜。空中始终回荡着进行曲。

当其他方法都失败时，他们就进行消防演习。一百名消防员（相当于每三十名居民中就有一人）身着消防服、头盔和灯笼裤，在你家窗前大胆地表演。不过，星期天才是重点。在镇中心的集市广场，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男人们戴着绿色的帽子，在喷泉的一侧，争相挥舞着巨大的刷子。******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一边是巴伐利亚狮子雕像,另一边是戴着黑色平顶礼帽、扎在辫子冠上的女人们。十点钟,大家会去诺伊豪斯（皇家啤酒屋的小兄弟）喝啤酒、吃香肠汤。诺伊豪斯啤酒屋的栗树下有啤酒花园,人们会把铺盖晾在维特尔斯巴赫宫的篱笆上,那里的啤酒屋氛围无与伦比,党的领导人和导游们会在这里擦肩而过;这里是一座活力四射的城市的活力中心。

大酒店,气势恢宏,足以容纳任何人。疗养院拥有一流的管弦乐队和来自慕尼黑的客座演奏家。农民剧院,以其粗犷的才华和动人的音乐而闻名。还有舞厅:霍夫沙弗舞厅,氛围温馨,地板上挤满了人,就像铺着手帕一样,远超伦敦酒店领班的想象;还有库尔咖啡馆,党卫军高大优雅的男孩们在曾经的巴伐利亚王室皇家别墅里翩翩起舞。这里还有艺术家,弗里茨·里希特以其奇特的灵感木刻画而闻名,还有一位现代阿尔卑斯画派一流的风景画家。

来到开阔的视野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元首的府邸,它矗立于世界之巅,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眺望连绵起伏的群山,它坐落在险峻的地势上,仿佛在向后倾斜。府邸俯瞰着山谷,正如元首俯瞰着这座城市一样。

这里有国王湖（Konigsee）,阿尔卑斯山中最美的湖泊,碧绿如墨,四周群山环抱。还有魔幻森林 佐贝尔瓦尔德（Zauberwald）,从欣特湖（Hintersee)流淌而下的溪水,奔腾穿过翠绿的岩石。

那里有盐矿,（在这片制服的国度)你得穿上黑色束腰外衣和白色灯笼裤（这远不如听起来那么时髦得体）,然后乘雪橇滑下到一个地下湖,湖的另一端挂着一串灯光,湖的尽头是纳粹党十字记号。还有城堡广场和战争纪念碑。

阿尔卑斯山草甸呈现出大自然的色彩变化,一周是粉色,下一周是蓝色和黄色,足以让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花商羡慕不已。

这里有整齐划一的森林,笔直而茂密地延伸至雪线。这里有山脉;可爱的瓦茨曼山,德国第二高峰;荒凉的戈尔山,以及崎岖不平、传说萦绕的温特斯山。对于勇敢者来说,温特斯山内六千英尺高处泛光灯照亮的冰洞值得一游;此外,还有阿尔姆巴赫峡谷,一个咆哮而令人惊叹的峡谷,在那里,你似乎下降的幅度远大于上升的幅度,这种感觉只有在你放弃希望时才会结束,而这才是“情感体验”而非“风景”的真正含义。

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人们会用“上帝之草”和“希特勒万岁！”来向你致意。难怪,人们会向上帝致敬,感谢他创造了如此美好的事物,也会向希特勒万岁,感谢他为热爱事物胜过生命的人们保留了它。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维德孔·吉斯林的《北欧世界联盟》

挪威国家采样领导者

一个旧世界崩塌,新世界诞生。去年,我们在斯塔万格举行了第三次年度集会,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昔日的“贵族俱乐部”里开幕。自1928年上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时隔七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再次召开。

大会从7月25日持续到8月21日,主要目的是回顾犹太国际马克思主义阴谋集团在苏维埃俄国内外七年来在执行斯大林的世界布尔什维克化计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该计划是上届世界大会讨论的主题。

其次,它确认了其纲领的策略,即摧毁民族抵抗力量,点燃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火焰。它特别强调了所谓的统一人民阵线策略,这种策略我们已经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地看到它正在发展。在挪威,我们也非常熟悉它,它与农民党达成了所谓的“危机协议”,也体现在工党采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伪装的新伪装策略中。另一件与我国直接相关的事,即苏俄加入国际联盟,也是长期以来被纳入共产党纲领的人民阵线策略的体现。

今年,当我们全国联盟成员聚集在一起参加年度集会时,我们看到
召开另一次世界大会。

此次,国际联盟破产企业的股东们正在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企业清算或在秋季大会举行例行年度会议时进行重组的问题。

我提到这些与我们最近两次全国集会同时发生的事件,不仅因为它们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这些事件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外国政治局势。

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不知疲倦地活跃的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只是旧世界消亡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症状,也是邪恶势力不断努力迫使世界进化走向他们自己的毁灭之路,即走向一个犹太人独裁统治下的普遍唯物主义共和国。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旧世界曾漫无目的地试图解决当今的迫切需求,即各国之间和平与合作的需求。这一切因个人利益的冲突而受挫,正如当前形势所要求的民族内部合作正被阶级战争和自私的党派冲突所破坏一样。这一瓦解过程伴随着动乱和危机、战争和内乱。

国际主义势力介入,整个企业逐渐陷入马克思主义和破坏之中,就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逐渐被******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所吞噬一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马克思主义,正如我们在自己国家所清晰看到的。在这一切之中,人类永葆青春的根基正在萌发新的芽苗;民族复兴与统一的运动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带来新的国家和新的世界秩序。新的秩序也正在这个国家建立。

制裁与联赛崩溃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资产阶级议会资本主义机构 国际联盟 的崩溃,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不健全和马克思主义的暗中活动,也不仅仅是由于国际联盟组织中存在的根本性和形式性错误。

它已被法西斯意大利 新时代有组织共同体的代表之一 摧毁。尽管面临五十个制裁国的制裁,尽管面临整个民主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反对,尽管世界舆论都动员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但民族团结仍然是最强大的力量。

国民联盟的领导人绝不认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意大利的利益,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埃塞俄比亚冲突采取了明确而清晰的立场。他们主张挪威保持中立,反对其参与所谓的制裁。

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然而,我相信,这里的舆论,如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都是宣传的牺牲品,而这些宣传实际上服务于其他利益,而非其所宣称的崇高理想。

然而,我们的运动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我们要求挪威保持中立,并揭露了整个制裁游戏的虚伪和无目的性。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对局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是正确的。尽管普遍看法如此,但我们正确地评估了现代战争物资的重要性,以及埃塞俄比亚和英国的抵抗力量,尤其是一个在历史和民族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民族所创造出的巨大精神和物质力量。

从政治上看,我们的判断也正确。制裁政策的无用性和严重失算如今已显而易见。看看强大的英国因其短视的联盟政策而遭遇的悲惨失败吧;这是大英帝国自失去美洲以来遭受的最大道德和实际失败。

苏维埃俄国,这个国际联盟中引人注目的新成员,认为制裁政策有可能先与墨索里尼发生争执,然后再与希特勒发生争执,但当他们的算计开始失败时,狡猾的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悄悄地退居幕后,自己逍遥法外,而英国政府却要承担责任并承受耻辱。

民族主义政策与国际合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挪威第一次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真正的严峻现实,这使得挪威很难继续推行惯常的狭隘政治。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一个在这个国家被严重低估的事实: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即人民的生活受外交政策而不是国内政治所主导。
除了一个民族自身的“生存意志”之外,其内部条件和结构还受到国际经济和权力条件的支配。这些条件是由各民族和国家原始而迫切的需求,以及他们为生存和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斗争所创造的。但一个国家在对外政治中的影响力总是与其内部实力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因此,战争时期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以及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塑,迫使各个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形成民族工人国家。世界各地形势的变化迫使每个国家都以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单位来对待邻国,充分而有效地控制其所有资源和权力,以便以最佳方式利用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危机主要是一场世界生产和贸易调整的危机。

然而,时代对这些统一的、具有强烈特征的经济民族单位的要求与有计划的国际合作的要求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对立,经济原因以及维护和平的考虑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国际合作。

只有形成这种有组织的民族性格,才能带来诚实
以及有效的国际合作,不偏袒也不压迫。

欧洲和世界两大敌对阵营

实际情况是,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两大敌对阵营正在形成,其方式与世界大战前如出一辙。苏俄、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犹太人的支持下,已经结成统一战线,对抗纳粹德国,并试图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包围德国。

在这种情况下,挪威的地位极其暴露,因为它位于俄罗斯、德国和英国的十字路口,其内部政策已经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

俄罗斯从一个拥有亚洲利益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一个拥有欧洲利益的亚洲大国,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世界革命的基地。

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正试图将挪威以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变成其欧洲进攻阵线的右翼,以对抗德国和英国。这一计划对我国而言蕴含着险恶的后果。一旦德国与苏维埃俄国发生冲突,工党的整体观点将促使挪威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德国,这将违背我们保持中立的承诺。

工党不负责任的独裁者特兰马尔最近就此发表了足够明确的言论。只要挪威和苏维埃俄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而德国不是,我们似乎就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因为一旦德俄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允许红军和空军自由过境。

在目前欧洲的形势下,德国和英国也有可能开战。例如,这可能发生在德国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俄三国同盟,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比奥地利还要敏感。法国将对德国开战,这将为英国提供战争的理由,而随着航空业的巨大发展,这种理由在现在比以前更加确定。

英国和德国之间爆发这样的战争对挪威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
世界大战之后整个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通过作为英国世界政策工具的国际联盟,我们将被迫直接卷入战争,而且,即使国际联盟瓦解,根据劳埃德勋爵这样的权威人士的说法,如果我们像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允许我们的商船队为英国运送货物,我们肯定会遭受惩罚性轰炸,而英国现在无疑会像当时一样坚持这样做。

挪威工党 执政党 正在积极协助这项针对德国的政策。如果挪威同意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项战争政策,这违背了至少99%挪威人民的意愿。除非我们自身的自由和边界受到威胁,否则挪威不能也不会采取行动。

与英国和德国和平相处

我已经强调过,德英之间的和平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我们首先必须防止的是,德英在一场新的战争中站到对立面。对我们来说,这将是致命的;事实上,这意味着毁灭。

因此,我们有责任竭尽所能,在这两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北欧血统和视野的国家之间建立和平与理解。即使我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并且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用一切正当手段,反对那些试图在我们同胞之间挑起纷争的人,而这些人通常都基于虚假和不诚实的理由。

我们知道这些努力实际上是为了哪些势力的利益。其中之一就是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挪威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德英之间的和平与和解,而不考虑任何党派利益。显而易见,挪威的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摆脱战争与动乱的唯一途径,在于维护我们南部和西部这些伟大邻国之间的和平与谅解,我们与它们也拥有最广泛的贸易联系。

大约40年前,正如现在一样,伟大的北欧各国人民之间也曾有机会真诚地尝试建立持久的理解。然而,这个机会被忽视或被拒绝,随之而来的灾难席卷了全世界。如今,任何胆敢推行同样灾难性政策的人都必须擦亮眼睛。

但每个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人都必须振作起来,采取强有力的积极应对措施。

另一个决定性的考虑使我们得出了与我们外交政策主线相同的结论。颓废自由主义及其产物和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其目标直指民族共同体,首先是北欧国家。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打破自然的国家
人民的组织,以实现国际世界共和国。******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到那时,各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将被摧毁。他们将成为那个民族的猎物,而这个民族与所有其他民族不同,散布于全球各地,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其他民族身上;正因如此,它需要这样的安排,才能实现其热切渴望的统治世界。因为这种统治正是犹太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秘密所在。

犹太教与北欧精神之间的决斗不可避免,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犹太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犹太教煽动和领导的针对纯正北欧欧洲文明的阴谋。显然,当今的衰败进程是对人生理想的最严重威胁,而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对抗已归结为犹太教与北欧-欧洲原则之间的斗争。鉴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付当今颓废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暗中活动的最有效良方,在于我们民族在充满活力的北欧种族和独特气质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

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北欧民族和北欧民族之间必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建立更紧密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合作: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佛兰德斯、大英帝国、德国以及北欧家庭成员相对较少的其他国家。

因此,“北欧”一词的含义不仅限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民,还适用于所有伟大的北欧民族,我们现在考虑的并不是不安全的北方合作。

相反,一方面,它是基于以下认识的必然结果:维护民族特性和组织是所有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最重要的生存之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北欧文化和特征在民族和世界范围内自由和平地发展。同时,它也是根深蒂固地承认其他种族的价值和文化贡献的条件之一,从而增强所有民族的力量,避免解体和混乱。

另一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在当今时代,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种族、语言、文化和利益密切相关的北欧民族的基础上。他们拥有相同的生活水平和相似的人生观,并且在地理上也相互联系。

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彼此最好的客户。

北欧人民联盟

这些民族组成的一个联合体,一个北欧民族联盟,将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联盟将比破产的日内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联盟更有能力充当抵御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创造保障。通往组织化人类的道路,将存在于伟大的北欧民族大家庭的联合体中,这种联合体拥有共同的货币、内部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关税政策;他们的目标是吸引其他国家和强国集团加入这一体系。

这样的外交政策将是挪威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佳保障。为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它将在国外开辟一个活动领域。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我们自己的资源不足,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能源过剩。

建立在民族运动基础上的合作

在强调北欧共同命运的同时,我们绝不能低估他人或我们共同人类的意义和成就;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低估欧洲普遍合作和普遍性合作的重要性。但这种国际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上。它必须由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民族提升而建立,而非国际联盟、泛欧联盟和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 苏维埃俄罗斯 之类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产物。

生命史表明,一切进步都依赖于自由、辨别与友爱和组织的结合。普世君主制和世界共和制最终都会走向无政府主义和解体。单一国家的霸权对其他国家和自身都是灾难性的。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将所有国家和种族聚合成一个巴别塔,这必然会毁灭每个人的个性和价值观。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谐是隔离和发展的结果。

人类组织化的本能指向民族生活和民族团结的合作。正因如此,所有源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机构都未能实现其所谓的目标,即确保民族间良好理解并促进民族进步。

鉴于自由主义联盟思想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迫切需要创建一个具有欧洲和世界特征的新的国家联盟,该联盟以1934年12月16日至17日在蒙特勒举行的新秩序大会所制定的社区组织新思想为基础,大会的首要考虑是尊重精神和民族价值观。

必须摒弃虚伪而技术性的旧外交手段,而代之以所有年轻健康的民族运动及其所重建的民族国家之间自发而光荣的合作,以实现全世界普遍的精神复兴和政治经济的复苏。但在这一普世计划的框架内,同根同源、拥有相同文化和文明的民族必须根据其最密切的利益团结起来。

北欧世界运动

国民联盟秉持的主要原则是:我们的政治除了满足现代变革所赋予的迫切需求外,还必须与我们民族大家庭的一切需求和愿望相协调。除非我们重燃北欧精神之火,并建立在精神层面和负责任的人生观之上,否则指望国家复兴是徒劳的。

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北欧菌株的纯正,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如果我们不
如果不保留我们的特色,我们就会失去它,并走向民族的灭亡。

所谓的北欧理念,即北欧民族只有通过建立新国家才能复兴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符合现代要求,在民族根基和精神面貌的双重基础上,在北欧各国的影响力和流通性日益增强,并已在实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泛北欧合作的种子和土壤已经存在。但为了使这一理念能够迅速传播,它必须找到一个明确且组织有序的表达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继续促进北欧各国人民与世界各地具有北欧视野的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合作,以实现以下目标:

- 国际北欧运动的创建。
- 北欧各国人民联盟的成立。

积极参与世界组织及其和平发展的工作;并确保我国在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和新宪法中的地位和贡献。这种合作必须像往常一样,从思想领域开始,以便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的成功。

因此,如果现有的货币基础能够扩展为北欧各国人民之间建立的货币联盟,并且通过政治财政合作能够在这些人民之间建立关税同盟,那么,我们公开宣称的目标 北欧各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伟大的联盟 的政治实现将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一理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联盟(Nasjonal Samling)计划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泛北欧合作实际上意味着进一步加强狭义上的北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挪威、瑞典、丹麦、芬兰以及北海的北欧诸岛。丹麦和芬兰的处境比挪威和瑞典更加暴露,以至于挪威无论如何都无法自愿将其命运与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除非获得与英国和德国建立和平且有保障的关系所能获得的支持。但是,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也希望北欧国家能够作为北欧世界的一个自然群体 与英国、德国、荷兰以及其他国家并肩合作 占据一席之地。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这个国家的许多人发现他们必须不同意英国和德国政策中的各种细节,这并不能改变事实。
今天,与我们的这些亲属之间合作所必需的条件比可能导致我们分离的条件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反对我们制定任何外交政策,认为我们自身事务已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想提醒他们,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单元,任何国家都无法再自给自足;它依赖于其他国家;如果说当前政治中的这种合作对我国至关重要,那么对我们的运动也同样如此。由于那些试图毁灭我们国家的势力是在国际上组织起来的,我们有义务建立一个超越国家利益的组织来应对它们。这种完全有效的组织只能建立在我们各国人民共同的生命基础 北欧原则之上。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北欧原则

北欧原则建立在北欧传统、北欧思想和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之上，这与犹太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后者通过仇恨、嫉妒和阶级斗争来达到其破坏性的目的。前者与神灵结盟，后者则与恶魔结盟。

因此，北欧原则的精神力量比威胁我们种族和文明毁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生存观更加强大、更加深刻。它实际上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必须始终如一地践行的民族内在原则。

我还坚信，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深刻真理以及历史的现实，看到北欧民族自古至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看到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同时，当我们确信上帝的旨意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显现时，我们就不应该低估他人的重要性和贡献，而应该相信北欧民族在世界上将继续肩负历史和神圣的使命。一如既往，我们伟大的民族大家庭的使命必须是消灭一个陈旧的世界，创造一个能够使整个人类家庭不断进步的新世界。

国家联盟邀请所有国家中具有北欧种族和观点的人们 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冰岛人、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以及所有其他具有北欧血统和精神的人们 团结起来，参加北欧世界运动，在全世界所有北欧人民之间建立和平与合作，继续为拯救和推进我们的文明而奋斗。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克劳德·萨顿的《法西斯主义解读》

F就本文所用含义而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ASCISM)一词,用来描述我们时代兴起的、旨在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争夺人们拥护的世界性运动,既尴尬又不方便。毫无疑问,它应该仅限于指代这场运动在意大利所呈现的特殊形式。然而,大众普遍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新事物,因此坚持以更广义的含义使用这一术语。

法西斯主义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具有国际性,共产主义并非一种强加于每个国家（无论其历史和境遇如何)的教条。它更像是一种潜在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在各种现代民族运动中发现,并且从我们欧洲文化目前所处的境况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出现的。我们英国人分享着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正如我们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一样,我们也必然会深受法西斯运动思想的影响,并以我们独特的民族方式对这些思想作出反应。

催生这一运动的两个因素是自由民主的衰落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只需略知历史,便可知自由民主并非必然或永恒。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政府既不常见也不稳定,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也不如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那么多持久的价值。当然,我们有可能　而且经常这样做　将所有尚可接受的政体都纳入“民主”的定义,例如,将伊丽莎白女王或皮特统治下的英国描述为民主国家。但这是对语言的严重滥用,也是对知识货币的贬低。“民主”不应被用来指代所有经几乎所有被统治者同意统治的政府;也不应指代所有自觉追求全体人民福祉的政府;也不应指代所有包容各种意见并鼓励自由讨论的政府;也不应指代所有根据既定、已知法律并公正执行进行统治的政府。许多民主政府在这些方面都明显失败了;许多非民主政府高度展现了这些美德。将任何非暴政的政府称为“民主”是荒谬的;民主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政府形式,其运作有时令公众满意,有时则不然。其主要特征似乎是所有重要问题均由多数票决定,要么由全体人民投票,要么由大型代表大会投票。

我们所知的西欧和美国的民主　我以下将其称为“自由民主”　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特殊产物,其根基在于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独特理论。它所基于的人性哲学并非始终被有思想的人所接受,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会永恒。相反,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种“人权和公民权”的哲学已不再具有……******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信念,因此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政府体制注定会消亡。

与其他政治哲学一样,它并非不经过斗争就能获得普遍接受。但如今,谁能看出保守党、自由党和右翼（非马克思主义)工党在理想方面,或在他们为实现理想而提出的方法的共同特征方面有何区别呢?

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的哲学假设或公理是什么?
第一,人人平等,至少在他们必须平等参与政府事务的范围内。第二,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任何人干涉他人的平等自由（J.S. 密尔）;或者正如一位学生对我更有力地表达的那样:“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地狱。”第三,这种个人自由将为所有人带来最大程度的满足。

[1]

法西斯主义建立在对所有这些原则的否定之上。对于第一个原则,它的答案是:每个人在合作事业方面的能力并不相同 而政府本身就是一项合作事业。
每个人在勇气、公正、忠诚、诚实以及其他任何团体事业所需的品质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品质并非任何阶级的专利,也不依赖于通常意义上的教育。有些人明显缺乏这些品质 例如所有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供词的话）;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试图将他们排除在他所负责的任何组织之外。

政治代表制必须建立在一个由真实群体组成的选举制度之上,其成员彼此熟悉。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甚至不应该试图确保所有意见都具有同等的权重。

对于第二项原则,它指出平等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并不都想做同样的事情;每一个法律体系都预设了一些关于什么对每个人来说是客观好或坏的积极观念;这个原则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是灾难性的。

第三,由于人性和社会的本质,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制度无法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也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每个人都只算作一人,没有人能超过生命的终点。人们应该也更关心自己家庭、职业、邻里和国家的福祉;而良好的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些观点。
个一” [2]

自由民主是一种懒惰的哲学。优秀的民主主义者不会下定决心,并为之不懈奋斗,而是静观其变,观望大多数人会如何行动,坚信群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甚至不必试图说服今天的人们,自由民主的驱动力已在各地衰落。很少有人真心实意地相信它的口号。如今,自由民主的拥护者中有一半实际上是胆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人人财富均等,而民主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们天真地认为,至少在遥远的未来,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投票来实现,无需任何武力。他们常常流露出对个人自由本身的蔑视。他们心怀嫉妒,却又只顾自己。这就是自由工党社会民主党人。

共产党和民主党之间不神圣的联盟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法西斯主义出现在哪里?我们现在必须关注这个问题。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共产主义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共产党之外也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　完全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哲学的产物。历史上,弱势群体的革命运动屡见不鲜;而这次运动则承袭了其诞生地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特有的意识形态。它也将社会视为一个集合,将社会幸福视为一个总和。它接受自由民主主义的前两个原则:人人平等　尽管没有上帝　因此他们不仅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还应该享有平等的财富。3再次,幸福的实现方式是给予每个人平等的财富,然后让他们随心所欲地支配;一旦实现了经济平等,国家就会“消亡”。但它最坚决地拒绝了自由民主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即这种幸福的境况是通过放任人们而实现的。一旦实现了经济平等,自由放任就是最终目标;但这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即非熟练工厂工人的强力专政来实现。

它的核心学说是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战争。它坚持把全人类都圈进这两个圈子,尽管现在没有经济学家再认真对待这种区分所依据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圈子是多么不切实际!不同群体之间确实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是一个活跃社会的本质。但是,现代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依靠劳动所得以及使劳动富有成效所需的财产为生,除非采取强硬手段,否则无法被挤进任何一个圈子。难道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制造商和金融家之间、手工业者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种族群体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正像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所谓的利益冲突一样真实而重要吗?

马克思主义的基调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正因如此,无论它在哪里抬头,政治都会变得如此充满怨恨和肮脏,以至于摧毁了所有曾经缓和过群体冲突的国家道德团结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但是,有人会问,俄国的共产主义实验难道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吗?共产主义的“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难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如果不将目前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退却”阶段与早期教条主义共产主义盛行的阶段区分开来,就无法理解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早期共产主义的标志是,为了推行阶级斗争理论,国家人力和物力　农民、技术人员和教师,牲畜、机器、建筑物和艺术珍品　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西班牙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夺取政权的其他地方。大约十年后,生产力下降到人类似乎已经达到极限的水平,人们开始抛弃那些教条;在资本主义信贷、外国技术人员和机器以及斯达汉诺夫式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重建工作开始了。当然,这种转变还远未完成。其中一个症状似乎是斯大林　这位来自高加索的强悍而无教条的强盗　与此前控制俄罗斯、如今已基本被消灭的犹太帮派之间的冲突。俄罗斯并没有抛弃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想。但就其自身而言,她似乎已经默许了财富均等化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民族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统治下,出现了某种羞愧的法西斯主义迹象,人们也开始感到内疚。如果这就是终结,那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法西斯主义”兴起于自由民主的衰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之下。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同,它并非将学术理论付诸实践;它是为了应对实际情况而产生的,因此只能结合它注定要取代的两大世界运动来理解。最初,它是欧洲人对无序、物质主义、财阀政治和世界主义等势力的一种本能反应。它与共产主义一致,完全否认存在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这种和谐使得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源于每个人的最大自由。但这也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全部共同之处。在国家要保障的“幸福”方面,它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观点截然不同。因为它将国家视为许多不同职能群体的有机统一体;每一个群体都代表着对国家的独特贡献,拥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必须加以培育。如果这些群体之间的良好关系被破坏,国家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幸福和健全。柏拉图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陶工更快乐,让他们躺在炉火前的沙发上,吃吃喝喝,想转转陶轮就转。但请不要建议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的陶工就不再是陶工,我们的农民也不再是农民了。”

...

此外,用伯克的话来说,它将国家视为“不仅是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也是生者与死者以及尚未出生之人的伙伴关系”。如果它是一种能够持久的东西,拥有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可能会被浪费,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肥沃。

每个“法西斯”国家都出现了一场运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财产,就像旧时的贵族地主充分利用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血与土的宗教。

显然,这些运动不能承认多数派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例如,它们不能允许城镇居民的现有多数派将乡村居民消灭殆尽,也不能允许他们以牺牲未来权力为代价,尽情享受现有财富。目光短浅的多数派统治所带来的弊端 公共诚信和自助精神的衰败,家庭、身心健康的衰败,土地、森林和船舶的衰败 只有赋予领导人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独立性,才能治愈。

法西斯主义显然必须,而且确实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加强国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即改善那些处境最艰难的群体的处境。然而,它无法承认懒惰与活跃、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与例行公事之间的平等,哪怕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法西斯主义肯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可改变的、有益的、富有成果的不平等。”(墨索里尼)

自由民主因职能团体之间的竞争而陷入瘫痪,而它却假装忽视这些团体的存在。法西斯主义认识到这些竞争,并将其代议制体系建立在其基础上,认为它能够通过强化民族团结意识和“领导原则”(即个人责任原则)来掌控这些团体之间的潜在冲突。“民主” 匿名多数控制的原则 “在工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都面临着同样的考验。”

在经济领域,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其总体观点一致,是为所有生产者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和稳定,而不是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消费者。为此,国际贸易必须降为从属和辅助地位,以符合国家规划的利益。伦理考量　关于应该鼓励或抑制哪种生活方式的考量　通常必须凌驾于经济考量之上。

法西斯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众所周知的利益并无不相容之处。其外交政策基于“管好自己的事”的原则,并真正准备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切身利益而战,而且只为这些利益。它自然而然地与国际联盟的民主、平等和普世原则背道而驰。它希望与那些与其真正拥有共同利益的协调国家进行友好合作,这种合作建立在有计划地消除可能引发摩擦的根源的基础上。它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像在国内一样拥有领导地位。在欧洲,它的任务是重建被国际联盟创始人摧毁的欧洲协调。

最后,我们可以尝试回答一个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即法西斯主义将个人完全置于国家之下,将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置于一个不切实际的抽象概念之下。答案就隐含在前述论述中。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政府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增进公民个体的幸福。它是持久的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其必要基础的物质资源的托管人。没有这些,个人就什么都不是;即使离开国家领土,他也无法摆脱它;正是祖先传统的全部总和,将他与石器时代的人区分开来。一个确保不同文化群体和谐发展并防止它们相互毁灭的政府,理应得到我们的效忠。但国家仅仅是一台机器,正如希特勒所说,仅仅是人民的“容器”,而人民被视为一个持久的生物和文化实体。法西斯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与黑格尔学派不同,它并不崇拜国家本身。

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与“奥龙特斯河汇入台伯河之前”的古代欧洲国家形式有相似之处,即在抽象个人主义兴起和寻求来世救赎的愿望之前。它又与封建主义有相似之处,封建主义认为政府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忠诚之上　这是原始日耳曼人的“公民大会”思想。此外,它让人想起中世纪行会的目标,即规范生产以维护各类生产者的利益。像所有重大运动一样,它起源于过去。但它不仅仅是对过时体系的回归。离开本质上是现代的民族、种族、自愿同业公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无过错责任观念、互动的文化而非“单行道”文明　以及许多其他观念,它是无法理解的。

[7] 它彻头彻尾是现代的,是我们时代的产物。五年前,我们很多人觉得,除了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太令人接受的选项之外,别无选择。现在,有了第三种选择。

---

[1] 正如哈尔德夫（M. Haldv)所指出的,这第三条公理有两种形式。一种版本认为,无论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何,最大化的社会满足感都自动源于最大化的个人自由。另一种版本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最大化的满足感,某些法律限制是必要的。大多数作家并非始终如一地坚持其中一种版本;但他们对最终目标和手段　尽可能少地限制个人自由　都毫不怀疑。

（E. Halevy:《哲学激进主义的增长》）

[2] J. Bentham:《道德与立法原则》。Follett:《新国家》,第27页。

[3] 对比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第三卷,第9和第12节:“正义就是对平等的人给予平等的待遇,对不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待遇。人们会忽略这一个或另一个因素,以利于自己;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案件中并非优秀的法官。”　但这不应免除我们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责任。

[4] 斯大林本人似乎与俄罗斯“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上司截然不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两人实际上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俄国革命产生的伟人“并非犹太人”。但我们不知道斯大林的
岳父拉扎勒斯·莫伊谢维奇·卡冈诺维奇 (Lazarus Moiseivitch Kaganovitch),他似乎是该州的二号人物。

[5] 柏拉图:9月。420e。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6] 米勒和坎贝尔:《金融民主》,这是利物浦大学两位经济学家最近对金融民主运作的研究。
英国工业公司。

[7] A.汤因比: 《历史研究》。第一卷,第149页。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西班牙战争》作者:JFC Fuller 少将

哈我曾以士兵或记者的身份参加过四场战争,即南非战争、世界大战、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以及最近的西班牙战争,我发现每一场战争都截然不同。

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它们的原因不同;然而,在大众心目中,情况并非如此
显然,这些原因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形式。

例如,就最近这场战争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其起因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是两种持有明确立场却又互不相容观点的政府体制之间的冲突。事实如此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尽管政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文化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起因远比表面的政治泡沫要深刻得多。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将其视为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政治理论和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我们将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些文化有三种:

首先,历史上的反动西班牙 教会停滞不前,贵族阶级游手好闲,资产阶级奄奄一息。其次,革命的西班牙 对这种惰性的反动,其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外国思想,例如马克思、巴枯宁、托洛茨基等人。第三,未来假想的西班牙;并非普里莫·德里维拉 他只不过是个军事独裁者 的梦想,而是他不久前被红色政府暗杀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的梦想。

1933年,这位年轻人虽然并非西班牙法西斯运动的真正缔造者,但他巩固了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 Espanola de las JONS,即活跃的民族工团主义者委员会),并赋予其生命力和形式。他详细阐述了该党的章程,共二十七条,可概括为以下四个主要标题:

国家根基。西班牙是全体西班牙人的最高现实。一切分裂主义都是犯罪。
因此,西班牙的统一是我们的目标,这种统一不仅不允许国际孤立或外国调解,而且还要求灌输军事美德,建立强大的军队和舰队。

政治基础。国家将具有极权主义性质,所有政党都将被废除。社团制将取代议会制。政治纪律不可或缺,但只要符合民族工团主义国家的集体利益,个人的主动性也必不可少。

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无视人民的需要,将私有财产非人化,将工人沦为无形的、陷入痛苦和绝望的群体",这种制度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强者不再统治弱者。

承认私有财产和劳动权利。通过建立家庭农场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实现农业和畜牧业的合理化。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道德基础。国家的基础是团结、纪律和军事训练。
教育应有组织，“以免人才因缺乏经济能力而流失”。摆脱政治影响的天主教精神应融入其中，生活应被视为一种责任，“以崇高的服务和牺牲精神去生活”。

西班牙战争

与英国媒体的报道相反，这场运动与去年七月爆发的叛乱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当时它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它的发展却奇迹般地加快了。如今，它的成员和同情者已达数百万，其中18万人编入了民兵组织。如今，该运动已出版19份日报和30份周报，这充分说明了它的发展速度。

当叛乱爆发时，佛朗哥将军的目标似乎有些模糊。
这是一场反抗不堪忍受的现状的起义　实际上是一场秩序反抗无政府主义的起义；因为生命和财产不再受到尊重，教堂每天都遭到洗劫或焚烧。看来，他的目标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即恢复秩序，但具体是何种形式的政府则不得而知。如果他迅速取得胜利，很可能会导致普里莫·德里维拉式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建立。

抵达西班牙后，他面临的不仅是一片混乱，更在于寻求他支持的各派系之间极度缺乏团结和目标。例如，“人民行动党”（Accion Popular Party），即吉尔·罗伯斯党（Gil Robles Party），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深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该党没有明确的政策，政治立场涣散，是教会的工具。此外，还有“卡洛斯党”（Requetes Party），其座右铭是“上帝、国家和国王”。他们信奉绝对主权和法人国家，并且强烈反对议会制。此外，还有君主党和其他派系，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枪党。所有这些不同的党派和运动，他都必须吸收吸收。

暂时来说，这并不难，因为红军迫使其巩固了势力。他们唯一的敌人西班牙，由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等组成，因此被德国及其盟友意大利所吸引，就像法国被俄罗斯及其半盟友英国所吸引一样。事实上，为了保卫法国，一场针对德国的神秘战争正在再次上演，就像一年前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冲突期间发生的一样。

媒体很少提及这场内部斗争；但它的名字是“不干涉”，实际上意味着不与布尔戈斯合作，法国与瓦伦西亚合作，以打击德国。如果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封锁”是公正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会有利于民族主义事业；但事实远非如此，因为诚实并非现代法国的特质。

尽管查明真相总是极其困难，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对红军的援助是过度且有利可图的，因为每一项援助都是用黄金支付的。在白军西班牙，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同样的说法：法国对红军的援助远比俄罗斯的援助重要。自去年7月以来，法国已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运送了3至4万名红军国际战斗人员，而且这种贩卖仍在继续。仅在波尔多，法国人就印制了西班牙护照，并为“专业”工人提供预先签订的合同，使他们能够进入红色西班牙。此外，大量国际工人被越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被遣返的难民被遣送出边境,或者作为货船的成员被送往加泰罗尼亚港口。军火通过安道尔运送;运载汽油的卡车每天都要穿越边境;法国有一所红色航空学校,武器被走私到毕尔巴鄂。

尽管如此,西班牙国民党获胜的可能性绝对很大;因为佛朗哥的政策富有创造力,而红军的政策则不然。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佛朗哥将军的演讲

1936年10月1日播出《就任国家元首》

格向你们所有人致以问候,无论是在家中聆听战争新闻的你们,还是在前线思念家乡的你们,还是在红色区域热切期盼我们军队的到来的你们,还是在边境之外焦急地关注着我们的命运的你们 来自卡斯蒂利亚电台的麦克风的问候!

我不想谈论战争,因为我承担的国家义务使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们一些我们面前的工作。

我们无需讨论任何乌托邦,也无需将我们的愿望的实现划分成僵化的阶段。然而,要阐述我们的意图,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过去,这既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也是为了有效地实施我们的决策。

我全心全意地缅怀西班牙,西班牙多年来饱受诸多弊病的困扰,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精神失常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试图贬低我们民族思想家的威望,并将各种在其他国家扎根的奇异而具有破坏性的思想带入西班牙。道德败坏的文学作品、煽动性的教条、尖刻的种族主义、失败主义思想的渗透以及对历史的歪曲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动摇了我们爱国主义的根基,使我们丧失了民族的本色,羞于见识我们的现在,忘却我们的过去,恐惧我们的未来。

在种族道德沦丧之后,这些人轻而易举地将国家拍卖,卖给出价最高的外国买家。我们的贸易开始出现亏损而非盈利,我们土地上的果实被当作某个被征服的殖民地的果实来对待,同时,一种伪和平主义被鼓吹,以削弱任何可能解救者的剑术。一些假先知出现了,他们一边散播仇恨和阶级斗争,一边承诺将土地分给农民,将独裁统治交给工人,将自治交给我们的各省。

这些人极其愤世嫉俗,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就会夺走农民的土地、工人的自由、以及各省自治灵活性的所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新西班牙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正朝着解放的方向前进,决心本着社会合作的精神,表明重建法律和秩序是通往自由的先决条件和必经之路,自由的利益将惠及祖国内外的所有人民。

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极权主义理念下组织起来的,其本土机构将确保其民族性、统一性和延续性。这些新的权力方式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权将完全军事化;相反,我们的体制将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政体,国家的所有能力和能量都将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西班牙各省的个性必须受到尊重,这符合我们最辉煌时期的古老民族传统;并且始终有助于民族团结。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西班牙市政当局将重新承担其历史重要性,以便能够履行
它作为我们公共生活中的一个单位发挥着古老的作用。

在废除普选权及其对地方和全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以及通过工会和政治利益进行的压迫之后,我们将确保国家意志通过那些最能体现国家需求和理想的技术和社团机构来表达。

随着新西班牙国家力量的增强,权力下放也将实现,以便各区、市、协会和个人在国家最高利益的范围内享有尽可能充分的自由。

从社会层面来看,劳动者将获得绝对保障,不会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只要他们不采取那些使相互合作成为不可能的残酷斗争手段。劳动者应得其工资:不仅将建立工资保障,而且迄今为止已获得的所有工资增长都将得到维持。劳动者的权利在此得到承认,其责任将与创造国家财富的要素忠诚合作。

所有西班牙人都必须尽其所能地工作。新国家不能
承认任何寄生虫。

国家将赋予天主教会应有的权利和特权,从而尊重我们的传统和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民的信仰;但国家不会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政府的具体职能。

关于收入,国家将组织公平分配税收,确保
他们的负担落在最能承担这些负担的人的肩上。

在农业方面,家庭所有制将通过让耕种者在土地上安家落户来实现,这并非通过任何假设的所有权制度,而是通过直接和持续的援助,其目标是赋予农民独立自主。我们工作的一项永久目标将指向此。农业劳动者将获得城市目前吸收的一部分收入,作为其商业和文职服务的报酬。

在国际事务方面,我们希望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与全世界开辟广阔的友谊天地。但有一个明确的例外:我们不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任何接触,因为它的政策给人类和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确信,这片英雄烈士的土地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将会写下又一光辉的历史篇章,并找到一个既不是来自东方也不是来自西方,而是真正属于西班牙的解决方案。

西班牙人,西班牙万岁!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埃兹拉·庞德的《走向经济学正字法》

D关于所谓正统经济学本质的质疑,即它究竟应该被视为真诚的探究,还是一种犯罪且误导性的伪造,如今可以说已经过时至少50年了。如今,正统经济学的追随者只能是些愚昧之人、盲目之人以及行事不诚信的野心家。

任何认真研究某个主题的人都不可能花 15 年的时间才意识到可见且常见的现象。

说经济学不是科学,纯粹是失败主义,只会造成混乱。上世纪中叶,航空学和无线电还不能被称为科学（尽管1864年底,一位名叫卢米斯的人成功地在不使用电线的情况下,将电信号从一艘船传输到另一艘船）。

今天,严肃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区分经济学中属于科学的部分（知识领域 episteme)和属于技术或技能的部分（常常是欺诈领域）。

可以说,驾驶船舶的艺术不是真正的科学,但驾驶船舶的科学
导航已经存在并且正在完善:从简单的船用罗盘到陀螺仪。

考虑到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是由经验主义者、缺乏严谨术语准备的人进行的,经济学论文中充斥着混乱,这似乎很自然。例如,想想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那些严肃诚实的作家,他们建立了一门鲜活的经济科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迪;西屋公司印度分公司负责人、工程师道格拉斯;道路工程师拉拉纳加;道格拉斯改造的记者奥拉奇;基特森,基特森灯的发明者;格塞尔,商人等等。他们都是务实的人!

说他们发现了月亮毫无意义,但他们重新发现了真正的月亮,而教授们则继续用舞台道具月亮玩着幼稚的游戏;魔术师只能在他们的摊位内欺骗公众。

为了了解所谓正统经济学创始人的心态,我们不妨以李嘉图的一句话为例（当然,他毫不掩饰地承认纸币的价值）:“任何商品的生产都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劳动。” 大卫·李嘉图似乎从未进过鸡舍,鸡蛋似乎被排除在他的经济体系之外。鸡蛋仅仅是作为营养价值（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其价值先于价格指数。普通人通过直接观察自然现象,比起满脑子对数和银行神话更容易犯错。我可没开玩笑!鸡蛋的价值会随着饥饿和饱腹感的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

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一个含义晦涩复杂、意义非凡的词: Xpeia,意为效用、可欲性,而来自剑桥的拉克姆自然将其翻译为需求。这位学者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启发。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但他的本意是说,一个货币单位的价值“等于你能用它得到的东西”。这话绝对没错,但你不能称之为科学术语。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生可以去图书馆查阅 500 篇伪经济学论文,却找不到一篇以欧几里得表开头,列出讨论经济问题时最常见、最基本和最必要的术语的定义。

比如,我们先从“金钱”这个词说起。亚里士多德对它的定义很差,或者说根本没有定义,只是谈论它,却没有真正定义它。20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处于这种半模糊的状态。

我将尝试给出一些定义,尽管我知道,除非某个学术机构或议会,或者更好的是,一群严肃而权威的专家承认这部词典编纂工作的有效性,否则这些定义不会有太大用处。

未铸成硬币的黄金不是货币;货币黄金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一种易货贸易:用一定数量的商品或一定重量的商品来交换预先称重和测量过的金属。

货币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被衡量,并能够充当尺度。即使在用一块贵金属交换商品时,国家的印记也决定了它作为货币的地位。一个政府说“我们没有钱,所以不能修路”,与一个政府说“我们没有公里数,所以不能修路”一样荒谬。

让我们试着定义一下什么是货币。“货币是一种有计量的索取权。”货币是一种所有权或有计量的索取权。“货币是一种普遍的索取权。”货币是一种非特定所有权(就像火车票、旅馆支票、轮船票,它们赋予了人们交通、食物、舱位等权利)。货币具有普遍性。此外,货币是可交换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无需手续的情况下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它不像国家债券、铁路债券或任何“匿名公司”债券那样有利息。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信用”这个词。人们说,当一个人被认为能够用现金支付,并且被认为不会试图逃避或拖延付款时,他就拥有信用。“债务”并不完全是“信用”的对立面。事实上,信用通常是指产生债务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产生的债务的对立面。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术语。

最后,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通货膨胀”。在那些半真半假的正统说法中,有一些是基于自然且重复出现的现象。所谓的通货膨胀首先必须与真正的通货膨胀区分开来。真正的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对应”于无人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或发行量超过预期。当货币“对应”(即伪对应)于无法交付或获取的商品或服务而发行时,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例如,以1917年爆炸的炮弹为“对应”而发行货币就是通货膨胀,而货币本身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没有人想要这枚炮弹,也没有人能够交付它。

一份简短的有效定义清单将使普通人摆脱大高利贷者和垄断者的欺骗和绝对可恶的腐败背信弃义。

事实上,索迪在出版了一系列晦涩难懂的书籍(对读者来说,这些书籍晦涩难懂,但对索迪教授来说却极其深刻和珍贵)之后,在《明日之钱》一书中写道:“正如人们无法想象私人应该拥有征税的权力一样,银行无视宪法的所有保障措施,仅仅通过一种伎俩就篡夺了这一职能,这也是荒谬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议会,并且在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对社区财富进行强制征税。”

让我们区分一下意大利的现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现状。让我们区分一下那些财富过剩导致危机的国家,以及那些严重缺乏某些物资的国家;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新经济学”的历史,它包含了如此多的旧知识或旧意识。

当今的经济思想有四大潮流:(1)道格拉斯主义;(2)格塞尔主义;(3)源于圣安布罗斯、随着圣安东尼诺而发展的经典经济学;(4)
公司经济及其改进政策(沼泽排水等)、战争、储蓄、家庭支票、食品支票、工作支票、国家控制、积累等。

我们应该倡导的正统经济学必须考虑到某些被所谓正统观念所掩盖的事实。商品的耐久性各不相同,比如椅子、奶酪:菲迪亚斯、普拉克西特利斯或波提切利的作品的耐久性各不相同。原始人使用一种工具,而文明人则使用十几种。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列出今天在经济学领域进行合作的严肃人士的名单,即使他们是经验主义者,即使他们在活动中只有一个发现,并且没有将其与历史、其他学派、其他时代或其他经济学派的正确和有效思想相协调。

让我们立即意识到,某某人观察到了蒸汽掀起茶壶盖的力量。即使这位发明家没有出版过百科全书或厚厚的物理学论文,这仍然很有价值。

我们承认,CH·道格拉斯自己发现了工业体系(以及其内部)分配的购买力不足。他的工厂分配购买力的速度比它创造“价格”(即投放到市场上的商品的价格)的速度更慢。因此,一个月内创造的价格数量大于分配的购买力。

那些靠他人的饥饿生活而生的罪犯、傻瓜和垄断者,总想量入为出。而道格拉斯则看到了根据人们所能提供和渴望的商品数量来发行购买力的可能性。这其中鲜有新意,而更多是诚实的。大卫·休谟早已明白,繁荣并非取决于任何特定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而是取决于货币数量是否在不断增长。让我们明确一点,这种增长必须缓慢而持续。

在众多杰出的作家中,我们不妨列举一下麦克奈尔·威尔逊 (MacNair Wilson),他教育公众认识到,银行并非借钱,而只是承诺偿还。 (《偿还承诺》)。格塞尔 (Gesell) 从自由交换的角度出发,重新唤起了中世纪主教们的“宝座”。

他希望通过收取滞期费(即每月必须贴在纸币上以维持其申报价值的邮票)来刺激流通速度,而沃格尔市长翁特古根贝格则证明了这一系统的效率。

格塞尔用他那句精辟的话摧毁了马克思的死寂部分:“马克思从未质疑
货币。”也就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质疑过货币的本质,也没有对货币进行过分析。

格塞尔制度的优点至少有以下几点:(1)在伪民主国家,它能使国家,即政府和人民(包括一切生产者,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摆脱银行和高利贷者的权力。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然而,没有一个纯种的格泽尔人曾经从国家和企业的角度考虑过滞期费。

如果每月增加一张与纸币价值百分之一成比例的邮票,那么 8.3 亿的流通量将为国家带来每年 10 亿的收入,而且几乎不需要任何收税支出,收税过程将是自动化的,几乎完全不受官僚机构的操纵或干扰。

与其像罗斯福那样用国家债券累积巨额债务（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不如在100个月内取消所有州债、所有州财富所有权,而不是增加一倍。（英国人至今仍在为滑铁卢战役纳税。）

国债可以继续由私人持有,作为那些想要养老和养家糊口的人的一种储蓄方式,但它们将被视为国家对有价值公民阶层的红利,而不是政府想要利用其信贷的不可避免的必需品。

我坚持认为:国家不需要为其信贷支付“租金”;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像几乎每个国家那样,通过无知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向大型职业高利贷者借钱;例如,在我不幸的国家,在目前严重道德危机中的法国,在英国,通过对世界上新事件的认识而接受的传统的力量。

继经验主义者和发明家之后,第二代社会债权人出现了布查特。受AR·奥拉奇的启发,他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学正字法著作《货币》。布查特的第二卷《明日货币》则不那么成功;事实上,他收集了七位观点各异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都值得称赞,但他未能让每位作者互相阅读彼此的文章并进行相互关联。这本书的价值主要在于重印了道格拉斯的一些著作,以及本文已引用的索迪的一页。

在热门作家中,欧文·费雪和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是必提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费雪是一位文笔不错的记者（名义上是教授,但内心深处是记者）。
他的《邮票券》中有四十页值得每一位严肃的人以及教授们的关注。
费舍尔并没有深入参与这场斗争。或许他很乐观,试图说服美国那些大高利贷者,满足于半磅肉,而不是像夏洛克那样把最后一点一克都榨干。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两个国家》,并在不同的书籍中继续为公众而战,在这些书籍中,他可以说是带着一种快乐的笔触;事实上,他是少数成功地处理货币科学和高利贷各种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们的书畅销并出版了第三版。这些阶段属于大众教育,在所谓的“多数”政府仍然存在的国家中,这足够必要。

温德姆·刘易斯称英国政府是伪古董。尽管他主要是一位文学家和讽刺作家,但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具有很高社会学价值的著作,面向特定读者：《数一数你的死者,他们还活着》（为另一场毫无意义的大战做准备）。我引用这本书并非为了经济学,而是为了表明这些问题正以何种节奏渗透到在世的一流作家的作品中。当今美国最优秀的四位诗人关注的是货币问题（不再是过去那种“粉红”的韦伯派、费边派、曼彻斯特派或维拉尔派）,事实上,但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休谟、贝克莱、孟德斯鸠等伟大作家也关注着货币问题。******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另一种与这些理念相关的思潮,出现在那些为北美共和国奠基的人们的著作中,即杰斐逊、杰克逊、范布伦的著作。我的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 WL伍德沃德的著作《新美国史》,考夫林神父和赛珍珠的文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考夫林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名为《金钱》（第211-213页）。

很难说外国人应该读哪些英美评论,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生活体现在昙花一现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只存在两三年（甚至更短）,然后就突然不复存在,或者沦为某种文学或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披上保护性的色彩,沉溺于人为制造的思想。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英国法西斯分子一年前开始出版一本充满活力的社会经济期刊：《法西斯季刊》。这是我唯一能读到其他撰稿人作品的英国评论,其中包括富勒将军、乔伊斯、温德姆·刘易斯、A.K.切斯特顿和J.詹克斯。

雨果·法克 (Hugo Fack) 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自费在德克萨斯州出版了格塞利 (Geseli) 的《自然经济秩序》,而当时大出版商并不认为出版这样的出版物能带来好生意。尽管已经出版了洛布 (Loeb) 的《丰裕图表》（参见 1936 年 3 月《劳动日记》中奥东·波尔 (Odon Por) 的版本）,他的小报《出路》仍然充满了《稀缺经济学》遗留下来的思想。

在这些自由派中,言论自由根本不存在。无论是格塞尔派的出版物,还是道格拉斯主义的官方出版物,都不允许公开讨论经济思想。他们似乎像颓废的穆斯林一样被催眠和僵化了。他们之间争吵不休。道格拉斯认为,滞期费印花税是一种压迫性的税种 毫无用处,而且永无休止,尽管比“取消”道格拉斯的信贷,或比他用折扣和其他方式取消已发行信贷更容易理解。

想到整个人类都能从逝者的劳动成果和科学发现中获益,格塞尔派几乎是暴怒至极。（价值源于劳动,但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劳动,他们并非为了享用劳动成果而来。）

《无花果树》（道格拉斯派)并没有指出非道格拉斯派的进步 向格塞尔派或法团制度的进步。《新英语周刊》浸润在英格兰郊区的气质中,因此与其说是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那种苍白生活的玷污。《新民主党》（纽约)曾经有用,但现在已不复存在。考夫林通过一份面向普通大众而非入门者的周刊（《社会正义》)进行着一项通俗教育工作。但在公元 15 年 6 月,我在他的报纸上发现了一些要么在其他地方没有刊登,要么只有几行字,隐藏在丑闻和伪装的专栏中。我经常收到来自普通期刊出版社编辑的邀请:除了经济学,您不能写点别的吗?

我恳请各位严肃读者的宽容:我谈论的事情太多样化了。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我几乎恳求经济学家们考虑对精确术语的迫切需要;在第二部分中,我简要地指出了一些从许多分散的作家中选出的、虽然不完整但却真诚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完整,但可以协调一致,只要能找到一个由愿意承担词典编纂责任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核心。

我强调说,没有健全的道德,就不会有理智、科学的******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济学。仅仅考虑动态性，而不考虑货币政策的目的和目标，将导致混乱。意志的方向是经济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巴多格里奥说：“我们的黄金是我们士兵的意志和武器。”这句话比伦敦所有教授都更像经济学家。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济衰退的原因》
（A. Raven Thomson）

我曾多次在《法西斯季刊》和《英国联盟季刊》上撰文探讨即将到来的大萧条，这场大萧条必然会紧随老派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短暂复苏繁荣之后。我指出，自资本主义建立以来，过去一百年里，繁荣与萧条的贸易周期一直在运行，平均每九年出现一次，偶尔会降至七年，或升至十一年。平均而言，下一个危机年份应该是1938年，但由于萧条异常严重，有可能推迟到1939年。实际上，危机比往年提前了一年，而下一个萧条早在1937年就已开始。

即便对我们这些坚信“繁荣”难以持久的人来说，这也令人感到意外。直到上一期《季刊》上，我才讨论了重整军备和廉价货币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影响。尽管我承认过度投机造成了过早的繁荣，但我认为重整军备的动力至少会支撑我们到1938年秋天。当时我提出，只有一场消耗积累军备的战争才能阻止经济衰退。事实上，我警告过金融家们，要警惕故意寻求战争来替代经济衰退的危险。

实际上，我低估了美国经济在日益萎缩的金融民主世界中的影响力，以及美国缺乏任何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

就像上次经济衰退一样，新的萧条正从美国蔓延开来，而所有重新武装利润的鼓励都不足以阻止思罗格莫顿街对华尔街股价的急剧下跌做出反应。

虽然这场过早的经济衰退（类似1907年的经济衰退）可能强度较小，因此对资本主义稳定的打击也比后来更为剧烈的挫折要小，但它有一个优势：它发生在战争贩子竭尽全力将我们拖入战争之前。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公众的注意力将从外交事务转向紧迫的国内问题，国际冲突的危险也将逐渐减弱。战争作为经济衰退的预防措施的危险已经消逝。

华尔街恐慌

尽管我们的媒体竭力掩盖，但今年秋天华尔街的恐慌与1929年秋天一样严重。基建工程对钢材需求的下降是决定性因素，而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钢铁股引领了股价的下跌。今年年初，美国钢铁公司100美元每股的报价为129.25美元。即使在4月份黄金危机之后，其股价也远高于100美元。9月份的持续下跌导致美国

钢铁价格跌至80美元。随后，10月份出现了暴跌，价格日复一日地暴跌。美国
钢铁价格从 70 美元跌至 68 美元。短暂上涨后，在“黑色星期二”出现恐慌性抛售，价格跌至 54 美元。此后，价格进一步回升，回到 65 美元左右，但到了 11 月份，由于有新的报道称钢铁产量下降，价格再次下跌至 50 美元左右，目前钢铁产量不到产能的 50%。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所有这些不能仅仅归咎于股市的“恐慌”。华尔街股市暴跌背后有着根本性的原因。消费品需求或许目前仍保持良好,但资本品需求正在迅速下降。生产过剩即使尚未真正出现,至少也是潜在的,工业家们正在停止扩建厂房。结果,资本品生产商(钢铁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一领域)已经遭受重创,而钢铁股股价下跌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不仅仅是市场操纵,而是对产量下降导致利润下降的合理预期。

罗斯福能提供帮助吗?

在匹兹堡这样的钢铁城市,失业率已经在上升,这当然会对消费品需求产生影响,并对投资产生加倍的影响。

美国即将再次陷入经典的经济衰退,而它尚未从上次衰退中真正恢复过来。如果罗斯福出手干预 尽管他目前似乎不愿这么做 他将逆潮流而行,就像胡佛在1929年至1932年竭力做的那样。这一次,让美国融入全球复苏的潮流,将绝非易事,就像1933年那样。这一次,这位强大的总统必须使出浑身解数。

货币操纵、公共工程等不足以应对危机,事实上,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罗斯福只能通过巨额的国家采购来提供帮助,而这些采购可能必须非常密集,才能将大部分美国工业置于政府所有。

由于罗斯福无力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替代方案 国家控制工业,他的新政因最高法院的裁决而名誉扫地,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他很可能被迫采取共产主义的手段,引入国家资本主义。他的犹太顾问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程度如何,我们尚待观察。美国和苏联可能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两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共和国,而犹太人的控制至关重要。

英国的反应

尽管有种种证据表明股市崩盘,我们的保守党政客却向我们保证,没有“衰退”(为了安抚公众而特意创造的词)即将到来的迹象,英国不会像美国一样受到经济困境的影响,而且重新武装将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所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所有金融民主国家都与国际金融紧密相连,而华尔街现在是、而且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

无论那里发生什么,都必然会对其他地方产生影响,就像1937年和1929年一样。毕竟,我们不是已经通过三方协议强调了“大民主国家联盟”吗?我们的政府不是正在“老派”政党的欢呼声中与美国谈判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吗?这最后一步就像一个游泳者故意拥抱一个溺水者一样有用,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拯救犹太裔美国人的金融,这很好;如果我们想拯救英国免于陷入新一轮大萧条的浪潮,这很糟糕。

至于重整军备,它非但没能拯救我们免于萧条,反而无疑引发了麻烦,不仅在美国,在美国也是如此。投机者们当然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他们在重整军备和战争的可能性中看到了数不清的获利机会,于是利用异常低廉的资金,开始大肆购买各种他们认为重整军备的国家需要的,或战争时期可能短缺的股票。

结果,所有商品的价格,特别是金属的价格,在十八个月内上涨了,有些甚至上涨了 100%: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投机热潮。******ebook 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事实上,只有在上次战争最严重的时期,情况才比和平时期更糟糕。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投机者们操之过急。尽管左翼战争贩子们竭力阻挠,但他们预期的战争仅限于西班牙和中国。而且,就像所有试图垄断产品的人一样,他们很快就被更有利可图的价格水平所吸引,新的生产模式让他们感到尴尬。事实上,他们完全低估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并被高价带来的商品洪流席卷而去。现在,相对于目前的消费量,几乎不需要任何刺激就能产生过剩的生产。前所未有的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刺激不仅完全淹没了投机者本身,也淹没了合法贸易,尽管它们重新武装起来,却无力应对过剩的商品。事实上,在经济萧条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削减生产配额的要求。至于这种削减将如何影响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购买力下降,我们留给读者去想象。

失业人数已比八月份增加了8万。

根本原因

所有这些外在症状,以及它们对重新武装和战争恐慌的反应,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现代工业生产与大众消费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只要这种荒谬的差距存在,我们的经济体系显然就会受到内在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陷入金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繁荣与衰退。事实上,随着科学不断提升生产力,而工会主义在金融同盟日益增长的阻力下无力进一步提高工人工资,这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正如莫斯利所指出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繁荣期越来越短,衰退期越来越长。

如同所有经济萧条一样,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购买力的匮乏。而此次危机异常早地就因物价空前上涨而爆发,这不仅导致了生产过剩,也进一步削弱了民众的购买力,因为民众的工资增长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由此产生的经济衰退只有通过公共工程和建设性地提高工资才能得到永久的纠正,而不是像“老派”们所认为的那样,通过节约和减薪,才能实现,而必须通过公共工程和建设性地提高工资,直到国家和民众共同消费掉现代工业的产出。诚然,国家目前正在通过重新武装,以异常快的速度消耗着生产资料,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法弥补大多数民众购买力的匮乏,他们因近期物价上涨而陷入贫困。

补救措施

普遍讨论的补救措施是货币改革和经济规划。前者已失去其最有力的论据,因为1937年的货币价格与1929年一样低廉,但经济衰退却依然如故。货币问题显然次于消费与生产失调这一主要经济问题,任何一种货币理论如果不能解释货币如何流向消费者,都是无用的。社会信用党在这方面有其自身利益,值得考虑,但社会信用党的支持者必须认识到,推翻现行金融独裁统治需要极权。在这方面,阿尔伯塔省社会信用党政府为控制银行甚至新闻界而采取的措施意义重大。******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经济规划显然是必要的,但同样需要权威,而问题在于这种权威如何获得。根据那些像PEP的以色列·摩西·西耶夫那样支持工业和分配联合体的金融家的说法,规划的权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购买和合并而获得的。事实上,是通过购买来进行规划。根据那些支持将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的说法,规划的权威是通过国家在公务员制度下的没收而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规划就是通过没收来实现的。

不列颠联盟主张一种不那么唯物主义的方式来获得计划权力,不是通过联合资本主义的购买,也不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没收私有财产(这两者非常相似),而是通过人民的授权,将经济计划强加于私营和公共企业。经同意后进行计划。国家权力和私有制如何融合成一个高度自治的经济体系,可以在一些已出版的关于公司制的书籍中研究。然而,必须理解的是,公司制的存在是为了将工业产品分配给人民,而财政完全服从于这一主要目标。尤其要禁止一切投机和过度的资本回报,以防止不稳定,并确保产品的公平份额分配给生产者。

避免进一步下滑

公司国家不仅必须平衡资本和消费品的生产,消除投机性投资的不稳定性,使人民能够消费现代科学成果;它还必须保护国家免受来自廉价外国劳动力(例如目前来自日本的劳动力)的外部竞争。为此,必须推行“帝国隔离政策”,为国内市场和帝国工业保留帝国市场,并为自治领和殖民地提供充分受保护的国内原材料市场需求份额。

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我们才能实施全面的经济规划,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我们的人民免受目前威胁的可怕衰退的重演。绝不能让华尔街的恐慌再次将英国工业推入萧条。让我们像德国一样,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疯狂波动的影响,并在充分了解任何我们无法控制的未知因素都无法突然摧毁我们已取得的一切成果的情况下规划我们的事务。只有英国在“隔离帝国”内实行的公司制联邦政策,才能保障我们免受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影响,并将现代科学发明的成果惠及英国人民。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埃兹拉·庞德背叛的革命

T被背叛的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的”1776 年美国革命,而不是其局部和特定阶段的革命,当然也不是英国种族完全不必要的分裂。

无论这次分裂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它都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它对英国当然没有任何好处。这或许是克伦威尔放进来的典当行给贵国造成的第一道重伤。

十九世纪,正如拉图尔·杜潘所言,正如莫拉斯和法国保皇党小丑们竭力忘记拉图尔·杜潘所言。这是一个高利贷的世纪。这是一个腐朽的世纪。这是一个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世纪都更卑鄙的世纪,它是一个背叛术语的时代,一个扰乱和玷污词语意义的时代。

被背叛的革命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或任何一个政府的一两次错误举动而在一两年内被背叛的革命。

被背叛的革命是托斯卡纳利奥波丁改革所引发的革命,并且在杰斐逊主义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最终以安迪·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的胜利而告终 尽管胜利太过短暂。

在他们之前,利奥波丁改革已经演变成专制主义的概念,并演变成这样一种信念:一个国家的粮食主要是为了这个国家(代表其每个公民)能够吃饱。

这场革命显然被丹·韦伯斯特、比德尔斯、摩根、巴鲁克、形形色色的伪装者、托洛茨基、华莱士、珀金斯、罗斯福的两大顾问团、像摩根索这样的人背叛了,他们从小就被高利贷的偏见所困扰,他们是吝啬鬼。

我坚持这个说法。闪族毒药在闪族人身上,被闪族人的不稳定所缓和,被
闪米特人从一个过度行为走向另一个过度行为。

这种不稳定性使他成为那些思想僵化、思维麻痹的种族的威胁。但在罗斯福所有丑陋、危险、颠覆性的追随者中,正是犹太人M. Ezekiel,凭借每年2500美元的收入,第一个蹒跚地走向富足的经济。

这本书令人不快,它像任何闪族作品一样含糊其辞,回避了真正的金钱问题。它是犹太人的妥协,它完全符合J. Simonic对顺利交易和普遍安宁的渴望,但它比华莱士和珀金斯要好。任何理性客观的反闪族人士都会承认,Mordecai Ezekiel试图妥协的事实,出自一个由热衷运动的犹太人Loeb(海明威先生笔下那个胆小怕事的人)领导的委员会的报告。

如果您认为整个种族都应该因其部分成员的罪行而受到惩罚,那么我承认,驱逐纽约的两百万犹太人并不会是对犹太金融对美国英国种族造成的伤害的过度惩罚。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论温德姆·刘易斯同志如何评价犹太人很好地统治了英国,犹太人并没有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统治美国,但犹太金融家并不是我们最大的邪恶。

我们最邪恶的是那些能够采取肮脏路线并坚持下去的aryio-kike,他们没有偏离或转变的影子,没有犹太人的怜悯、兴奋或奢华炫耀的需要。

一个种族或许要为其最恶之人负责。犹太民族长久以来从未承担起执行自身法律的责任。在福音故事中,无论你将其视为事实还是虚构,耶稣的处决都是通过推卸责任来实现的。执法权掌握在罗马人手中。如果有人要反犹,那就让他客观地反犹吧。让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事实,不要遮遮掩掩。

犹太人因缺乏组织、拒绝
承担责任。

如果犹太人希望与开明民族和睦相处,就必须接受那些令人不快的犹太律法破坏者的惩戒。据我所知,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不愿这样做。没有其他种族会要求别人为了自己而统治或征服一个国家,至少在西方不会。如果婆罗门这样做,他们就应该被称为“肮脏的黑鬼”,或许,一些中国的后裔,非儒家,也应该如此。

罗斯福内阁有两种弊病:纽约高利贷,它与伦敦、巴塞尔和巴黎下水道的所有高利贷都有联系。

但它也带有珀金斯家族那种犹太式的吝啬和吝啬。这是“圆颅党”的吝啬,有着圆颅党的执着,吝啬的虚假道德,很可能源于嫉妒,但无论如何都该受谴责。

1937 年 11 月,《纽约论坛报》列出了“十几位经济学家”,他们建议罗斯福结束经济衰退,但他们给出的建议不值得人类同情,无论这些建议是出于愚昧无知还是纯粹的恶意。

“增强公众信心”等等。这些人有机会解决将公众购买力等同于可用所需商品的问题,但却未能抓住机会,他们和内迈耶、巴鲁克或任何高利贷的女婿一样不值得同情。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谈到有组织的国家,我们对公司资本征收税款。

这一重大举措在伪民主国家的保守媒体上几乎未引起丝毫波澜。那些哭哭啼啼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将其视为思想的胜利。借贷资本文件将其解读为对私有财产的征税。

没有任何一家大型日报区分过财产(土地、房屋、家具)和“利息加财产”的债权,或者“如果不及时支付利息,就完全占有”的债权。当然,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是遗产,是来自坟墓的一只腐烂的死手,来自十九世纪的公共沟渠。

那个世纪背叛了文字。它玷污了之前那个世纪所有光辉的思想。自然神论者伏尔泰被当作无神论者。

自由,意味着做不伤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被包装成
有权榨干他人的血汗。
******电子书转换器演示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杰斐逊口中的“平等”意味着人们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人天生就带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它有点像彭斯的“人人平等”的说法,但在杰斐逊时代,它甚至不意味着普选权。选举权可以是一种对功绩的奖励。

它的定义不像党员那么严格,但也不是毫无防备地强加于猪身上。
在这些理智被玷污和诋毁之前,高利贷者大军必须背叛沟通的手段。语言必须被摧毁。每一个被冠以高贵称号的词语都必须被掏空,以掩盖那些潜伏的银行发行匪徒 “Leihkapital”(利资本)。

没有秩序,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而秩序源于组织。

像杰斐逊时代那样的农业国家,并不像中世纪城市那样,立即需要一个行会组织,并发展了它。没有任何制度是万无一失、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展出一套完美的社会机制并付诸实践,地狱之子就会开始凿凿凿凿;水蛭会开始吸血,害虫会滋生在无人照管的角落。

受控制的媒体对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的迷惑程度,从昨天收到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这封信的作者绝不是个傻瓜。我引用这封信是为了说明情况: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在其新书中写道,墨索里尼从私人银行家手中夺走了用钢笔随意创造货币或信贷的权力,从而赋予了意大利一个体面的货币体系。他暗示,政府控制并促成了意大利货币的发行。

我不愿单凭他的一己之力就做出如此革命性的国民经济改革,因为银行家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反对。我问您,情况是否如此?如果是这样,意大利应该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这封信的日期是1937年11月,也就是意大利银行改革两年后。事实确实如此,但这位年轻人已经被“金融资本论”的媒体影响太深,除非有朋友亲口说出来,否则他根本无法相信这些消息。

刚才在楼下的咖啡馆见过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先生,他不知道这项征税的对象是公司资本,而不是私人资本。他以为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读过伦敦报纸上那条简短的、没有重音的通知。

俄国革命终结了这个循环。它延续了19世纪对文字的背叛,用“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骗局措辞来指代少数人专政等等。布尔什维克甚至现在都不愿定义词语。他们不想要革命。至少我在印刷品上看到的,或者在他们要求回复的日子里遇到的,没有一个人想要革命。他们不愿为清晰的术语、为意义的清晰定义而奋斗,所以,无论人们多么讨厌他们想要摧毁的某些东西,都无法继续停滞不前,无法继续被它们束缚。

目前,我们无法,或者至少我无法,从俄罗斯获得任何关于斯大林在金钱方面意图的明确信息。甚至没有人声称他,斯大林,知道。至少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说法,他的对手布朗斯坦先生也同样不清楚。因此,出现了粉红知识分子。

他们不去定义词语。他们不去收集信息。他们不去报道这个半岛上发生的实际事件,比如罗索尼的行为和明显的

註釋。

“粮食储备还有一个政治原因:应该保证每个意大利人都有面包吃,不能出现荒唐的价格上涨,也不能进行不道德的投机。”罗索尼承认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不是一个新经济,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话是“我们没有实现一个新经济”。然而,我们确实已经摆脱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思想（“追求”幸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多或少是孟子推崇的九田制的回归。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它并没有直接将货币等同于大量消费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有效的,因为任何对公众和公共物品进行诚实的价格控制,都会影响现有货币的购买力。两年前,一位与罗索尼一样出名,甚至可能更出名,但并非内阁成员的意大利人写信给我：

“现代社会的两种弊病是银行高利贷合法化,以及
有限责任公司法中盗窃行为合法化。”

这是一封私人信件,我一直不太确定是否可以自由引用。现在我完全可以自由引用,因为引用不再是轻率之举。无论这封信最初是出于个人意见,还是暗示着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其根本思想已在意大利付诸实践。

你可以用不同程度来衡量法西斯主义的进程：

1. 在公元 12 年颁布的《Consegna》中：“约束经济力量,并将它们等同于
   满足国家的需求。”
2. 米兰演讲于次年秋天发表：“生产问题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继续
   国家应该解决分配问题。”
3. 独裁统治。CH 道格拉斯的学说。与杰斐逊的政策类似。健全的经济学基础几千年来始终如一。“一个国家在拥有可供分配的资源之前,当然不可能正确、诚实地支付股息。”

分配购买力的各种可能方法需要一整套
本期刊物来描述它们。

要想真正赞扬,反民主人士必须承认,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政府完全的权力来控制本国货币。吹嘘合宪性不过是罗斯福式的空谈和巴鲁克式的胡言乱语。美国国会,如果它诚实的话,假设它数百个猿猴中只有几十个人,明天就可以把美元的购买力固定在一蒲式耳或任何种类的小麦、六磅上等牛排、两码哔叽或四磅某种等级的羊毛,或者任何在对国家资源进行适当调查后发现的东西上。

除了撒谎者或为个人政治利益而争斗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试图掩盖这一点。
在美国,阻碍这些改革的不是政府口头手段的缺陷,而是意志的根源腐烂或纯粹的兽性无知。

如果这种改革是法西斯主义,那它一定是杰克逊式的法西斯主义。任何国家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秩序。美西战争,在我们这些孩子（我那个时代的孩子)接受训练的时候,引入了关于开放秩序的术语。或许最终的岛屿和美洲大陆需要一种开放秩序,而不是适应欧洲大陆的那种。但无论如何,让我们试着去了解现状和过去,并试着将这些现实与邦库姆和温库姆先生告诉我们的以及他们报纸上告诉我们的东西区分开来。

开放式阵型的部队纪律与1776年之前试图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布雷多克麾下部队的纪律不同。如果出于礼貌,我为军事比较道歉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但我想以某种方式表达我的观点。我想为“自由”、“秩序”、“责任”、“狡猾”这些词划出一条真正的界限。

墨索里尼最近声称“资本为国家服务”，这回答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同行聚在一起，总要搞点阴谋，反对公众。”

那些受人控制的媒体和受雇的伪经济学家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们从不展现他们自称钦佩的作家的真正伟大，也从不将那些有害的理论归咎于他们。史密斯的那句话说得一点没错。

十九世纪从未面临过这个问题。它花了一百年的时间，一位来自罗马涅的铁匠之子才找到答案并找到平衡。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公司（Corporazioni），即高级中央行会组织，其中包括“远见与信用”公司（Corporazione）。信用被宣称为生命之源。

本文的其余部分用于回答诚实作者的杂项陈述。
必须有人尝试将当前的想法联系起来，必须尝试消除某些误解，即使它们并不都属于同一主题。

附注：这是对意大利发行本国货币的信函的回复。意大利发行本国货币，但信用是人类的自然产物。只要有人信任他人，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阻止个人信用的碎片化，如同草木般生生不息，其本质是仁慈而友爱的。

意大利不存在国家崇拜。 “国家崇拜”这个说法是出于无知，为了宣传目的而杜撰的。

你可以直接从源头理解这一点。意大利政府的存在并非为了压制个人主动性，而是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并在利益冲突双方缺乏足够的理性、自主地解决问题时，找到一个公正的措施。

在回复十几位记者和二十几场谈话的结尾时，是的，意大利的企业国家目前确实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源于迷信、前垄断者的遗留问题和肮脏习惯。意大利和所有国家一样，仍然有一些人畜无害、头脑迟钝懒惰的人，他们仍在泥沼中活动，试图破坏，试图欺骗邻居，阻止那些单纯天真的人为自己以及他们的活动所能影响到的尽可能多的公众谋取最大利益。

但我坚信，这些缺陷终将得到妥善解决。我从未发现任何迹象阻碍人们独自对抗这些日益减少的障碍，或者说“风车”。

“罗马的捐赠是衡量标准”，我的意思是，罗马天才为 2000 年和
多年来一直是衡量天才的标准。

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无论其运行理论如何），有些事情国家无能为力。俄罗斯的无节制实验正凸显出，当国家试图过度扩张其“普利姆索尔”极限时，会发生什么。

十九世纪的国家试图摆脱压舱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或许是第一个认真思考在不成为毁灭种子的情况下，可以把多少自由留在私人手中的国家。
我的意思是，没有其他国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

杰斐逊的团队正在攻击特权的邪恶和中央集权的腐败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暴政。他们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无法走得太远。

如果我不相信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个人自由与健全的社会秩序相容的最充分发展和最大限度的自由,那我就会像粉红茶男孩和法国伪文人一样反法西斯,他们还不知道意大利已经开始了某种变革。人们被允许通过秩序来信仰自由。通过合理的交通法规,你更有可能获得自由,而不是像那位在骆驼冲锋中射杀自己骆驼的英雄那样,通过胆小或不合作。

我现在对经济和政治新闻,或者说经济思想状况新闻的传播不足感到担忧,就像25年前我担心书籍缺乏真正的新闻一样。当时,没有地方可以方便地了解国外正在写什么。如今,一个严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会想知道他反对的是什么,以及他所憎恨的事物是否与现存的客观现实相符。

卡尔·温特 (Karl Winter) 在《法西斯文明》(Civilta Fascista) 十月刊中写道:“民主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反法西斯主义,它是正义的立场和恶意的;也存在着一种反法西斯主义,它是无知的,但有善意的。”

我推荐温特的那篇文章,以及他关于左翼作为极权主义国家建设性因素的论述。贝尼亚米诺·德·里蒂斯也为《CF》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南北之间敌意消失的文章,这篇文章或许能引发人们对一个全新且治愈的欧洲的可能性的思考。

我曾多次说过,任何人想要明智地热爱或憎恨新意大利,都必须阅读至少几本意大利月刊,例如罗索尼的《La Stirpe》、《La Revista del Lavoro》、《Critica Fascista》或由斯皮内迪教授、参议员贝维奥内和富里奥·伦齐编辑的《Rassegna Monet aria》 。

最后,蒙塔古·福特汉姆在《BUQ》12月刊上发表的那篇令人钦佩的文章中,有一个表述我希望得到更清晰的定义。当他“怀疑特殊货币发行对消费者本身的价值”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或许有些读者会认为这些问题是道格拉斯核心论点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

仅仅将总购买力与可用的所需商品等同起来,如果存在差异,理论上任何能够创造和花费新货币(或信贷)的人都可以在直接市场上弥补差异。

许多反道格拉斯主义者都认为,向最需要的人发放救济金意味着最快的支出。英国(该死的)救济金肯定发给了不从事生产的人,也就是暂时的非生产者。对于八年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暂时”的理论相当站不住脚。

但我记得少校说过,道格拉斯股息是发给国家股东的。它是基于我们先辈们所做的劳动(主要是发明创造,但也包括工厂建设),也就是那些已经不再提供食物和住房的劳动者。

我不知道福特汉姆先生是否认为意大利的儿童津贴是提供给未来的生产者还是提供给暂时的非生产者;它肯定是提供给直接消费者和暂时的非生产者的。

至少有以下几种替代方案,它们都带有以下条件。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信用发行 如果不是直接发行无息的“计量债权”,即国家票据(至少在 1816 年杰斐逊和此后所有知情的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就是通过借款和支付利息来发行的,我想知道 F 先生认为谁应该获得这样的利息,即使它像罗斯福先生应该支付给旧思想支持者的利息一样低。

借入信贷的发行被记录为债务。

未借贷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福特汉姆先生说的是“特殊的金钱问题”,我不想不公平地解读这一点
意思是“发行特殊种类的”货币。

然而,我确实想明确指出,发行阿维利亚诺货币或格塞尔特货币券及其滞期费是一种可衡量的债权,这些债权将在 100 个月内消失,不会留下任何债务。

道格拉斯称月票为税,但我再次指出,国家在提供交换尺度(也是一种可交换债权)的同时,也提供了一项服务,而月票可以被视为对这种服务的补偿。无论如何,它免除了每年最高相当于流通券12%的其他税收。

它比道格拉斯的任何取消方案都更容易理解。它的教学价值巨大。我的意思是,即使是使用过这种货币的相当简单的人,也比剑桥大学里学习“经济学”的普通学生更清楚地了解货币的本质。

针对未使用购买力的滞期费,有很多替代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像米约方案那样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例如,米约方案只能对少数出口商、进口商及其少数职员产生教育意义。

当然,如果你发行的信贷或货币,甚至是特殊种类的货币,超过了所需的可用商品,那么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一种疾病,这会违背发行的目的,除非你有政府定价,就像道格拉斯和意大利的 OPERATIVE 今天所要求的那样。

贬值是欺骗,而且会大幅降低整体购买力。选择贬值时机的人总能骗到别人。

即使他的意图是好的,他也诱惑甚至强迫骗子和在重商主义的泥潭和重商主义高利贷的地狱中挣扎求生的穷困潦倒的人进行投机。

黄金拥有者比普通公众更加聪明、狡猾和嗜血,他们很自然地(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蠢货的话)具有启发性地设立了稳定基金,以照顾他们的利益。

奴隶就是等待别人来释放他的人。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弗朗西斯·麦克沃伊的《马克思主义:衰败学说》

米ARXISM 是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宇宙毁灭学说,在俄罗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得到了政治表达。

后一种骗局,剥去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术语,以及那些用来蒙骗民众的胡言乱语 无产阶级专政、人类兄弟情谊等等 就暴露出它不过是一个靠暗杀和恐怖维持的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其集体化体系中,集体吸血鬼主义才是主导因素。

毋庸置疑,非民族化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平等主义从未在任何地方存在过,但对这个国家构成直接威胁的并非政治上的所谓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最终的结局,但在东方政委们能够得逞之前,潜在受害者的思想必须为这一事件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必须被扭曲和毒害到必要的接受程度。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此,即对思想进行初步的布尔什维克化,而这种化身于社会民主主义固有的自由主义的无差别宽容精神病,最终将导致其不可避免的崩溃。

因此,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目前占据着政治主导地位,并由此控制着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俄罗斯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其腐朽影响目前主要体现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这比任何纯粹的教条主义政治活动都更加阴险,也更具根本性的破坏性,因为颠覆性的唯物主义信条,潜移默化地被引入一个民族的生活,会毁灭一切精神性、道德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用蒙森的话来说,它是“世界主义和民族解体的活跃发酵剂”。许多人,无论是政治共产主义的反对者还是受骗者,以及大量肤浅的群众,都在不知不觉中,随着当代生活中诸多不健康的潮流,漂流到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萨拉戈萨之海。

无数的邪恶之花诱惑着追求感官刺激的人和追求享乐的人
现代化的城市,带着腐烂的色彩!

不妨将当今所谓的艺术与伊丽莎白时代令人着迷的成就,或与其他一些次要时代,甚至直至本世纪初的成就进行比较。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阶级的衰落,民间思想的愚昧无知已然严重。如今,它已变得模糊不清,无力抵御精神感染。然而,尽管如此,19世纪在其衰落时期仍然涌现出一些伟大的作家、诗人、优秀的画家和才华横溢的作曲家。

当今人民的精神食粮是什么?我们神圣民主的甘露是什么?
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一场病态扭曲想象的狂欢,在低吟浅唱和热辣节奏中找到了不和谐的对应 丛林音乐,沾染了夜总会的神经质。电影充斥着挑逗、世界主义和宣传。书籍和杂志要么煽情,要么色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报纸充斥着谎言、琐事,以及更注重吸引人们关注女性身体而非面部的照片。奇怪的是,这么多“美丽迷人的某某小姐”竟然把裙子拉起来……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被拍照。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　所有民主党派的哲学主旨　肆无忌惮地发挥掠夺本能,让强者主宰或消灭弱者。那些愤慨地谴责任何诉诸武力的伪人道主义者,呼吁不要限制集权金钱权力的行使,也不要限制肆无忌惮的“商业能力”的经济暴政。然而,除了粗暴的暴力之外,还有其他更卑鄙的欺凌形式。

奴役和臣服并非总是肉体上的。那些除了商业上的狡猾之外,一无所有、别无天分的人,能够,也确实在迫使其他远比他们更有价值、更有天赋的人陷入经济上的卑微依赖。他们把斗争带到了他们确信必胜的领域,在那里,金钱法则盛行。在金钱独裁统治下,利润必然是首要和最终目标,而生活各个阶段的大规模标准化,则提供了榨干公共“奶牛”的最合理、因此也最有利可图的方法。国家发现自己越来越被金融和商业链系统从摇篮到坟墓所主宰。道德、精神和文化理想并非“有利可图的提议”。它们无法在证券交易所被“欺压”或“承受”。此外,拥有这些理想的人缺乏必要的顺从和冷漠,无法成为标准化剥削和欺骗的帮凶。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颠覆与商业唯物主义携手并进,从愚蠢和颓废中“捞钱”。一个先例延伸到另一个先例（这个词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的崩溃）,放纵引发了进一步的放纵,最终导致失控的滥用。楔子的薄端四处戳进,缺口越来越大,直到“真正的”国家摇摇欲坠,走向衰亡。

腐朽的使徒们将此称之为“进步”。这的确是进步,但这只是他们自己指定的通往地狱之路的进步。精神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堕落进步,马克思主义的劣质酒正在腐蚀着国家的生命器官　这是堕落的巫医们打着民主自由、自我表达和先进思想等各种旗号,用来灌输的邪恶春药。“必须与时俱进”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仿佛当前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而英国人民在世界主义堕落的混乱中屈服已是不可挽回的命运。

伴随着道德和文化的腐朽,种族萎缩和混血化的理论也进入了当代社会,而同样的毒害制造者在种族限制和废除肤色障碍的运动中首当其冲。乡村人民,民族健康和文化的源泉,在经济上遭到扼杀,他们本能反抗的屏障也被移除。最后的残余被集中到城市,营造一种人为的、非自然的环境,使他们成为背井离乡的大都市群体的一部分,脱离自然,并加剧了金融民主的被动、盲目受害者的数量,以利于国际连锁商店和电影院的更大利润。

无论是周末去乡村或海边旅行,还是在花园郊区住上半独立式别墅,都无法弥补人民的彻底丧失,以及英国农民几乎彻底的毁灭。除了经济危机之外,其道德、生理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面对我们迫切需要彻底调整和规划国民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却给我们带来了“绿化带”和“全民健身”运动。这些不过是些幼稚的缓解剂、沙堡和虚幻的幻想。周末逃亡者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机械文明的人们将城市融入他们的思想,并将其反映在他们的潜意识行为中。城市伴随他们,存在于他们的言语和文学作品中,存在于他们随身听里的爵士乐唱片和无线电收音机中,存在于他们都市的浮华和矫揉造作中。

聪明的阿利克 (Alick) 取代了早已被遗忘的阿明塔斯 (Amyntas),而身穿短裤的肥胖犹太女人则是他的阿玛丽利斯 (Amaryllis)。(“哦,珀耳塞福涅的歌者。”)他们寻找世外桃源,找到了一家路边小店。他们听不到林间空地上潘神的笛声,却在仙女们早已逃走、等待“开发”的荒芜田野里,吟唱着黑人爵士乐,或者《国际歌》。

在这种腐朽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如同死海果实般蓬勃发展,而人性的弱点、贪婪、虚荣和恶习却被迎合和利用。不健康的品味和倾向被暗示和“引领”式的宣传所激发,然后被愤世嫉俗地称为“公众需求”。我们最美丽的女孩在电影、国际舞蹈团或外国歌舞表演中展现她们的魅力,在五彩斑斓的人类败类面前“脱衣舞”。

如果不加以遏制,民族堕落的典型表现就是政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控制。马克思主义的计划是,当集体意识被集体腐朽的病毒充分毒害后,在伪理想主义社会主义的面具下,偷偷地将其强加于人。马克思主义的爪牙们以麝鼠瘟疫般的强度进行着破坏,每一个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者、每一个冷漠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每一个愚蠢的傻瓜,都认为谴责一切传统、爱国和健康的东西是时髦或聪明的做法,都在加剧我们民族衰败的势头。

不祥之兆已然显现。难道人们的眼里只有股票交易报告、体育赛事结果、每日琐碎的享乐、暴行和迫害的宣传,以及反法西斯的仇恨长篇大论吗?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鬣狗般的咆哮,正是针对那些目睹并理解了这些不祥之兆的人。

马克思主义利用一切愚蠢和弱点,寻求所有盔甲的联合,要求宽容,甚至要求更多的宽容,直到强加其自身无限的不宽容的时候到来。

即使它的邪恶行径只完成了一半,但毫无疑问,英国灵魂的毁灭对于反基督的祭坛来说是一个过于巨大的牺牲。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敌人是自由主义》作者:JK Heydon

第一部分

T民族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凭借共同的爱将组成它的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像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一样运作。民族因自然而生,因为人的本性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个体性的;民族为共同利益而存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识到的,共同利益比个体利益更为崇高;因此,民族构成了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组成它的个体在特定时刻的生命。

我之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是因为真理总是在各种谬误之间寻求平衡,这些谬误夸大了真理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真理的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民族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个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如自由主义者认为民族不过是其各个个体的算术总和一样,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真理存在于这些谬误之间。民族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因此它的存在比其各个部分更伟大;因为组成它的东西比组成它的东西本身更伟大。民族拥有一种构成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就是爱,它将其组成部分的潜能实现,从而构成更伟大的存在。此外,民族的更伟大存在体现在许多方面。

国家拥有某种自然的不朽性,而其个人却不具备;国家拥有一定的创造力,这赋予其基本单位 家庭;国家有权因充分理由而夺取个人的生命,而任何个人都没有这种权利。由此可见,国家,这个完美的共同体,超越了构成它的个人。

但这一切只适用于自然秩序,也就是民族存在的秩序。
人,作为个体,不同于国家,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严格来说,他没有自然的目的;他只有一个超自然的目的,他的一切自然生命,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服从于这个目的。因此,国家,由于它只处于自然秩序之中,在终极性方面从属于个体。国家的存在,其本质正是为了让其个体得以存在,并最终得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超自然目的。

此事至关重要,法西斯分子最好牢记这一点,否则他们可能会危及自身论点的核心力量。“极权主义”一词的使用不宜,因为它含义模糊,尤其是在我刚才做出的区分没有清晰地记住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是严格的极权主义,否认个人拥有超自然的目的或任何对抗公民权力的权利,而法西斯分子有时却乐于对宗教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仿佛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绝对的极权主义,但在宗教活动方面却可以宽宏大量地放弃它。如果这代表了他们的真实态度,那么这将摧毁他们整个事业的力量,从而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二致”的指控提供依据。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自然秩序和共同利益的指导下,国家组织才高于个人,而共同利益则应根据个人的超自然命运来理解。

即使明确了这一点,“极权主义”一词仍然应该被弃用,因为这会导致******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误解。它暗示,国家,就统治者的民事权力而言,可以声称有权采取诸如将子女从父母的控制中移除之类的行动,只要认为合适,即使父母可能没有做任何事来放弃他们抚养子女的自然权利。当然,国家不能声称拥有这样的权利,因为破坏家庭是违反自然的,因此不可能是为了公共利益。法西斯分子并非有意提出任何这种违反自然的主张;但他们有时为了强调而自称极权主义者,意思是声称拥有为了公共利益而统治的绝对权力。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是可以辩护的;但它太容易被曲解,甚至容易造成无辜的误解。

此外,这种刻意强调完全没有必要。公民权力的健全理论无需强调,因为它表明统治者根据自然法拥有充分的权力,可以谋求公民福祉。没有什么权力比充分的权力更充分了,因此,这个问题最好留到以后再讨论,只考虑公民福祉的含义。

就此而言,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有机体并非没有内在结构。相反,它浑然一体,浑然一体。爱是它的生命原则,从家庭中的夫妻之爱和父母之爱,直至赋予整个民族个性的爱国主义;在这些有限的表现形式之间,它形成了各种类型的中间凝聚体,涵盖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以满足民族的需求,或满足各种社会(而非民族)身份的个人的需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丈夫、国家和地方政治中的选民、医生、多家公司的股东、高尔夫球手、博物学家、艺术爱好者等等;在每一个身份中,有些身份对民族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则不然,他发现自己通过共同的爱与其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家内部的一些有机集中体至关重要,我们只能将它们比作人体的主要器官,而另一些则更具装饰性。因此,统治者显然是国家的元首,农业和工业是国家的双手,交通运输是国家的鲜血;宣传是国家的耳朵,军队是保护性的皮肤;警察或许是吞噬细胞,等等。另一方面,皇家艺术学院就像一个美丽的酒窝,令人向往,有助于健康和幸福,但其紧迫性较低。

既然国家机体的生命如此,那么,自由就在于每个人有机会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和谐的平衡,这些方面根据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而适合于他,无论这些方面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而且,这里所说的机会应该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爱是社会生活的原则。

机会并不是简单的放任自流,做出实际上不可能的调整,而是社会必须为一个人提供一切便利和鼓励,使他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和谐相处,这样,除了他自己缺乏爱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

机会,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即仅仅缺乏主动的预防,或许可以被称为自由,但它远非自由。例如,伦理学提供了各种标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标准至少粗略地估计出特定情况下工人的合理工资。

在任何情况下,这笔工资都不能低于维持该人及其家人节俭舒适生活的工资。如果该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部分超过所有参与创造财富的人力,那么工资就会高于这一水平。但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伦理学中的公平工资,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尽可能廉价地购买;它认为自然工资将源于劳动力供求的自由相互作用;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就是当今英国整个自由党组织所体现的工资理论,尽管绝对的自由放任主义已受到社会立法的极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说工人可以自由地拒绝市场工资并要求公平工资,雇主可以自由地支付公平工资并无视市场工资,或许并非纯粹的无稽之谈。经济学家将工资合同称为自由合同,这可能有意义,就像说“我可以自由地爬上月球”一样。工人可以自由地接受不公平的工资或加入失业大军;在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失业并非应受惩罚的罪行。雇主也可以自由地支付不公平的工资或屈服于竞争对手的自由竞争,不再履行其作为雇主的社会职能。但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不可能在要求或给予公正的同时,仍然长期履行其社会职能。因此,他们都享有自由。

自由的最低要求是,在履行社会职能时能够伸张正义,因为正义先于爱。如果爱是社会有机体的生命原则,而它无法在单纯的社会正义中体现出来,那么,显然,这个社会有机体必然患病,自由也受到损害。自由是健康的社会,是一种社会环境,在其中,个人拥有一切便利和鼓励,以实现其生活各个方面的和谐。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理论,让我们将其与虚假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比较。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垂死挣扎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仍在勇敢而可怜地试图繁荣发展。自由主义理论在其最佳状态下并没有将自由与自由放任混为一谈;这种混同是从一种原本不那么明显的错误理论自然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其最佳和最可理解的状态下,将自由视为个人行动自由与社会契约义务之间的一种平衡。这种契约被认为是公民为了维护良好秩序而相互达成的,而契约的条款则应参考公众舆论来确定,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个人私利是唯一被认可的运作力量,即在考虑个人自由时,是普通私利;在考虑个人自由的必要限制时,是开明的私利。爱与此无关,因为所有为了秩序而可能必须牺牲的个人自由,都被认为足以由开明的私利来解释。

如果人类是完美的,这个理论或许会非常有效。它的表述方式或许会显得人为,甚至完全错误,但我看不出它为什么不能产生与真正理论相同的结果;因为完美的利己主义与爱有着相同的目的,即选择至善。

但我们并非完美。我们本质上是善良的,热爱真理,但并非完美;我们无疑被扭曲,倾向于追求所谓的自私,这与爱截然相反。这种扭曲并不足以让我们的本性变得不善良、不美丽,但它是一种独特且不可否认的污点。无论他是否信奉基督教的堕落教义,还是认为我们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超人,没有人能够否认它的存在。

如此一来,你或许会认为自由主义理论与完美运作的偏离程度,与人类在评估自身利益时与完美启蒙的偏离程度相当,但不会更大;你或许会问,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还能期待或期盼什么更好的运作假设呢?将爱作为社会的生命原则,这听起来很美好;但既然爱的理论运作方式会像启蒙的利己主义理论一样,受到我们自私倾向的影响,那么,用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我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样的推理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但它是错误的,因为爱情理论是正确的,而******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开明的利己主义理论,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那就是,这个错误的理论比一个纯粹的错误理论更有效,因为爱还在支撑它;我也承认,真正的理论不会像它应该的那样有效,因为爱被自私玷污了。但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理论仍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论,而人类事务中的错误理论,由于我们并不完美,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导致毁灭。从抽象的原则来看,情况必然如此。

但我无需依赖抽象的推理。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我们观察到其实际运作的毁灭性过程。在最初形成之时,其运作的不完善性或许并不比人类自身的不完善性更大。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发挥什么重大作用;只是当该理论在经济学说及其基础上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体现时,其运作才发展成为如今几乎让我们束手无策的自由主义社会组织。

自由主义纯理论假设在经济学及其所依托的政治学中的表达,源于推理;而这种推理正是堕落过程的开端。只要心灵能够自由地推翻错误的理论,就不会产生比人类的卑鄙更卑鄙的结果;但基于错误理论的推理却可以无限地走向卑鄙。起初,个人行动自由与为秩序而做出的牺牲之间的所谓平衡,或许只是略微偏向个人自由;但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虚假的平衡,并开始进行推理,他们自私的本性便很容易找到借口,将平衡稍微偏向个人自由。如此反复,直至我们走向赤裸裸的自由放任,它被庄严地宣称为最高的经济和政治智慧。

那时,我们成了错误理论的奴隶,至少就我们个人而言是如此。一个人再善良也无济于事;无限制竞争是当时的主流,受到国家法律和整个社会组织的保护;一个善良的人只能叹息,告诉自己,生意就是生意,经济规律就是不可抗拒的丛林法则 要么吃,要么被吃。

但人性依然善良美丽,自由放任的后果令人震惊。个人无力改变,但整个社会却可以遏制丛林法则;于是,人们转向政治行动,而此前他们曾要求政治不要干涉工业,呼吁工业通过社会立法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托马斯·卡莱尔 威廉·乔伊斯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T霍马斯·卡莱尔是英国思想家中的佼佼者,在他之前的思想家中,他们的著作展现了法西斯哲学的一些主要倾向,其中莎士比亚和戈德史密斯贡献颇丰;但在卡莱尔浩瀚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部可以被视为非出自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早在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他本人就已拥有这种精神。他的言论始终是爱国者的言论。在他那个时代,他对祖国的热爱或许无法满足爱国主义的标准,因为他所爱的并非抽象的事物,而是人民;而这正是新旧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旧爱国主义关注的是理念和外在特征;新爱国主义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它之所以是爱国主义,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这个词所能赋予它的唯一光荣意义。

这篇短文的目的并非写卡莱尔,批评他,也并非为了进一步添油加醋,因为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难免会被人冠以那些冗长乏味的概括。我们更无意讨论那些粗心大意的人所谓的“卡莱尔的政治观点”。让那些时间充裕的人去研究这位伟大的作家究竟是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吧。要证明他是其中任何一员都颇为困难;但撇开困难不谈,研究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古老的术语在当今的英国政坛中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不会试图证明我们的论点,而只是再次介绍一下托马斯·卡莱尔。

对于那些可能不明智地与他长期告别的人,让他自己说说吧,他的言论将为这位国家社会主义者提供灵感,并佐证其法西斯理论。每一位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都知道,他的运动经常受到指控:他密谋摧毁自由。或许,没有比这更频繁地针对国家社会主义信条的指控了。

翻阅《过去与现在》一书,我们读到:

> 自由?你会说,一个人真正的自由在于他找到,或者被迫找到正确的道路,并走上这条路。学习或被教导他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工作,然后在允许、劝说甚至强迫下,着手去做同样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荣誉、“自由”和最大的福祉。如果自由并非如此,我个人对自由就没什么兴趣了。

或许从来没有比这更明确的说法:没有纪律就不可能有自由。

同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行动权的明确诉求。正如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所说:“自由的开始是经济混乱的终结。然而,如果没有行动权,又如何能克服经济混乱呢?宪法赋予的自由必须得到维护,但这种自由体现在人民选举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上,从而选择他们所期望的领导形式。除此之外,它别无选择。” 或者引用官方宣言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联盟：“法西斯主义是国家的领导。它不是旧意义上的独裁，旧意义上的独裁意味着政府违背人民的意愿。它是现代意义上的独裁，意味着政府由人民武装起来，拥有完全的行动权力，以克服国家生存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卡莱尔的领导与权威理论与旧政党对待阶级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同样厌恶势利和阶级斗争。除非具有非凡的价值，否则长篇引用几乎是不合理的。但在这里，我们冒昧地引用了一段长文，因为它是我们语言史上最伟大的文字之一：

> 我敬重两位男士，唯独不敬第三位。首先，是那位饱经风霜的工匠，他用土制工具辛勤征服地球，使地球成为人类。我敬重的是那双坚硬的手；它弯曲粗糙，却蕴藏着一种狡黠的美德，如同这颗星球的权杖般不可动摇。同样敬重的是那张饱经风霜、黝黑粗糙、满是污垢、充满粗犷智慧的面孔；因为那是一张活生生、充满人性的面孔。
>
> 哦，正因你的粗鲁，更因我们不得不怜悯你，更因我们爱你！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兄弟！为了我们，你的脊背如此弯曲；为了我们，你笔直的四肢和手指如此畸形：你是我们的征兵者，掣签落在你身上，我们的战斗却如此残缺。因为你身上也蕴藏着上帝创造的形态，但它无法被展现；它必须被劳动厚厚的黏附和污损所覆盖；你的身体如同你的灵魂，无法体会自由。然而，继续劳作，继续劳作：你履行着你的职责，无论谁想逃避，都无妨；你劳作是为了那不可或缺的事物，为了每日的面包。
>
> 我敬重的第二个人，更是：他为了精神上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辛勤劳作；他不是为了日常的面包，而是为了生命的粮。他不也尽职尽责地追求内心的和谐吗？他不也通过他所有外在的努力，无论高低，用行动或言语来展现这种和谐吗？当他的内在和外在的努力合二为一时，他就是最高的：我们可以称他为艺术家；他不仅仅是尘世的工匠，更是充满灵感的思想家，他用天造的工具为我们征服天堂！如果我们用卑微的辛劳换来了食物，那么，他难道不应该用崇高而光荣的辛劳来回报他，让他获得光明、指引、自由和永生吗？这两者，无论其程度如何，我都敬重：其他一切都是糠秕和尘土，任凭风吹去它想去的地方。

劳动的尊严从未像这几行诗句那样得到如此忠实的表达，唯有这几行诗句，才足以彰显卡莱尔是一位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无数社会主义文人墨客就同一主题著述颇丰，但无一人如此阐释。往好了说，劳动被描绘成一种苦难，往坏了说，劳动被描绘成一种诅咒。他们普遍认为，劳动是强加于人的权宜之计，是不可避免的不公，人必须通过要求为其劳动付出最高代价来赎回自己的耻辱。但无论他获得多么高的报酬，在社会主义哲学中，他都只不过是一个“工资奴隶”。因此，阅读卡莱尔关于英雄主义和成就动机的论述，颇具趣味。他写道：“说人们是因为安逸、对快乐的期盼、报偿　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一颗糖梅　而做出英雄行为，这是对人类的诽谤。最卑微的凡人身上也有更高尚的东西。可怜的、受雇去枪毙的士兵，其士兵荣誉感与训练规章和每天先令的薪水截然不同。亚当最贫穷的儿子，隐隐渴望的不是品尝甜蜜的滋味，而是做高尚而真实的事情，在上帝的天国里证明自己是神造的人。”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用这种方法,最无聊的白日苦工也能变成英雄。那些说自己会被安逸诱惑的人真是太冤枉了。困难、克己、殉道、死亡,都是作用于人心的诱惑。点燃他内心的热情,你就拥有了一团火焰,可以烧毁所有低级的念头。

此类情绪绝不会源于金融民主或其崇拜者。需要注意的是,卡莱尔在此讨论的是英雄主义的动机,而非单纯的工作动机。他触及了马克思主义旧教条 劳动价值论 的根源,并将其彻底摧毁。他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永远无法理解的道理:创造性的智慧和英雄般的行动与普通的劳动过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人类最崇高、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成就,绝不能被归入单纯的机械劳动范畴。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卡莱尔只不过是把人描绘成一种缺乏理性或不讲道理的生物。如果真是这样,卡莱尔是对的。

在某些社会中,英雄主义沦落到最卑鄙的境地。在当今的金融民主国家,它甚至被犹太金融家们轻视和憎恨,因为它会将要求民族独立的骄傲灌输到民族性格中;但英雄主义动机可以成为常态而非例外,这在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得到证明。尽管法西斯体制的整个目标是彻底改善人民的命运,但绝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一切,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他们所珍视的原则。

我们的作者用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揭示了劳动与帝国之间的真正关系。当有人声称托马斯·卡莱尔只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时,我们不得不想到国际社会主义多年来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并援引《服装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段落之一:

“没错,你这个戈德霍弗拉斯,”教授在别处喊道,“确实太拥挤了。”与此同时,你们究竟耕耘、挖掘了多少这片微不足道的水陆星球,直到它不再生长?在美洲的潘帕斯草原和萨凡纳草原,在古迦太基周围,在非洲内陆,在阿尔泰山脉的两岸,在亚洲的中部地台,在西班牙、希腊、土耳其、格里姆鞑靼人、基尔代尔的库拉,你们的人口密度究竟有多大?据我所知,如果把地球借给他,一个人一年就能养活自己和另外九个人。唉,在我们依然光辉灿烂、仍在扩张的欧洲,亨吉派和阿拉里克派如今在哪里呢?当他们的家园变得过于狭小时,他们会参军,像火柱一样,引导那些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多余英勇队伍前进;他们现在装备的不是战斧和战车,而是蒸汽机和犁铧?他们在哪里? 还在保留着他们的猎物吗?

值得一提的是,卡莱尔几乎在每个场合都重申了他对贵族政治的态度。他是一位思想深刻、极其诚实的人,绝不会假装贵族政治是不必要的。在他的著作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明确表示,他无法想象,除非在一个领袖阶层的领导下,否则任何人民都无法形成一个共同体。但他对这个阶层的期望也非常明确,并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仍然必然接受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大英帝国,而这一愿望用他自己的话语清晰地表达出来:

“英格兰,不久之后,我们这个岛屿上就只剩下英国人的一小部分了。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从美洲到新荷兰，从东到西，直至南北两极，都将有一个覆盖全球大片地区的撒克逊王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将所有这些国家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使他们不至于互相争斗，而是和平共处，如同兄弟般友好相处呢？这被公认为是最大的实际问题，也是所有主权国家和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标。

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议会法案，行政首相都做不到。美国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如同议会所能做到的一样。这并非异想天开，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现实。我要说，这里有一位英国国王，无论何时何地，议会或多个议会的联合都无法推翻他。这位国王，莎士比亚，他难道不是以最高贵、最温和、却又最强大的凝聚力，闪耀着统治我们所有人的光芒吗？他坚不可摧？

当然，我们的推论并非指我们会让莎士比亚成为法西斯皇帝，而是说，最牢固的纽带必然源于我们人民的精神文化，无论他们身处地球的哪个角落；归根结底，这一命题的意义无非是：一个民族的行为和命运取决于他们所持有的哲学。透彻理解最高尚的哲学，才能成就高尚的事业；而对白人而言，被黑人和闪族文化的腐化堕落，则意味着毁灭。

卡莱尔深知，无论是条约还是会议都无法实现他所渴望的世界统一。唯有精神上的统一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们曾写道：“没有集体精神，就没有集体安全。” 但这种精神力量的源泉，这种文化和哲学，只能来自真正的贵族政治，这种贵族政治并不建立在金融民主国家那种阶级惯例之上。另一方面，卡莱尔正确地强调了土地所有权与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有句名言：“土地是贵族统治的基石；谁拥有土地，谁就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势，成为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统治者、统治者。如今，土地的统治如同亨利·金雀花和参孙修道院院长的统治一样，并将永远如此。土地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它滋养、庇护、愉悦，并以慈爱的方式滋养着我们所有人：从我们初醒，到在她神圣的母怀中长眠，她以无数种方式，如同母亲般用神圣的臂膀，拥抱着我们所有人。”

然而，卡莱尔并没有完全预见到工业革命的后果。他几乎无法想象有一天一切都会毁灭，农学家、农场主、地主会沦落到悲惨无助的境地，背负着犹太高利贷的枷锁。

他不会想到，处境如此可怜的地主竟然能扮演仁慈贵族的角色；因为对他来说，贵族就是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责任和服务。他写道：“一个上流社会，如果没有责任，就像一棵栽在悬崖上的树，整个地球都会从它的根部崩塌。凡是非烈士，自然都无法拥有。如果这本身就高尚，那么高尚的意义何在？高尚从来不在于为他人英勇受苦，而在于懒惰地让别人为我们受苦。”

卡莱尔的著作中，有时甚至会有一些论述他那个时代情况的段落，这些段落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读到这些文字，你不禁会想，过去一百年英国议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无论付出何种努力，议会都必须摆脱那些无所事事的陈规旧习；并学会在各个方面提出一些比自由放任更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果议会学不会这一点，议会将何去何从？数百万辛勤工作的英国人民向他们的******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水印*******发出了这样的请求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议会,首先,你能统治我们吗?议会及其特权固然强大;但必然性和自然法则比它更强大。如果议会做不到这件事,我们预言议会会做其他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会以最奇怪、最不愉快的方式推进这件事的完成 很可能对议会没有多大好处!不管怎样,事情都必须完成。

正如阿道夫·希特勒所说:“Etwas muss geschehen。” 或者正如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所言:“国家两大组织政党的两种体制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稳定与反动和对变革的抵制相混淆,进步与阻碍性辩论和委员会的不负责任相混淆,最终都会导致混乱。两者都是阻碍事情进展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首要条件是事情应该被完成。” 这段摘自《大不列颠》的文章表明,卡莱尔的观点超越了信念,转向了表达方式。

可以从我们的作者那里随机选择一段文字来表达他对肮脏的憎恨
曼彻斯特学派的唯物主义:

他写道:“在这个复杂的时代,现金支付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人类的劳动阶级以其混乱但又极其坚定的方式向非劳动者宣称,他们将被统治;他们必须受到宪章运动、暴徒暴行、焚烧黑钱以及比现金支付作为唯一联系更黑暗的惩罚;有太多东西是现金买不到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但它并非在天上,甚至在地上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

鉴于卡莱尔的著作以及所有关于他的论述,试图在如此短的一篇文章中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既徒劳又冒昧。甚至从他的著作中摘录一些段落,将其视为纯粹政治信仰的表述,也显得轻率。正因如此,我们采用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从他浩瀚的著作中随机选取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并非刻意局限于纯粹的政治学说,而是在精神和理性上,表达了任何法西斯主义者都可能引以为豪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如果有人认为选材有失偏颇,唯一的答案是,从来没有任何负责任的人指责卡莱尔前后矛盾。我们在一页上看到的哲学,在另一页上也能看到,如此反复,直到书的末尾。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最初的主张已经得到读者满意的证明,而是更希望读者自己去进一步研究托马斯·卡莱尔,寻找证据。卡莱尔思想的坚定和纯粹,应该为那些秉持铁器时代钢铁信条的人树立榜样,用莫斯利的话来说,这种信条“能穿透空洞的幻想,实现新的现实”。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威廉·莫里斯　国家社会主义者,亚瑟·里德著

英国社会主义者对威廉·莫里斯的态度,长期以来一直令他的崇拜者们感到惊讶和失望。他曾是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却在事业巅峰时期放弃了许多先前的兴趣,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运动。此前从未有一位英国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这场运动中始终是个陌生人,他的社会主义同僚们也如此认为。他们有时难以承认他的伟大,口头上赞扬他的工作和成就,却从未真正把他放在心上,从未把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从未把他视为他们杰出的领袖。这个位置留给了德裔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莫里斯在社会主义者群体中造成的尴尬。他的确与他们志同道合,渴望终结赤贫及其伴随的种种罪恶,并相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能够提供出路。但他的人生观和对社会主义的愿景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同志们”截然不同,他深切地感到,一个奉行他们理念的社会,对他来说,就像一座牢笼。他尽职尽责地与马克思斗争,并认真地试图吸收他的思想。他甚至一度对《资本论》充满热情。但最终,他内心深处某种比他表面的自我更强大的东西,开始反抗。他想要一场革命　是的,但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并非符合他愿景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它太机械、太抽象、太都市化、太国际化、太非英国化了。

马克思和莫里斯的人生观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马克思是一位世界主义的犹太人,莫里斯是一位英国南方人。马克思热爱书斋,莫里斯则沉迷于户外和工坊。马克思热爱城市,莫里斯则一直梦想着一个没有“蒸汽喷涌和活塞冲程”的乡村,以及一个“小巧、洁白、干净”的伦敦。马克思是一位机械爱好者,莫里斯则渴望复兴曾使英国变得美丽的个人工艺。马克思是一位唯物主义者,憧憬着一个机械化的社会组织,莫里斯是一位诗人,因此也带点无政府主义色彩。马克思宣扬阶级仇恨和内战。莫里斯内心深处渴望的是友谊。“友谊是天堂,缺乏友谊是地狱;友谊是生命,缺乏友谊是死亡!你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友谊而做的。”

因此,无论莫里斯多么努力,他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主义,无论是国际社会主义还是国际金融,对他来说都是诅咒。他不仅是一位生不逢时的梦想家,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是某种尚在孕育中的事物的先驱。他的精神契合点在于一场在他去世后才兴起并聚集起来的运动。他真正的地位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而在于国家社会主义者。

莫里斯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对英格兰的热爱更强烈、更持久。他对英格兰的描写是多么充满爱意,又是多么富有理解力啊。

“这片土地很小,似乎被狭窄的海域完全封闭,没有足够的空间膨胀到巨大的程度;这里没有荒凉得令人窒息的荒芜之地,也没有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大片荒凉的森林,没有可怕的无人践踏的山墙:一切都是均匀的、混合的、多样的,轻松地从一个事物滑入另一个事物;小河流,小平原迅速膨胀成变化莫测的高地,周围环绕着美丽整齐的树木;小山丘,小山脉,被羊群小径的墙壁覆盖:既不是监狱,也不是宫殿,而是一个舒适的家。

同样深情的欣赏也体现在《人间天堂》故事逐月介绍中对英国风景的优美描述,并永远伴随着《乌有乡消息》主题中那个焕然一新、觉醒的英格兰之梦,也为《约翰·鲍尔之梦》增添了色彩和光彩。事实上,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拯救或恢复古老英国价值观的渴望的启发,她建筑的辉煌,她风景的美丽,使最卑微的民众也能成为工匠的个人技艺,以及她人民“质朴而狭隘,但严肃、诚实、习惯简单”的性格。他曾在伯明翰的听众面前说过,在泰晤士河上游一个偏僻的角落,他刚刚看到了六座“乡村小教堂,每一座都堪称精美的艺术品。这些都是泰晤士河畔乡巴佬(你们会这么称呼我们)的作品 没有什么比这更宏伟的了。如果现在让同样的人来设计和建造这些教堂,他们也造不出比散落在新社区里那些普通朴素的非国教小教堂更好的东西。它们就是与之对应的……”关于威斯敏斯特,他写道:“这部伟大史诗的作者们没有留下任何名字。事实上,它并非出自某个人之手,而是英格兰东南部人民的共同努力。它是一群人不可分割的意志的结晶,他们像生活一样辛勤工作,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在现代生活中寻找与那份成就、与早期更幸福的英格兰精神相媲美的东西 这就是莫里斯社会主义背后的动力。

因此,他真正的定位在于一种不再世界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他深谙中世纪,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都会格外感兴趣,这些方面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在他看来,法人国家应该将公民身份不仅建立在领土基础之上,还应该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工人行会的积极成员身份之上,这才是最高常识。

他确实会感到遗憾,中世纪的个体工匠在很大程度上被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取代。但他也会觉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工人本身的重要性,公司制国家受到了正确理念的启发。

政治太久以来被脱离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落入那些律师的手中,这些律师是被恶棍抢先一步、心怀不满的恶棍,正是《约翰·鲍尔之梦》中愤怒的民众急于摆脱的垄断。在《乌有乡消息》中,议会大厦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遗迹。英格兰由英格兰人统治,也为英格兰人服务,它不再是如今在威斯敏斯特操纵其政党政治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棋子。

国家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特点,莫里斯本会全心全意地赞同,那就是它坚持农业的根本重要性。莫里斯和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样,构想的幸福社会并非建立在大城市之上,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对他来说,土地是一种激情。“土地,土地的生长,土地的生命!如果我能说出或表达出我有多爱它就好了!”

但不仅仅是为了写诗,也是为了培育和培育一个强大的种族。对莫里斯来说,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色之一就是“开始增产的绿地”。他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八月的金色丰收。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田野,是观赏英国乡村的最佳月份。《乌有乡消息》中有一幕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描绘了泰晤士河谷中干草工人的劳作场景,他们身着鲜艳的服饰,使草地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郁金香花坛。“所有人都在认真、高效、稳定地工作,尽管他们像秋天的椋鸟群一样,欢声笑语,喧闹不已。”乡村早已不再被轻视、被忽视、沉闷。在另一处,他写道:“我希望城镇充满乡村的美丽,乡村充满城镇的智慧和活力。”

莫里斯确实会热情地赞同所谓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整个理论。他理解贸易的浪漫和实用性,也欣赏古老伦敦桥下碧波荡漾的景象。

> “几根龙骨支撑着黎凡特的木棍,这些木棍是从烧毁的山上的
> 紫杉木上砍下来的,还有希腊人辛勤劳作装满的尖罐,还有来
> 自远海的珍贵香料、佛罗伦萨的金布、伊普尔的挂毯、布鲁日的布和
> 吉耶纳的桶。”

某些美丽珍稀之物必然需要通过贸易获得。然而,对于现代经济学中那种依靠出口为生、为了“贸易顺差”不惜牺牲一切的信条,他却只有鄙视。对他而言,幸福生活的基础和秘诀在于自产自销。这种情感的经典表达,可以在他那部高贵的传奇小说《群山之根》中对伯格代尔人生活的描述中找到。在《乌有乡消息》中,英国摆脱了对庞大对外贸易的依赖,并从自身资源中获得了幸福和富足。

国家社会主义与莫里斯之间的另一个联系在于前者的“快乐的力量”(Kraft durch Freude)哲学。这与莫里斯关于工作乐趣的教诲高度契合。许多普通的社会主义宣传都倾向于将工作描绘成一种诅咒。这与莫里斯的理念相去甚远。“我曾试图想象,如果我被禁止从事日常工作,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我会死于绝望和疲惫。” 但他认为“任何不能从中获得乐趣的工作都不值得做”,他通过自己的社会主义理念,努力确保所有同事也能像他一样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并热爱它。关于前面提到的泰晤士河畔的乡巴佬,他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制造任何东西的人,除了制造一件实用的商品外,还能制造一件艺术品,这让他们感到‘乐趣’。无论我有什么疑问,我都毫不怀疑。”谈到当今社会,他说:“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应该得到以下保障:首先,体面而合适的工作;其次,一所健康漂亮的房子;第三,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如今我们离这些还差得远呢!从哈默史密斯的窗户望出去,他听到“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光辉岁月中的叫喊声、尖叫声和各种贬损”,看到“一群群粗暴无礼的人影和面孔走过”。“我从自己的感受和愿望中知道这些人想要什么,知道什么能把他们从这种最深的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能培养他们的自尊心、赢得同伴的赞扬和同情的工作,能让他们感到愉悦的住所,能让他们感到安宁和提升的环境;合理的劳动,合理的休息。”他不相信过度的专业化 一个人应该能够涉足许多不同的事情。无论是在紧张和努力中,还是在更精细、更精致的工作中,都能找到乐趣。《乌有乡消息》包含着一种充满活力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描述了一群精力充沛地修路的人以及他们从中得到的乐趣,并遗憾地说,在乌托邦时代,粗活越来越少。

莫里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契合点在于,他热切地渴望一个民族追寻自身的根源。他自始至终是一位伟大的北欧人。他或许会反对希特勒对种族问题的坚持,认为其过分,但他厌恶导致这种坚持的世界主义,并且内心深处有着北欧人的身份。尽管他热爱构成英国性格和故事的所有元素,但他对北方的元素却情有独钟。因此,尽管作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他充分尊重了古典和凯尔特人的根源 我们的血液和力量也源于此 并以深情的热情复述他们的传奇故事,但他最强烈的热情却涌现在北方传奇故事上,尤其是他在《随处诗歌》中如此直白而动人地描写的冰岛传奇故事。那些默默无闻的作家们找到了“驱散恐惧迷雾的咒语”,莫里斯将自己生活中的压力都倾注于这些咒语,回想起来,他甚至可以说:“是的,你们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了我。” 不让世人知道这些故事让他身心俱疲,为了在《伏尔松格的西格德》中复述这些故事,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他曾两次访问冰岛,并将其视为我们种族的圣地。

我们今天衰弱的英格兰可能会呼吸到这种鼓舞人心的滋补空气。

即使如此粗略地一瞥,也能看出莫里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最为显著。他可能会提出哪些批评,也不难想象。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诗人身上总带着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特质。国家社会主义最令他不悦的地方在于它通常对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国家社会主义者这样做或许没错;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重大危机和转型时期,当新的形式被创造和尝试时,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对于生存至关重要。但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高度集中的组织,因为它是危急时期维护社会健康的必要手段,在需要更大自由的时代,可能会继续存在,并最终成为其本身的目的。如果这种危险出现,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应对。与此同时,像威廉·莫里斯这样一位强有力的先驱提醒我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一旦其所创造的新形式得到牢固确立和巩固,就应该致力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国家干预,这并非坏事。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怀疑论者”的犹太神话

一个1936 年 9 月,在诺丁汉举行的英国协会年会上，H·G·威尔斯（HG Wells)就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道出了历史真相,并声称其被过分夸大。威尔斯先生发表演讲时,各行各业的犹太人纷纷响应,并促使许多非犹太人公众人物驳斥威尔斯先生的观点。犹太人在回应中的主要论点是正如从一开始就一样　希伯来先知向人类传授了一神论。

最大的问题是,这种希伯来争论是否可以通过楔形文字文献和古典作家的著作来证实,而这两者都与希伯来起源时期和巴勒斯坦的犹太王国相吻合。

令人惊讶的是,上述所有资料都证明了与这些论点完全相反的观点。

两位阿蒙霍特普统治下的中帝国时期（公元前1750-1350年)的埃及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阿肯那顿及其宫廷发动了一场宗教革命,将一神教定为国教。《剑桥古代史》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拉丁历史学家贾斯丁曾提出犹太人起源于大马士革的证据,如今泰勒-阿马尔纳文书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些信件表明,在多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南只是埃及的一个边境省份,赫梯人经常争夺其所有权。信件中使用的语言是巴比伦语。

这些泰勒-阿马尔纳信件在博加兹-克伊的赫梯档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
两者都提到了一类名为哈比鲁的人,他们是奴隶。各国犹太血统的学者都否认哈比鲁与希伯来人有任何关系。泰勒-阿马尔纳文书中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六封写给埃及法老的信来自乌鲁撒林（耶路撒冷)的总督阿卜迪希巴。我相信这个阿卜迪希巴是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埃及音译,无论如何,他都是叙利亚人,而旧约则将亚伯拉罕描述为来自迦勒底的乌尔。阿卜迪希巴受到哈比鲁（约公元前 1400 年）的严重压迫。他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请求埃及的军事援助。 “我主,我的太阳,臣下阿卜迪希巴,臣仆,臣下 ...

...

在另一封求助信中,他写信给法老：“哈比鲁人正在攻占国王的堡垒……全部都灭亡了。请国王陛下派遣军队援助他的国家。”

《旧约》对这些或随后的事实一无所知,对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 1292-1225 年)与卡迭石的赫梯人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也一无所知,当时所有有组织的国家都加入了两个交战国中的一方。

除了口头传说外,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大卫王或所罗门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旧约圣经在许多世纪后写下来,可能是在巴比伦囚禁期间,也就是公元前 585 年之后。事实上,任何来源都没有提到他们,并不一定排除他们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故事的大致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最感兴趣的国家亚述当时处于衰落状态,大约是公元前 1000 年

以下楔形文字证据引发了关于雅胡尔-耶和华（Jahur-Jehovah)起源的疑问。旧约传统认为该名字源于犹太人,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在津吉尔利（幼发拉底河中游谷地)发现的阿拉姆语铭文清楚地表明,在提格拉特毗列色三世（公元前740年)入侵萨玛尔（Sam al）之地时,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即尤迪（Y di）,也就是尤迪（Yaudi）。这个尤迪王朝显然是由克尔·拉比（KrL)于公元前8世纪建立的;克尔·拉比的继任者是帕拉一世（Parra I）,他留下了供奉其神哈达（Hadad)的铭文。因此,尤迪国王阿斯里安（Azrian） 在发现这份阿拉姆语铭文之前,他一直被认为是犹大国王阿撒利雅（《列王纪下》第十五章） 实际上属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王朝。这一发现也对旧约故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亚述军事强盛的整个时期,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4-860年)到亚述灭亡（公元前612年）,亚述人提到过一位撒马利亚国王和一位犹大国王。奇怪的是,以色列和迦南却没有被提及。这两个小国一直向亚述以及附近的大马士革王国进贡。沙布纳萨尔三世（公元前859-824年)在位35年间,曾十四次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至少提到过五次入侵,期间他将巴勒斯坦人掳到亚述。提格拉特·毗列沙尔四世（公元前745-728年）、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705年）、桑赫里布（公元前705-682年）、阿扎尔哈顿等都曾多次入侵并蹂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将人民掳往亚述和巴比伦。与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四世一样,琐罗亚斯德自公元前8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吟唱赞美太阳神和阿胡拉马兹达的圣歌,这是最纯粹的一神教形式。

独一的神祇阿胡拉马兹达,善良与纯洁的源泉,即使在琐罗亚斯德殉道之后 或许正是由于他 依然存在。证据是阿契美尼德人（从公元前548年起)将阿胡拉马兹达奉为他们唯一的神祇。现在可以证明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那些因流放而散居在亚述帝国各地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并非完全不知道琐罗亚斯德的一神论教义。

《旧约》记载,巴比伦国王纳布库杜尔乌苏里（Nabu-kudur-utsuri,旧约中的纳布克德尼泽)将犹太人掳走（约公元前555年）。巴比伦文献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假设这是真的（这很可能是真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俘虏们自然会进行更深刻的思考。琐罗亚斯德教在那里一定非常盛行。

有证据表明,西亚深受亚述（公元前612-606年)彻底衰落和雅利安民族崛起的冲击,这些民族或多或少都崇拜琐罗亚斯德。一神论的观念甚至在巴比伦人这样保守的民族中也一定根深蒂固。巴比伦最后一位国王纳布奈德（公元前553-538年)意识到了这一趋势,试图阻止危险的发生。

他以各种借口,将巴比伦各城的偶像以及当地神祇的雕像都收集到首都。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祭司及其众多追随者的强烈不满。这或许也是居鲁士悄悄入城（公元前538年)并终结巴比伦帝国时,巴比伦军队没有抵抗的原因之一。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旧约传统认为居鲁士释放了犹太俘虏。我认为,只要能收到贡品,这位随和的波斯人根本不关心城里的人。我的观点是,犹太一神论是由巴比伦的俘虏带到巴勒斯坦的。对《以斯拉记》第一章和《历代志》其他章节的批判性研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解释。由于被囚禁在巴比伦,犹太人的种族意识逐渐增强 如果说早在公元71年大流散之前就存在的话。经验证明,过多的神灵并不能拯救人类。崇拜一位全能的神更有可能获得救赎。

令学者们深感困惑的是,在整个希腊化时期,犹太人之间常用的交流媒介是希腊语。当然,还有公会和祭司。闪族原住民的主要语言似乎是阿拉姆语的一种方言。犹太祭司之间是否使用希伯来语则无法确定。

毫无疑问,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最聪明、最公正的政治家。在一个腐败和放纵盛行的世界里,只有他能与小加图相比,而小加图从未被指控受贿或行为不检。他的著作证明了他渊博的智力和推理能力。在数百名执政官和裁判官中,他是唯一一位从西里西亚带着光荣记录归来的执政官。西塞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公正诚实。他对外国非常客观。他写过希腊人的轻浮,吕底亚人的奴性,但从未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为博尔纳的敌人。只有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地被称为“我们的敌人”。Sequitur auri ilia invidia Iudaici。

接下来是关于犹太人黄金的指控…… Cum aurum Iudaeorum nomine quotannis ex Italia et exombus nostris provinciis Hierosolymam exportari soleret。 关于犹太人从意大利和我们所有省份向耶路撒冷出口黄金的情况。 。 。。Huic autem barbarae revisere severibatis, multitudineum Iudaeorum flag-rantem non numquam in contionibus prae re publica contemnere gravitatis summae fuit。 但是抵制这种野蛮的迷信是一种有尊严的行为,谴责犹太人是一种最明智的行为,而他们在为捍卫共和国的利益而举行的集会中往往是最不守规矩的。

…… Non enim credoreligionem et Iudaeorum et hostium impedimenta。 我们的敌人犹太人的宗教信条不是障碍。 。 。等等等等

西塞罗的这篇演说或许是拉丁文中最优美、最爱国的著作之一;然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过去五十年来,英国的公立学校和大学一直没有出版它的校本。出于同样的原因,塔西佗的《历史》也没有任何版本。塔西佗(Annalium.il.85)提到,在提比略皇帝统治时期,元老院颁布法令,禁止埃及和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并将4000名犹太自由民从罗马驱逐到撒丁岛,其余人则被要求立即离开罗马。

塔西佗实际上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犹太王国最成功的时期(公元前世纪直到公元 70 年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犹太人在他们的寺庙中崇拜驴头。(塔西佗:Historiarum V. 2-5)。

贺拉斯和尤维纳尔对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论述。君士坦丁,即所谓的“大帝”,在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上,犯下了将《旧约》列为正典的恐怖罪行。大约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作为先知之子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广受欢迎。但不到一个世纪(即从五世纪初开始),大批犹太人就被勒令离开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

毫无疑问,为了报复“基督教世界”,犹太人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组织伊斯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最令人好奇的是,尽管犹太人做出了贡献,但第一批哈里发却在他们身上造成了可怕的狂热。

作为“有经人”的民族,阿拉伯人从未强迫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除非正式邀请。但直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公元850年)时期,伊斯兰教才承认犹太人是一神论者。

黎凡特地区的整个犹太人社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男性则被赶入伊斯兰军队的前线。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穆斯林世界与巴勒斯坦》作者:A. Yusuf Ali

磷东正教战争时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一直是英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中的一块顽疾。20世纪20年代,这种政策造成的误解已经够严重了　到了30年代,这种误解所引发的紧张气氛更是达到了爆炸性的程度。而到了1938年,世界局势急剧恶化,没有人能够忽视巴勒斯坦作为未来世界和平重要因素的地位。英国当局隐约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并在两年内派出了两个委员会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穆斯林情感的力量以及这种情感所基于的无可辩驳的基础。

并非只有阿拉伯国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印度的报纸每周都会报道该国各个中心举行集会的消息,这些集会表达了对阿拉伯人的同情,并要求英国改变其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不仅穆斯林,印度教徒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巴勒斯坦日已不止一次被纪念,人们在纪念日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希吉拉特（自愿流放)和不与政府合作被认为是向当局施压的手段。荷兰统治下的爪哇穆斯林也表现出了同样浓厚的兴趣,并给他们的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法国穆斯林殖民地,巴勒斯坦情绪加剧了法国殖民政策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同胞的同情以及对巴勒斯坦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正的愤慨自然也得到了强烈的表达。

1937年,也门王子赛义夫·伊斯兰率领加冕代表团在伦敦会晤时公开表达了他和人民的深切感受。在一场由多位外交使团成员出席的招待会上,他发表讲话:“全世界所有穆斯林都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我们绝不罢休,直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不损害阿拉伯人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此后,也门从未保持沉默,而是通过各种努力来寻求解决方案。

伊拉克的态度甚至更加坚决。现任伊拉克总理发表的言论在某些方面被批评为“极其轻率”。如果这些言论确实轻率,至少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担忧,即英国舆论不应被误导,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犯下更多错误。据信,他最近（1938年秋)访问伦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出一些合理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并回应了巴格达人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烈感受。外约旦作为邻国,并且在某些方面属于同一地理区域,当然也对此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外交沉默,但他的臣民　热情的伊克万　或许是阿拉伯群体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他们对巴勒斯坦事态的发展有着超越精神层面的兴趣。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叙利亚正处于其作为主权阿拉伯国家新生自由的阵痛之中，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看法在大马士革尤为突出。从历史和地理上讲，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反抗在新生的叙利亚共和国得到了最热烈的同情和支持。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是叙利亚一个组成国的难民　大马士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事业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在布卢丹（大马士革附近）曾多次举行国际穆斯林大会。最近一次大会于1938年10月在开罗举行。来自各国的穆斯林立法机构成员出席了会议。大会承诺保卫巴勒斯坦，在该国建立民族政府，并放弃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议会大会结束后，在沙拉维女士的主持下，巴勒斯坦阿拉伯事业女性支持者国际会议在开罗举行。埃及人民，包括其宗教领袖和议会领袖，都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事业。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思想界的焦点。

因此，我们几乎听到了穆斯林世界一致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野心的声音。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也与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完全一致。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近东地区都为这个问题而战，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对此表示同情和合作。

这些国家的实力和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强。它们的野心是组建一个紧密的集团，并已就此目标达成了一系列条约。伊朗和土耳其已加入其中一些条约。为了执行《贝尔福宣言》而疏远西亚和北非如此重要的民众，值得吗？因为《贝尔福宣言》本身就与对阿拉伯人的承诺相悖。事实上，如果要满足犹太人的要求，这将违反《贝尔福宣言》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贝尔福先生在1917年11月2日发表的致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中包含以下斜体字：

> “我们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行动。”

该宣言含糊不清，与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诚意相悖。它在实践中已被证明行不通，并严重损害了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声誉。它是当前世界政治的顽疾，未来很可能成为造成诸多动乱和动荡的罪魁祸首。英国的敌人正在那里找到一个充满希望的宣传阵地，在危机或危险时刻，他们不太可能错过良机。理智且有见识的舆论无疑会强烈反对这一荒谬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政策问题。让我们从正义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耶路撒冷和圣地不仅对犹太人来说是神圣的，对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更是神圣的。基督教创立的核心事件就是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古兰经》明确提到阿克萨清真寺是圣地（第十七章第1、5、7节）。自公元70年提图斯摧毁圣殿以来，1868年来，犹太人一直被驱逐出境。2500年来（自巴比伦之囚以来）

犹太人在这个国家没有最高权力。大约六个世纪以来（从公元前1254年约书亚时代到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他们试图统治一个混合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人口众多,但内部却分裂。他们的真正权力仅仅维持了两代,即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公元前1055年至公元前977年）。他们从未在人口中占据多数,当时的人口主要由非利士人（巴勒斯坦以他们命名)和各种阿拉伯部落组成,例如以东人、亚玛力人、摩押人等。犹太人只是断断续续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并且只是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把巴勒斯坦称为犹太人的土地是否公平?更确切地说,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阿拉伯半岛是一个几乎被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谷包围的岛屿。

从经济上讲,阿拉伯半岛即使最终独立,也只能依靠环绕其沙漠的肥沃海岸地带维持生存。从法律上讲,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成为英国领土,也未授权英国随意处置这片土地。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托管人,其职责是“提供行政建议和援助”,不得将其领土部分赠予外邦人,也不得将其据为己有。《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关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规定如下:“某些先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地区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暂时承认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但须接受托管国提供的行政建议和援助,直至其能够独立存在。在选择托管国时,必须主要考虑这些地区的意愿。”

巴勒斯坦原住民（除新近移民外,几乎全部)的一致愿望是,他们应该被宣布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慷慨地流血牺牲。因此,对英国来说,唯一光荣的道路是:

放弃授权;

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将领土移交给人民,并制定宪法
人民本身;

禁止任何未来的犹太移民;

与新国家签订条约,为选择继续忠诚于国家并遵守国家法律的犹太少数民族提供合理保护,并根据事实价值不等于火种的原则,为地方自治提供保障;

允许那些不希望被并入该州的人自由选择退出。

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并最终为饱受折磨的阿拉伯人伸张正义。这将是《凡尔赛条约》所犯下的最后几项公然不公正行为之一,将基于公平、良知和对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让步的原则予以纠正。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法西斯主义与辩证法》作者:A. Raven Thomson

T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不断推进似乎表明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存在,这一进程无可否认,而且正在走向其不可避免的结局。

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从先知卡尔那里继承了对历史进步的完美解释,如今却完全无法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挫折,这场挫折在无产阶级似乎即将胜利的时刻,严重破坏了他们的战略计划。约翰·斯特雷奇先生把法西斯主义称为“资本家为了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决心的有组织的表现”,这固然很好;但这并不能解释法西斯领导人对最大资本家的专横态度,也无法解释他们将金融自由完全置于国家福利之下。

让我们审视一下马克思主义体系《唯物史观》,看看它错在哪里。首先,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就无法理解。” 黑格尔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宇宙万物皆由精神构成,或者更准确地说,全由“理念”构成。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对此并不感冒;但黑格尔在解释现象时,发明了一种名为“辩证法”的体系,对马克思敏锐的头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黑格尔的“宇宙”概念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成果,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就。他看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理念”永无止境地进行自我认知的壮丽景象。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现象,包括人类自身的存在,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辩证法”或论证的碎片,通过这个“理念”与自身进行辩论,以追求终极真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认知”。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对某个“论点”或真理方面的反复假设,就像科学家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化学或物理事实一样。

那么,由于这个正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包含真理,它就会引出一个“反题”或相反的概念,然后这个反题就会与“正题”的不完整假设展开“辩证”斗争。就像科学理论的反对者会提出反对它的论点一样。

最终从这种辩证法中会出现“综合”,包括正题和反题的各个方面,以便更深入地理解真理。由于这种综合会形成一个新的但仍然不完整的正题,它会引发进一步的辩证斗争、进一步的综合等等,以逐步追求终极知识。这与科学研究的进步也很相似。黑格尔很自然地高度尊重人,特别是有组织的文明国家,认为它们是辩证完善理念的最先进的工具。这就是黑格尔提倡国家崇拜这一相当错误观点的起源。实际上,黑格尔是一位泛神论者;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神论者。

马克思与辩证法

马克思的智力水平与黑格尔相差甚远,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以最粗略的方式勾勒出来。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马克思的观点与上述不同,但他坚持辩证法过程是对阶级战争的解释和辩护。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尊重人与有组织的国家,尤其对辩证法过程中社会的发展感兴趣。他将社会视为生产工具,而非黑格尔所认为的知识工具,他认为“工人”是社会中唯一值得尊重的阶层,并谴责将权力和威望赋予寄生虫和非生产者的社会的不完善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辩证斗争为基础,其最终目标是完善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应“劳动”,即人人都参与生产过程。尽管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案远未达到黑格尔哲学崇高的普遍概念,但它必然会赢得所有现实主义者的同情,因为他们既不认同唯心主义,也不认同唯物主义作为完整的存在哲学。我们或许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偏袒物质生产者的偏见,或许仍然尊重那些通过艺术、科学或宗教追求真理的人,但我们确实反对任何阶层对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如果该阶级既不为真理知识做出贡献,也不为财富生产做出贡献。

文明的展开

无论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真理有何看法,都不可否认,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三元组”确实构成了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节奏。从质子和电子结合形成原子,到夫妻结合组成家庭,我们都能找到相同的基本三元组基础。在社会中,同样的规律在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中适用,而马克思认为,这一过程最终将导致完善的无阶级社会,这无疑是正确的。让我们沿着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来追溯这一过程。

现代欧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蛮族游牧民族对罗马帝国的冲击。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完美地体现辩证过程的例子呢?罗马文明的正题 人为的、唯物主义的、颓废的 受到了其反题 自然的、唯心主义的、阳刚的日耳曼野蛮 的挑战。结果,在征服、收复、奴役和破坏的激烈辩证斗争之后,出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封建制度在蛮族领袖的领导下,在罗马的废墟上崛起,尽管这些领袖仍然拥有罗马帝国的传统头衔,例如公爵(dux)、伯爵(comes)、皇帝(imperator)等等,统治着农奴,但最近刚从罗马别墅的服役中解脱出来。

这一封建制度完全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即以刀剑保护,以服兵役换取领主的统治。在一个辩证法的过程中(马克思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军事力量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其完全对立的命题 精神力量。封建贵族的权力受到教士权力的挑战,中世纪充满了教会与国家的激烈斗争;最终导致教皇与皇帝的对抗,并在卡诺萨战役中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十字军东征则展现了军事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惊人融合。

然而,教皇的至高权力集中在意大利,这让外省贵族无法容忍。他们最终在宗教改革中摧毁了罗马的权力,建立了欧洲的独立国家,打破了基督教世界先前的统一。随后,贵族和神职人员联合起来,为绝对君主制服务,这又一次融合发生了。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是通过亨利八世的残酷手段或路易十四的巧妙手段实现的,路易十四任命一位红衣主教为其首席国务大臣:在新教和天主教国家中,君主制的融合结束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辩证斗争。

然而,君主制不过是出身特权和神职人员特权的挡箭牌和辩护,这种贵族特权被卡尔·马克思误称为“封建特权”。现在,我们终于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感兴趣的短暂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动机开始凌驾于唯心主义动机之上,阶级统治开始显现。平民百姓不可避免地对贵族的虚荣心感到愤慨和反抗,大起义、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疯狂之年”,都只是一场大规模辩证斗争中的几个插曲,这场斗争最终以推翻贵族统治而告终。然而,无情的综合逻辑只是终结了一种特权,却开启了另一种特权,甚至比以往更加恶劣。贪财的市民取代了土地贵族。出身特权让位于财富特权。

贵族政治让位于财阀政治。

资本主义

于是,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特权财产所有者与挥舞着象征性镰刀锤子的被剥夺财产的工农无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新的阶级斗争辩证法。如同封建地主一样,工业资本家依靠绝对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同样,他也遭遇了工人的右倾诉求,工人用消极抵抗来对抗他的积极权力。工会团结了工人,并将罢工和罢工的权利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防御武器。

组织是这一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世界所有国家都形成了庞大的工会运动。

工业资本家的回应是建立自己的庞大托拉斯和联合体,这些托拉斯和联合体很快就超越了国界,形成了由国际金融的终极资本家领头人所联系的国际联盟。与此同时,工人们也将自己的工会扩展为越来越大的组织,寻求国际联盟,并最终将莫斯科和斯大林视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就这样,国际金融和国际社会主义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组织逐渐壮大,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期盼的社会千禧年的最后一战而战。这确实与封建欧洲在皇帝和教皇统治下的国际组织形成了奇怪的相似之处,而当时数百万人却想象着这是一个宗教千禧年。

为什么这千年被如此令人无法忍受地剥夺了?近年来,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社会状况仍然十分恶劣。

与此同时,生产效率的提高仅仅意味着庞大的失业大军的诞生。这该如何解释?社会革命为何迟迟未能启动?

权力特权

原因在于,权力组织本身就带来了腐败。庞大工会组织的发展赋予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巨大的权力。

然后,他们就不愿意在阶级战争的高潮中冒着组织的风险去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国家,因为在无阶级的国家里,这些组织将失去其主要正当性。贸易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指挥着数百万人的工会领袖,就像指挥着数百万金钱的垄断资本家一样,在维护赋予他们巨大个人权力的制度方面有着既得利益。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腐败的综合体。金融家和工会官员达成休战协议,后来甚至结成联盟,捍卫对双方都极为有利的体制。第一次背叛发生在工会领袖本·特纳与国际犹太金融家阿尔弗雷德·蒙德(后来的梅尔切特勋爵)会面,并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蒙德-特纳协议,拒绝使用罢工武器时。第二次也是更严重的背叛发生在更近的时期,当时工会主义的老板们和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家们联合起来“捍卫民主”和“维护自由”。国际主义最初是作为阶级战争的扩展组织手段而寻求的,如今却变成了目的本身,工人们必须为此准备牺牲工资、工作条件甚至生命。于是,阿比西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西班牙的求援声浪四起,而与此同时,国内的失业和苦难却日益加剧。

这一切不过是老一套的特权之争 这次是权力特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战争在西方世界的悲惨结局。出身特权让位于财富特权:如今,财富特权都屈服于金钱和人脉的主人所掌握的权力特权。

无阶级革命

然而,辩证过程并未就此结束。人们不能像对潮流那样,对历史喊“停”。垄断特权的正题必然会引发其反题,而这反题就是所有在金融和工会暴政下受苦受难的阶级的群众性民众运动。最终,一个真正的“无阶级”国家的希望浮现,因为“老板统治”的对立面是“无阶级”革命。所有阶级特权如今都已被消灭。只有少数人掌握着数百万工人或数百万股份赋予他们的权力,如今他们运用这种权力来维护这个制度。无阶级革命的潮流正与这些人对抗。

这种新的革命力量采取民族形式并不令人惊奇。
唯有爱国主义,才是将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的情感。因此,所有阶层都依靠爱国主义,以摆脱由外来者(大多是犹太人)或执着于国际视野的人所施行的暴政。

法西斯主义在社会辩证发展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如同十八世纪的民主运动或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一样,是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下一个综合体已经初露锋芒。不负责任的权力行使引发了民众的反抗。人们或许会预料到,这场反抗会以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义愤填膺地否定个人权力。然而,为了响应不可避免的综合规律,民众反抗将权力视为推翻暴政的唯一手段。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是由人民赋予权力、以人民名义行事的、受人民信任的民族领袖负责任地行使权力。不负责任的权力受到民族反抗的挑战,从而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权威综合体,即对权力的使用负责,并将其用于民族事务。

斗争结束了吗?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剩下的只是讨论法西斯主义的无阶级革命是否终结了社会进程并完善了无阶级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留待未来。人们或许希望,辩证法现在能够超越国家,走向世界秩序的完善,或超越政治,进入文化领域。无论如何,似乎可以合理地预期,一场无阶级革命比像共产主义那样的蓄意阶级革命更有可能创造一个无阶级国家。共产主义在苏维埃俄国创造了一个仍然强烈关注阶级斗争的国家,并迅速建立了由被彻底清洗的共产主义少数派组成的官僚暴政。

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法西斯国家都热切地关注建立社会的有机结构,并将一切人为的阶级差别置于国家服务之下。

这无疑似乎表明,无阶级革命将导致无阶级国家的建立,从而终结马克思所谴责的阶级特权斗争。民族革命或许将实现马克思主义国际革命未能实现的目标。

无论如何,没有哪个法西斯主义者会追求一个犹太式的“千禧年”,在那里斗争将停止,随之而来的是停滞。我们只需直面时代的邪恶,参与到历史进程中,这足以让这个沉溺于肮脏物质主义的时代获得重生。阶级斗争是物质自私的症状。中世纪的欧洲有着其他的目标和更崇高的理想。让我们终结阶级斗争,让西方人将目光投向更崇高的事物。我们为那些未来的斗争,那些尚未到来的更伟大的冲突欢呼。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弗朗西斯·麦克沃伊的《被剥夺土地继承权》

T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和你们一样,都是英国的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在被现代资本主义的暴政驱赶到荒芜的城市谋生之前,我们深知每天清晨醒来,在清新的空气中聆听鸟儿的歌唱,或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或沐浴在阳光下,感受着霜冻的刺骨,或听着雨点轻柔地打在草地上,那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我们热爱大自然,无论它如何变化,如何变化,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极其简朴,因此也极其满足。上帝赐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 强健的体魄和平静的心灵 都属于我们,因为我们不违反任何法律,无论是人为的还是神圣的。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微薄 只为微薄的回报而努力,从而获得足够的回报,在先辈的土地上生活。

但黑暗的日子降临到农田。我们被这个体制摧毁了,它把英国人塞进办公室和工厂,把农活留给外国人。英国制造的产品用于进口食品。

无论这种制度对人们在身体上、智力上、道德上,或
让他们面临战争时期饥荒的危险,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项“有偿的提议”。

于是我们来到大城市,沦为经济奴役。我们成了办事员、工厂工人、连锁店的售货员,晒黑的皮肤褪去,过着焦虑、没有灵魂的工资奴隶生活。我们被告知,应该感恩民主,必要时甚至应该抗争,感谢民主给我们带来的恩惠。这种民主体现了贪婪、物质主义、琐碎,以及对人类所有需求和本能的商业剥削。这种对人性的愚弄,在苏联以外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像量产汽车一样标准化的“小人物”万岁!那些来自公寓和郊区、被宣传、被剥削、被残酷对待的“巴比特”,在“我们这个英格兰”里!

诚然,并非所有人都已离开这片土地,但这些饱经磨难的残余还能坚持多久,与一个本质上充满敌意、发动着工厂与农场之间内战的经济秩序抗争?英国的自耕农、农民们,我们的土地是出口资本主义的奴隶,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城镇、工业化和城市化上。

除了暂时缓解你们日益减少的呼声,并赢得你们被欺骗的选票的支持之外,它还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呢?你们已经被告知会为你们做些什么;这种保证的价值可能不亚于人们所鄙视的“英雄之家”口号。当你们证明了它的徒劳无功时,以你们英国人的气概和传统的名义,让它最后一次存在吧。英国联盟有一项政策,它将拯救你们和英国,并使所有希望回归的人 他们将是大批人 能够重返祖籍地。你们无疑听到和读到过许多诋毁我们的事情,但你们难道从未想过,我们这样做可能是有原因的 我们可能正在挑战那些不属于你们、不属于我们、更不属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吗?你们认为,所有这些诋毁行动真的毫无私心吗?难道还要再有人指手画脚,让你随意地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局限于“老帮派”的胡言乱语吗?我们的政策会对你产生影响,你自己判断吧,别受廉价报刊的欺骗。******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你会发现,我们是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全心全意致力于英国土地的福祉。工业也将繁荣昌盛,因为它将得到目前资助外国人的资金的支持,但不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将会出现一种公正健康的平衡,取代当今不平衡的、反社会的经济。

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和你们一样热爱这片土地。说我们
目标是暴政。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不能对英国人民施行暴政。

乡村的消亡预示着国家的消亡,因为一切生命,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源于土壤。你们本能地理解这些真理,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并非误入歧途,我们把这些真理铭刻在旗帜上。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公司经济学》（A. Raven Thomson）

一个现行经济体系的崩溃给现代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我们再也无法容忍这样一个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的时期，它却让我们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剥夺了数百万人自食其力的权利，并在争夺日益萎缩的世界市场的国际斗争中，使战争的危险日益临近。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普遍的崩溃？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在我们能够充分理解问题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考虑有组织的社会的三重性质：

- 中央政府被赋予规划和指导国家生活的权力。
- 具有各种目的和利益的众多社会团体。
- 大量具有主动性和进取精神的个人。

十九世纪的古典经济理论几乎完全关注社会中组织性最弱的第三方面，即国家或团体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在早期相对匮乏的时期，这种观点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当时个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对于开发潜在的生产力和推进技术发明至关重要。显然，如果赋予个人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个人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动性和进取心，而这正是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学家在倡导“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时所要求的。

然而，无论经济自由在解决资源匮乏问题方面有何优势，在即将迎来富足的时代，它已成为社会福利的直接威胁。我们无需谴责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社会组织的绝对经济“规律”。毫无疑问，个人主义制度在资源匮乏的时代非常必要，我们也应该感谢曼彻斯特学派解决了生产问题，但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新经济制度了。在完全的剥削自由的鼓励下，个体企业终结了资源匮乏，但却完全无法将其创造的富足分配给全体人民。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个体，或者最多是一个群体的过程；而分配则基于整个社会的需求，显然，如果没有大量自觉的社会规划，分配就无法成功。

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

个人主义如今已不再有效，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威胁，现在是时候将经济利益的焦点转向社会群体，甚至转向整个国家了。迄今为止，那些最激烈地攻击现行制度，并采用“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等集体术语的人，从未真正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超越群体考量。尽管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夸夸其谈地宣称要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但其诉求的根本基础在于夸大阶级分化和强调“阶级战争”。显然,这种阶级意识的学说属于社会群体的范畴,未能提升人们对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的认识。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强调国际主义,并否认爱国主义,这证实了他无法理解社会组织的全部含义,而社会组织应该超越阶级考量,实现国家目标。当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声称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最终的“归谬法”就达到了,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群体将永久且自觉地掌控国家生活。

事实上,在物质充裕的时代,阶级斗争简直荒谬至极。当人人都富足时,阶级斗争还有什么意义呢?阶级斗争不过是匮乏时代的可怕遗迹,它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我们现行经济体系的低效。只要解决了分配问题,阶级斗争就结束了。无论如何,社会分裂成互相争斗的阶级,很大程度上是卡尔·马克思人为发明的,因为随着现代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区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卡尔·马克思没有想到大型股份公司会将所有权分散到大量通常在工业中谋生的人手中;他也没有预见到现代工业的发展会在雇主和工人之间插入大量的组织者和工程师、专家和技术人员。

然而,即使我们接受社会分为雇主和工人的划分,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诚然,雇主和工人都认为自己是利益冲突的敌对势力,但这源于双方未能理解集体组织对双方的益处。就每一家企业而言,雇主和工人的利益显然是对立的,如果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雇主将无利可图;而如果雇主能够压低工资,他将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雇主和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来使自己受益。实际上,在像现在这样的物质富足时代,工人和雇主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显然,现代工业需要的是庞大且不断扩张的市场。近年来,在虚幻的国际贸易中寻找这些市场的尝试惨遭失败,结果就是现在的工业家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市场。

然而,显然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率,因此,雇主实际上希望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以便他们能够购买现代工业的产品。

社会主义工人肯定不会将他们对阶级战争的信念延伸到拒绝提高工资的地步,因为这将使雇主受益!

企业理念

由此可见,现行经济体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也同样错误,因为它抬高了社会群体,却牺牲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法西斯主义转向了第三种选择,坚持将社会视为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法人国家,由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中央政府控制和规划。******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人和群体之上,以维护整体的普遍福祉,并推进国家目标。这是国家作为更高层次有机体的整体概念,但本质上类似于人体,其器官和功能服务于集体目标。

它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组织的基本基础,该政权根据著名的《劳工宪章》的规则,按照共同利益的原则规范意大利雇主和工人的关系。

这种基于全新经济目的理念的体系,需要一门同样新颖的经济调整科学来适应社会需求。我相信,这门新的经济科学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商业中心的国家得以实践。不容忽视的是,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率先采用法西斯政治宪法的国家,在发展其政权的经济方面都遭遇了最大的困难,尽管它们在应对世界经济衰退的压力方面都比民主国家表现得更好。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民主和自由主义原则首先传入法国和欧洲大陆,但自由主义的经济含义却是在英国由曼彻斯特的个人主义者学派所阐释的。由于正是英国将这种危险的、几乎是灾难性的经济理论带给了世界,因此,英国显然有责任将法西斯主义的新原则应用于经济领域,并建立未来的商业结构,以取代声名狼藉的自由贸易残余。

企业原则

为这样一门科学奠定基础并非本讨论的范畴,但企业经济学的某些原理与当今的个人主义截然相反,显而易见。我们将不再以个人私利为旧学派核心基础的“经济人”,而是以个人为之奉献爱国服务的“经济共同体”。我们将不再以阶级为单位联合起来维护共同“利益”,而是以职业群体为单位联合起来,为整个社会提供职能服务。我们将不再以个人为生、人人为敌、落后者自取灭亡的竞争,而是以个人为共同利益的合作。

这些原则该如何付诸实践?首先无疑要通过行使权力。在当前混乱的经济形势下,必须引入纪律和控制。

现行制度的种种恐怖,不仅助长了阶级斗争的烈火,也为社会主义煽动者攻击“资本主义”提供了借口,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权势人物滥用经济权力。这些权势人物积累了足够的财产或资本,对商业事务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任何个人都不得利用其财产,以此为手段,为自身谋取利益。“权力”是政府的垄断。

我们对那些要求废除私人资本、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给出了完整的答案。诚然,私人资本家过去曾滥用对资本的控制权来谋取私利,但这并不能成为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而应该控制其使用,以防止反社会行为。事实上,社会主义者不过是一个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嫉妒资本家的财富和权力。这意味着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即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喜欢用自己的财产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除了全面没收之外,资本主义剥削别无选择,而这只会让好资本家被坏资本家压倒。法西斯主义承认资本和金钱赋予个人权力,而这些权力过去都被他们滥用,因此要求选民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行动手段来对付国家中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如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所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利用国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法西斯主义下,国家利用资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政府无论多么强大高效,试图对全国的经济事务进行详细规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将否定所有群体组织,而群体组织是健康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会加剧并延续当前官僚主义的威胁,而官僚主义正在迅速将这个国家社会化。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党都在竞相提升白厅的权力和影响力,而白厅正迅速成为首席大法官休厄特所预言的“新专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这种官僚控制权的很大一部分将再次按照新的职能组织方式下放给控制国家主要产业和产业集团的公司。农业、渔业、运输、采矿和医药公司将取代白厅的各部委,其工作人员将由在其行业和职业中不断晋升的人员组成,他们比任何常任政府官员都更适合管理白厅。这些新的行业自治机构将取代地方自治机构,后者在现代通讯的迅猛发展和公共事业规划的日益广泛下,正迅速过时。由此,团体组织将从过去较为僵化的结构基础转变为未来更为灵活的功能基础。

各公司将被赋予高度自治权,以解决其所辖行业的所有内部事务,雇主、工人和消费者都将在公司理事会中拥有代表。雇主将通过其雇主联合会代表,工人将通过其工会代表,而政府将任命消费者代表,以维护公众利益以及其他对产品特别感兴趣的公司的利益。公司将被要求制定行业内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标准,以及雇主与消费者之间的价格和竞争条件。所有达成的协议均对整个行业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违反公司章程的雇主或工人都将被视为犯罪,并可能被送上法庭。实际上,雇主联合会和工会将被要求维护其成员的纪律,这些成员将构成相关行业的100%。有了如此完善的仲裁手段,罢工和停工当然会被禁止,但雇主、工人或消费者可以向公司部长提出申诉,该部长将与所有工业公司的代表一起开会,要求做出符合一般工业惯例和国家福祉的公正裁决。显而易见,通过将权力和自治权下放给公司,中央立法机构将摆脱大量目前妨碍议会工作的繁琐立法。

使用公司组织

到目前为止,新经济学似乎是一个有趣的新概念,但其实用性值得怀疑。******电子书转换器演示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价值来弥补其相当大的复杂性。然而,这样的体系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智力练习而设计的,而是在现行体系尤为薄弱的地方拥有巨大的优势。例如,让我们以最严重的问题为例,即富足中的贫困,其根源在于保守党过去所说的“生产过剩”,但更确切的说法是“消费不足”。显然,现行体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才能得到纠正,当人们能够消费现代科学技术的巨量产品时。不幸的是,在富足时期,个人主义体系会以工资或利润的形式压低购买力,因为在库存已经过剩的市场上,激烈的商品销售竞争迫使制造商为了抢占市场而拼命降价。然而,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价格和竞争条件将受到控制,任何制造商都不得违反公司规定,强迫工人劳累,以抢占竞争对手的先机。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抑制购买力的下降,而且可以通过整个工业领域的协同行动,永久提高整个工资体系。显然,这种行动完全合理,近年来也得到了一些公众人物的倡导,但不幸的是,在现行的个人主义制度下,这种行动无法实现。因为如果任何一个雇主愚蠢到为了国家复兴而试图提高工人的工资,他很快就会发现许多不爱国的竞争对手会削减工资,把他挤出市场。只有在有组织的法西斯政权的纪律和控制下,这样的政策才能成功实施。

通过同样的方法,失业这一巨大祸害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很明显,这纯粹是我们当前国民经济完全缺乏组织的结果。

在这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必然有一定量的工作需要完成(以工时计算),也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愿意并渴望完成这项工作。

当然,可以通过调整工作时间,将工作分摊到所有工人身上,就像意大利目前正在实行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一样。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法西斯政府更倾向于寻求更有利的解决方案,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缩短工作时间,但无论如何,在有计划的公司制国家组织下,失业问题将得到彻底且永久的解决。

金融的功能

现行制度的一大缺陷,在于未能使社会各行各业认识到其服务大众的职能目的。这导致了金融领域最糟糕的结果:银行家和金融家可耻地利用金钱权力谋取私利。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国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正被高级金融独裁统治,他们对外国债券市场的丰厚回报远比对英国人民的福祉更感兴趣。法西斯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打破现有的国际金融独裁统治,代之以一个由国家授权的权威政权,以便对国内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强制执行职能性和社会性目标。

货币的功能如今常常被人们遗忘,它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事实上,我们发现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困难,******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和服务业的衰退清楚地表明,金融业未能履行其对社会的主要职责。无论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发明家多么精明能干,如果没有充足的货币和其他交换手段投入流通,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否则,工业的发明和合理化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目前,我们正遭受着非常严重的货币紧缩,这是银行为推行通货紧缩政策而实施的。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存在着某种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仍然坚持将金本位货币视为易货时代的最后遗物。

其次,金融家们意识到,限制他们所交易商品的数量,会使该商品更有价值,也使他们自身更加强大。由于这两个原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没有像应有的那样与一国的潜在产量相适应,而是被限制在中央银行金库中某种贵金属 黄金 供应量的一定比例之内。显然,这种金属的现有供应量与金融必须解决的分配问题完全无关,事实上,全世界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足以支撑现代工业巨大的生产力。然而,我们的金融大师们非但没有扩大货币和信贷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反而试图通过将产量限制在世界黄金供应量所设定的限度内来恢复金本位。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家们正在通过这些手段维持和扩大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控制,但这是以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在富足中陷入贫困为代价的。

法西斯政府将坚持要求扭转金融对工业的这种不自然的支配。必须明确指出,金融服务于工业,绝不适合它所篡夺的工业统治。不仅必须停止通过伦敦金融城的外国上市来鼓励外国生产与我国本土竞争的做法,而且必须迫使我们的金融家和银行家正视他们过去一直忽视的分配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我国贸易的未来在于国内市场的复兴,而金融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通过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来实现这一复兴的手段。

这涉及到与银行业所有最神圣的传统进行一场巨大的、革命性的决裂,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它涉及消费融资。迄今为止,银行家们的业务完全局限于商业领域的生产融资,因为分期付款业务实际上并不为消费提供融资,它只是为了立即销售而抵押未来的购买力。

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筹集资金,提高工资水平,以释放生产力。当然,在目前竞争激烈的个人主义制度下,任何此类举措都是不可能的。任何雇主如果去银行申请透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都会被斥为疯子,因为他无法保证竞争对手也会这样做,或者不会降低工资来抢占市场。比弗布鲁克勋爵经常倡导提高工资率,但他始终未能克服这一根本难题。

然而,企业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其目的正是
公司应该控制和规范工资率和劳动条件,这样,如果法西斯
如果政府采取提高工资的政策,就不会出现不爱国或外国人控制的公司退缩以利用竞争对手的问题;所有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被迫遵守同样的标准。如果雇主随后去银行申请透支以完成其计划中的部分，银行家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整个社会购买力的提升将为他与之做生意的特定公司带来订单增加和更大的繁荣。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让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投入流通，为工业生产力的提升提供资金。

显然，这种货币扩张政策必须彻底打破金本位制，而更为保守的批评者可能会因此担心货币的稳定性。

然而，法西斯主义指出，货币实际上是对商品和服务的索取，任何正常人都不会真的跑到银行去用他的纸币兑换金条：只要他能用自己的钱兑换他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他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我们国家显然拥有充足的商品和服务：事实上，仓库里堆满了货物，还有超过两百万的同胞无偿地提供服务。只要我们不发行那些没有商品和服务覆盖的纸币，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因此，法西斯主义将把货币建立在国家全部生产资源的广泛基础上，而不是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这个狭小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帝国专制

这种企业化产业政策确实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唯一合理的批评在于，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无法提供比世界市场上竞争对手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事实上，亨利·福特的例子可以驳斥这一论点。他生产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却支付着最高的工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使得他能够引入大规模生产方法，并在生活水平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市场上获得有利竞争。实际上，我们正在失去海外市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商品比竞争对手的商品更贵，而是因为这些市场被难以逾越的关税壁垒所封闭，而本土产业正借此迅速发展。无论我们的商品变得多么便宜，我们都不能指望其他国家为了购买这些商品而摧毁自己的产业，让本国人民失业。无论如何，当考虑到工资率问题时，像日本这样的东方民族在出价上绝对可以胜过我们。

出口贸易对一个国家的福祉并非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将商品运往国外供外国人消费，而不是将其留在国内以提高本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只有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巨头才能从出口过剩中获益，因为正是基于这种过剩，他们才发行巨额外债，并从中赚取丰厚的佣金。出口只有在支付必需进口商品时才真正合理，而如果排除所有我们国内能够生产的进口商品，我国的进口量就会大幅减少。大量进口制成品，而这些制成品完全可以在国内生产，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事实，仅仅因为我们的资源不足以养活全体人口，我们就没有理由忽视国内农业；在……之前，我们至少应该最大限度地生产国产农产品。******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其余时间则在国外度过。

即使我们在这个国家生产了最多种类的商品,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自给自足,这一点也是无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所需的产品很少不能在大英帝国境内找到。

法西斯主义并非狭隘的“小英格兰”政策,而是为整个帝国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帝国专制发展计划。与渥太华会议相比,各自治领将获得更大份额的不断扩张的国内市场,因为外国竞争将被完全排除在外。毫无疑问,整个帝国将非常乐意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合作,这将形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帝国,免受世界危机和世界萧条的影响,并使其能够建立前所未有的更高生活水平。

最后,我们必须想象法西斯主义的企业原则应用于国际贸易。
进口商将不再被允许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市场采购,而是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委员会,利用国家的购买力来获取出口市场。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会采取这样的政策:英国向那些从英国购买商品的国家购买商品,如果任何外国想向我们出售我们缺少的商品,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商品作为回报。随着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我们最终将建立一个普遍的、有组织的国与国之间的易货贸易体系,这是唯一可行的有计划的国际贸易手段,摆脱国际金融的阴谋和国际高利贷的束缚。

企业世界秩序

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在民族意义上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诚然,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是法西斯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但由此就断定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民族对抗并可能因经济原因引发战争,则未免轻率。相反,现行制度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在于,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争夺可能导致战争。事实上,在远东,争夺市场的战争已经爆发,欧洲列强也难以避免卷入这场斗争。实际上,企业化的经济计划体系将最大限度地降低战争风险,因为它将使战争的经济根源置于人类有意识的控制之下。问题不再是每个国家向邻国倾销最大限度的出口产品,而是完全掌控国家经济事务的权威政府齐心协力,共享和交换工业发展所需的基本原材料。由于这些原材料并不短缺,而且事实上它们的产量已被大幅削减以防止涌入市场,因此,一旦各国放弃了可以通过互相毁灭来使自己受益的荒谬想法,那么就不难找到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的友好解决方案。

未来的世界必然存在竞争,但竞争是成就上的竞争,而非竞争本身。只有遵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企业化组织模式,我们才能在一个有序的世界里实现和平与繁荣。让我们发挥自己的作用,理顺我们自己的国家事务,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詹姆斯·德雷南的《透视纳粹运动》

T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从未试图将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作为“三帝国”思想灵感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赋予其庞大的种族背景。如果说有哪个民族试图将现代政策建立在过去历史的主张之上，那或许就是罗马的统治者，但墨索里尼先生的目标似乎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罗马领土荣耀的复兴，而是最终建立一个基于法西斯主义理念的泛欧联盟。另一方面，希特勒先生则阐述了一种德国（或雅利安人）种族排他性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然而，如果正确理解这一德国理念，它与意大利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并无任何冲突，意大利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注定要构成西方复兴精神基础的信条。它也不应与激发英国法西斯主义的“大英帝国”的崇高理念相冲突，因为两者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利益冲突。相反，所有对世界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不同贡献都可以是互补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为了理解纳粹为何采用种族主义历史观　这一历史观最初由法国人戈比诺和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等非德裔作家在上个世纪提出，并被纳粹领导人改编为德国民众所接受的革命理想的基础，以及德意志帝国现行国家政策的动力　我们必须考察过去一千年间德国历史的某些状况和趋势。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了解现代德国人民的信仰基础，并理解德国的统治者可能将带领一个虔诚地坚信其信仰有效性的民族走向何方。

在公元八世纪，真正继承古罗马帝国理念的是日耳曼部落。查理曼大帝　自称“西方皇帝”　的帝国在种族上更偏向日耳曼而非法国，直到查理曼去世后，其领地不同部分的继承人分别用法语和德语方言宣誓后，法国戴高乐主义分子才与日耳曼人区分开来。直到十三世纪，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们仍然将整个意大利以及现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视为德意志帝国的省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国的疆域几乎延伸到易北河以东，而荷兰、勃艮第以及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的部分地区则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时期被纳入帝国的版图。

这个国家历史教学的弊端之一，在于我们很少能够从宏观角度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并将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从公元825年日耳曼人路易即位到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的四个世纪里　大致相当于我们历史上阿尔弗雷德大帝和亨利三世统治时期　欧洲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德国的历史。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极其狭隘的时期　当时的事件与欧洲历史的主流事件相距甚远，例如，现代挪威的个人历史与当今欧洲的历史相距甚远　德国是伟大斗争的舞台，这场斗争见证了……的诞生。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中世纪欧洲文化,其皇帝,如亨利三世、奥托大帝和腓特烈·巴巴罗萨,成为西欧的仲裁者,以及从日德兰半岛到西西里岛、从勃艮第到匈牙利的事件的主宰者。我们有必要理解这一时期对现代德国人思想的影响,才能理解他们对自身历史的非凡自豪感,以及他们对战后欧洲领土状况的挫败感和局限感。

奥托大帝　卒于公元973年,距今已有近千年　近年来已成为纳粹万神殿中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肖像在德国书店中几乎与希特勒和戈林的肖像一样频繁地出现。事实上,整个德国历史进程正是“发展停滞”现象的一个例子,而我们与当代德国民族心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表现,正是源于其必然衍生的“挫败情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广和影响力之大,正是德国人民的毁灭。这一王朝的辉煌皇帝们沉迷于查理曼泛欧帝国的梦想,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将德国人民的力量浪费在追求其意大利野心上。奥托大帝早期的政策是巩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国家。霍亨斯陶芬王朝则被哈布斯堡王朝所继承的泛欧理念所吸引。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覆灭使德国衰弱,失去了中央力量,而此时,英法正处于走向民族国家的边缘,而最终,民族国家在都铎王朝和瓦卢瓦王朝的统治下得以实现。从德国的角度来看,霍亨斯陶芬王朝政策的错误显得更加悲惨,尤其当我们回想起,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条顿骑士团正在发动德意志人跨越易北河、绕过波罗的海沿岸的伟大“向东方进军”(Drang nach Osten)时,而这一进军最终因德意志中央力量的减弱而夭折。

从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到1546年马丁·路德去世,中间几乎正好三个世纪。虽然这种划分略显武断,但为了概括起见,这种划分是可以接受的。这三个世纪见证了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性格的彻底转变。有三大历史潮流对德意志历史生活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首先,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都失去了它们在中世纪享有的经济霸权,当时它们沿着欧洲与拜占庭-撒拉逊帝国东部之间东西贸易的主要路线发展起来。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这条路线沿线所有地区的繁荣,而美洲的发现和好望角航线的开辟,则将经济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的国家　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的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其根源都在于主要贸易中心转移后必然出现的巨大经济混乱。

这一时期的第二大历史潮流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他们继承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衣钵。哈布斯堡王朝是德意志诸侯,在德意志土地上拥有广阔的私人领地,但他们在奥地利　奥斯特马克　德意志东部边境地区的地位,使得他们在利益上本质上是非德意志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政策很容易解释泛德意志主义者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尤其是纳粹,对整个“奥地利理论”抱有偏见。哈布斯堡王朝　就像早期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一样　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宣称拥有世界统治权,或者至少在实际政治上,拥有泛欧霸权。这个令人称奇的王朝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曾是意大利强国、西班牙和南美强国、斯拉夫强国、觊觎亚洲乃至非洲的强国,但它从未有意识地让纯粹的德国利益占据主导地位。

[1] 在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的四个世纪里,哈布斯堡王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阻止了土耳其人向西的军事扩张,并继承了拜占庭皇帝的统治,成为整个东南欧文明的主要推动者。但他们的作用对欧洲来说既宝贵,对德意志民族的观念却又是灾难性的。

他们对地中海的关注无限期地推迟了德国的统一进程,他们的王朝政策实际上导致了德语地区的分裂。

对德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影响是德语地区的瓜分,以及自称日耳曼人的人群整体种族特征的转变,这一过程发生在1250年至1550年之间。这一现象意义非凡,尤其考虑到正是在同一时期,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民族也纷纷出现并巩固,欧洲也开始呈现出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形态。

在查理曼大帝时代,条顿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在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德意志王国,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亦是如此。首先,英格兰、法国东部和意大利北部吸收了德意志元素。这一过程实际上早在腓特烈二世1250年去世之前就已完成。在随后的三百年里,德意志的西部边界被推向莱茵河。勃艮第和弗朗什-孔泰等地区法国化程度逐渐增强,德意志化程度逐渐减弱。荷兰则彻底成为了非德意志地区。瑞士逐渐成型,相当一部分德意志人开始认同瑞士的理念。奥地利境内重要的德意志边疆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当时的哈布斯堡帝国基本上非德意志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分离的结果在现代欧洲历史上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解释了奥地利问题。

它们解释了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围绕一个从未完全脱离德国、也从未完全成为法国的地区而产生的纷争。它们也解释了纳粹试图复兴泛德意志意识,不仅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在荷兰、丹麦、瑞士和比利时（程度较小)也同样如此。

但与此同时,德语的语言边界正向莱茵河后退,最纯正的德意志血统的人群也逐渐转变为瑞士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德语和德意志文化也迅速向东方传播,东北欧原始的非德意志族群也开始学习将自己视为德意志人。德意志向东的殖民化是条顿骑士团的功劳,他们征服并劝服了易北河以东以及后来奥得河以南的斯拉夫和芬兰部落,以及致力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贸易中心的德意志汉萨同盟城镇。最终,德意志在这方面的进展受到了波兰军事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竞争以及后来俄罗斯在新世纪初崛起为大国的阻碍。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十八世纪。但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这一运动是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推向尾声时，当时德意志的中央力量薄弱，甚至在很多时候都不存在。汉萨同盟城镇和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的作用与意大利共和国和地中海的拉丁骑士团非常相似，后者在意大利中央力量不存在的时代，成功地在东方维持了侵略性的意大利政策。

中世纪“向东方前进”运动的半衰期，揭示了“挫败情结”的第二个要素，而这种情结正是现代德国人对其国家历史解读的根源。纳粹 尤其是戈林将军和罗森堡先生所属的所谓“普鲁士学派” 始终指望着德国再次渗透并殖民波罗的海地区，以此作为对德国野心在西方受阻的补偿。

中世纪“向东方进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普鲁士国家的建立。普鲁士的原住民主要来自斯拉夫人和芬兰人 北欧最原始的族群 与从德意志文化古老发源地向东迁移的尚武而贫困的族群混杂在一起。在中世纪长达两个世纪、最为血腥的战争之后，普鲁士人作为一个民族被彻底摧毁。

德国宗教改革 占据了十六、十七世纪的大部分历史 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受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对抗泛德意志 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罗马天主教观念 的一场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运动。宗教改革最终导致了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德国近一个世纪，并严重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中土耳其势力的复苏，正是哈布斯堡王朝衰弱的结果之一，而三十年战争很可能使土耳其在东南欧的统治延长了两个多世纪。

法国君主制的崛起对任何形式的德国统一的巩固都构成了严重而持久的威胁。弗朗索瓦一世与土耳其人联手对抗哈布斯堡王朝，而瓦卢瓦王朝则率先在东方为波兰筑起一道壁垒，以对抗德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黎塞留才是三十年战争中真正动用德国棋子的真正力量。他的政策导致德国在一个世纪里受波旁王朝的摆布，直到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崛起，为德国政坛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随着腓特烈大帝的出现，我们进入了德国历史的现代阶段 霍亨索伦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信奉新教、半德意志的普鲁士渴望成为德意志国家，而德意志奥地利则渴望成为非德意志国家，并且 在王朝的范围内 泛欧洲国家。这场斗争是上次战争的主要（尽管是间接的）原因之一。宗教改革运动局限于德意志的某些范围内，是一场泛德意志运动，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对15世纪贸易路线转移导致德国陷入经济落后状态的一种反抗。华伦斯坦，无疑是他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德国人，他对泛德意志统一有着广泛而模糊的构想，他因与北德诸侯勾结，损害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丧命。腓特烈大帝对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霸权构成了严峻挑战，并利用法国在革命前夕的虚弱，打破了波兰在东方对普鲁士的防御。拿破仑战争只不过是这场竞争中一段令人不快的插曲。******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两大日耳曼强国之间。其结果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地位,因为它们削弱了德意志独立的诸侯国,并使普鲁士在19世纪上半叶得以强迫其他小国加入关税同盟。腓特烈大帝征服了西里西亚。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的继任者被迫参与大陆封锁,这奠定了德国制造业的基础,这些制造业的建立是为了填补英国商品被排除在外所留下的空白。关税同盟将普鲁士与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联合起来,现代化的北德意志与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残余的奥地利帝国对抗。

1866年,奥地利被驱逐出德意志邦联,不再是德意志强国。大约在同一时间,奥地利被驱逐出意大利 直到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才真正主宰了意大利 如今,奥地利也不再是意大利强国。然而,由此可见哈布斯堡王朝惊人的政治灵活性。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迅速沦为斯拉夫强国,统治着少数居住在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德意志臣民。如果弗朗索瓦一世·约瑟夫早些去世,弗朗索瓦一世·斐迪南活得更久,奥地利或许还能以马扎尔-斯拉夫邦联的形式存在。但正如他告诉爱德华国王的那样,这位老皇帝“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位德意志王子”。

战前二十年间,奥地利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泛德意志运动,由广受爱戴的维也纳市长卡尔·洛伊格领导。该运动的真正目标是哈布斯堡帝国及其君主制的终结,以及帝国中德意志部分在大德意志的统一。如果泛德意志方案或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的“联邦”(斯拉夫主义)方案得以实现,欧洲历史或许会受到截然不同的推动。但事实上,霍亨索伦家族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角色。后者实际上已被推上藩属国的地位,而随着三国同盟政策的发展,霍亨索伦家族只不过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泛欧政策注入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

阿道夫·希特勒在战前维也纳泛德主义宣传的氛围中成长,战后在其著作中,他强烈谴责霍亨索伦王朝推行的反德、纯粹王朝主义和资本主义垄断主义政策。他还反对霍亨索伦王朝发起的殖民扩张政策,而像胡根堡和沙赫特这样的老一辈民族主义政治家至今仍坚持这一政策。因此,有必要牢记主导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两种重要倾向。首先,纳粹政策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它是对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灾难性的泛欧政策的回应。秉承俾斯麦“整个东方问题比不上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骨头”的精神,纳粹拒绝任何将非德意志领土纳入德国统治的野心。另一方面,当它强调将所有德语人口居住的地区纳入“第三帝国”结构时,它对欧洲既定的国家体系提出了挑战。

表面上看,纳粹理想主义者的泛德性复兴似乎与欧洲的持续和平格格不入。但希特勒先生的根本意图似乎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不仅必须被视为列强中的平等国家,而且这些列强还必须允许德国合法扩张,并在必要时为其找到扩张的途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德国雄心勃勃的领土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不道德之处。过去十五年,我们发现自己一直在容忍法国民主国家排他且顽固不化的大陆政策,而国际联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扶持东欧新斯拉夫群体的发展。必须牢记,欧洲边界一直以来都极其不稳定,在当今欧洲历史的背景下,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可以将其视为具有永久性。

在东欧,斯拉夫民族 波兰、捷克斯拉夫人以及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巴尔干斯拉夫人 必须被视为欧洲历史上一个相当永恒的元素。波兰和波西米亚实际上都是比普鲁士更古老的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直到18世纪初才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它是两位伟大统治者 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的杰作。上次战争摧毁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功业,俄罗斯边境被推回到普里佩特沼泽之后。布尔什维克极大地破坏了前俄罗斯帝国的文化和民族基础。稳定的制度和思想被摧毁,组成苏联的众多民族正以人们普遍未曾意识到的速度走向分裂。俄罗斯正在成为一片政治上的无人区 这一事实似乎得到了远东日本人的赞赏。

在这方面,最近的德波条约意义重大,表明波罗的海政治可能出现全新的走向。德国和波兰都需要所谓的“农民扩张”空间。希特勒先生以及达雷和罗森堡等纳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强调,纳粹德国的目标是空旷的领土,让德国农民可以耕种土地,让德国社区可以作为德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立自己的生活。这与霍亨索伦王朝以及沙赫特和胡根堡等现代保守民族主义者的“殖民帝国主义”截然不同。如今,一场对波兰的成功战争并不能解决德国“农民扩张”的问题,因为波兰本身人口稠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但这两个国家在东方都有野心,但在17-18世纪,瑞典的干涉和罗曼诺夫帝国的崛起抑制了这些野心。当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占领波罗的海省份,以及波兰人在 1920 年占领乌克兰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些野心的可能性。

渴望脱离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柏林和华沙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构建德波在“远东”欧洲的共同政策基础。任何战争前景自然令人不安,但显而易见的是,让西欧未来战争不可避免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不仅忽视德国的愿望,也忽视德国的需求。而将德国的精力释放到东方,似乎远比在莱茵河沿岸和奥地利“堵截”要好得多 后者是唯一的最终选择。

纳粹德国对英国的敌视情绪少之又少,官方宣传也似乎没有任何针对英国的倾向,尽管自纳粹掌权以来,德国部分媒体以及某些政治团体 都采取了极具挑衅性的态度。当然,德国国内也存在着一场要求归还非洲殖民地的鼓动运动,但这场鼓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如今已不重要的保守民族主义圈子。关于这些殖民地对我们或对德国人的价值,人们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希特勒先生本人却公开表示,他鄙视那些鼓动民族主义团体的“殖民帝国主义”。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毫无疑问,基于“出口资本主义”的政策　正是这种政策要求殖民地　与“专制国家”的经济理论相悖,可以肯定地说,纳粹至少在现阶段　并不想重新进入非洲战场。他们宣传的全部重点在于恢复农民生活作为专制国家的基础,以及需要更多地理上毗邻德国的土地,以便德国农民社群能够在那里扩展,发展纳粹认为是一切事物起源和终结的德国式集体生活。如果这样的政策使他们与非英国利益的势力和利益发生冲突,那么英国几乎无权发起讨伐,以维护自己免受人类历史上最腐败的暴政的侵害。

[1] 可能除了约瑟夫二世皇帝的短暂统治时期。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约翰·贝克特的《社会民主的衰落》

一个对上次大选以来补选结果的分析表明,工党的平均民调支持率比 1929 年提高了近 15%。1929 年,工党获得了 289 个席位,加上 5 名独立议员的支持,游说力量达到 294。如果再赢得 13 场胜利,工党就能获得权力。根据 1929 年的数据,民调支持率的增幅与补选增幅相同,就足以让工党在议会中获得明显的多数席位。由于在第一次选举中没有出现任何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局面,因此可以断定,没有其他因素可以避免这种事态发展。钟摆将正常摆动,议会的两派将像中场休息时的足球队一样互换阵型。

没有什么比研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媒体对工党控制议会后可能走向的各种观点更有趣,即使这并非悲剧。他们的观点五花八门,从斯塔福德爵士掌舵的英国走向全红路线的愿景,到格林伍德先生和道尔顿博士的温柔安慰,后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英国除了繁荣之外一成不变的景象,前排议员们由一群“绅士风度”超人组成,他们稳步增加梅菲尔区的租金收入,同时将贫民窟从我们国家美丽的面貌上抹去。

悲剧重重、红色废墟和良性效益接踵而至,这些预言接踵而至。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位预言家费心去仔细考察工党赖以生存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或原则的缺失)在每个尝试过的国家的命运。本研究结合对工党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其领导人性格和履历的客观考察,必然得出一些不那么戏剧性却比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任何结论都更加令人恐惧的结论。

我的目的是要指出,工党政府既不意味着革命,也不意味着进化。它意味着由一些毫无骨气、毫无指导原则的无足轻重之人组成的政府;意味着在油嘴滑舌、虚伪不实的混乱中漫无目的地漂泊;意味着在紧张不安、缺乏经验的部长们加剧的经济不安全和金融恐慌中,发出含糊不清的恐慌。

工党若不给弱势群体带来好处,就可能对强势群体发出咆哮和惊吓。其结果并非是可以轻易应对的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国家活力的消耗,以及衰败速度的加速,以至于无法阻止。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在工党自己为1933年所作的官方辩护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我们或许效率低下,但我们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面对现代机械和科学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带来的经济条件的变化,自1918年以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三种基本思想一直在文明世界的思想中争夺霸权。

乍一看,社会民主主义最有吸引力。共产主义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动乱与牺牲,以取得极具争议的结果。法西斯主义强烈呼吁人类更高尚、自我牺牲的一面。普通人懒惰且自我放纵。他们不愿工作,不愿接受纪律;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思考,不愿为种族利益做出牺牲。社会民主党承诺不需痛苦便可获得快乐,不需努力便可实现理想主义,不需计划便可获得繁荣与正义。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大众麻醉剂了,难怪在俄罗斯、意大利和德国,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纷纷转向社会民主党寻求救赎。

篇幅所限,无法对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国家的失败进行详尽的引述和分析。它不仅未能像承诺的那样实现从掠夺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型,而且也未能对强盗 至少在德国 形成了一个迅速而牢固的联盟 提供丝毫制约。在这三个国家,工人们的境况远比社会民主党掌权之前糟糕得多,而这三个国家的教训足以让他们抛弃这种民主形式,努力在国家领导下恢复自己的威望和效率。欠发达的俄罗斯采取了一种如今正在迅速消亡的共产主义形式,而文明程度更高的意大利和德国则转向法西斯主义寻求救赎。

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就足以表明
这三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任何一个试行其政策的国家都必然会发生。

社会民主党是煽动性政治的合理化者,而他的政党却总是被党团会议所控制,其高层职位上坐满了除了轻率言论的力量之外一无是处的人。它的最高职位只对煽动家开放。正如它的原则模糊而其对手的原则明确一样,它的领导人缺乏共产党员的狂热或法西斯分子的严厉。通过投票获得权力 不是做事的权力,而是就任的权力。向富人和穷人承诺你将成为他们的朋友。摧毁贫民窟,与贫民窟的主人共进晚餐。增加工资,但给不称职的雇主头衔。

将银行国有化,但要服从银行家。用欢迎之吻击败国际资本。
削减军备,同时干涉其他国家事务。这些口号对工党候选人来说比较合适。毫不奇怪,在一个残酷的现实世界里,这种机会主义、理想主义和纯粹性格弱点的混合体,一旦被赋予责任,就会崩溃。

考察工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倾向在实践中得到了多么精准的体现;考虑到上述欧洲大陆国家更为严重的衰败阶段,没有什么比将它们的近代史与我们自身的经历进行比较更令人震惊的了。社会和经济困境已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国家结构变革的必要性。人们尝试了看似轻松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和腐败;不得不诉诸被错误地称为独裁的领导。

对我们工党的研究,显示出与前面提到的社会民主党派完全相同的倾向。工党最乐观的支持者真的能坚持认为,党的整个信念和政策中只有两个始终如一的基调吗?即使我们没有他们之前执政时期的记录来证明这一点,他们领导人的演讲和《每日先驱报》的专栏文章也充斥着各种可能的矛盾之处。社会主义联盟和最稳重的工会领袖都渴望赢得选举,但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矛盾之处。******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一旦赢得胜利,他们的政府计划就只有一个统一点。参加任何有不止一位发言人的工党会议,如果演讲者们超越了浮夸的抱负,转向实际的政策,最显著的分歧就会立即显现出来。

1922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工党重新当选。即使在1906年那届“零散议会”中,威斯敏斯特也从未出现过如此奇特的怪事。斯坎伦在《工党衰亡史》一书中对这些怪事的描述再贴切不过了:

“然而,政治就像逆境一样,会造就奇怪的伙伴,但可以肯定地说,最糟糕的逆境从来没有成功地将如此奇怪、不同类型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像 1922 年议会中挤在工党的床上一样,每个心怀不满的人都加入了工党,因为他们相信工党的存在只是为了纠正个人的错误;当任何富人加入工党时,他或她都会立刻觉得自己应该被选入议会,这样他们的不满才能得到妥善处理……还记得工党全国组织者埃 。。。格顿·韦克先生吗?他的工作是安排候选人,他说工党最大的痛苦是过多心怀不满的将军。

我

总而言之,一些古怪的家伙混进了工党……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想法:有些人关注疲惫不堪的马匹,有些人关注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前提是这些少数群体离得太远。有些将军在战争中被忽视,希望彻底改变晋升制度。其他人(不是将军)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确保安息日被遵守为圣日;有些人可以平静地看待失业者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但如果工党提议在名单上增加一个工人俱乐部,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将其解散。还有些人相信,每天集体聚会向上帝祈祷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还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明确的看法。

1906年,当一些工党议员向世人透露他们希望用一生的议会生涯去解决的重大问题时,萧伯纳先生却向世人道歉,因为他从未与他们有任何瓜葛。至于他在1922年说了什么,却没有任何记录。

不到一年之后,这个杂牌议会就成为了该国的正式政府。
任职几个月后,他被国家立即解职。
鲍德温让国民做好了应对任何替代方案的心理准备,1929 年,工党政府仅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多数席位,并且在议会中几乎始终拥有实际的多数席位,在不安和耻辱中统治了两年半,直到 1931 年的危机导致其在选举中暂时失势。

在俄国,克伦斯基直到逃亡前都劝告民众谨慎行事,因为当时的民众愤怒失望,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寻求领导,而他却从未有勇气展现这种领导力。在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占领了工厂,却没有管理工厂的计划,只能乖乖听命于法西斯分子,任其驱逐和毁灭。法西斯分子给予意大利人计划而非演讲,行动而非阴谋。在德国,社会党在1919年掌握了全部权力,却惊恐地向容克地主求助;十二年来,他们一直畏缩于魏玛共和国宪法之下;1933年,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抗议,就为希特勒和纪律严明的“冲锋队”领导层让路。

毫不奇怪,我们发现一位英国前社会主义议员写道,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依赖于永不掌权。这篇文章开篇就警告说,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如果补选数据有任何意义的话,工党必须在下次选举中再次获得职位。
读者或许会问,鉴于上述事实,数百万选民怎么可能再次投票给工党呢?答案就在于工党每个政纲给出的似是而非的借口:“我们从未获得过多数。”

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选民似乎真心相信,如果1929年再选出20名工会领袖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党政府就能成功兑现其在竞选期间许下的种种乌托邦式承诺。至于缺乏多数票,如何向工人们解释,下议院为何会提出并强行通过诸如《异常法》和《煤矿法》等明显反工人阶级的法案 这些法案往往不顾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反对 我不敢妄加理解。如何能从鼓吹阶级仇恨、号召群众粉碎资本主义,就因为下议院议员人数只有294人而不是307人,就变成了猖獗的势利和对伦敦金融城的卑躬屈膝,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谜。

无论工党还有什么问题,它在解决棘手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它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解释让位于谴责;揭露变成了谴责;在选民眼中,未能兑现过去的承诺似乎被对未来的格外慷慨的承诺所掩盖。

工党无法执政的主要证据,并非在于其过去令人鄙视的失败,而在于其领导层的心理和基层党员的轻信。英国人对那些普遍认为靠努力爬上高位的人一向表现出的异常宽容,或许正是这种奇怪的态度,让那些掌握真相的人对工党领导人那些虚伪的、标榜其非同寻常的正义标准的主张置之不理。

麦克唐纳先生如今作为国民政府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与他担任备受尊敬和爱戴的工党政府领导人时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他的政策更为成功,因为他身边都是能干的人,而不是效率低下的人。然而,我们看到,那些在1931年之前以追随他为荣的工党领导人,如今却在辱骂和谴责他,因为他使用的方法与他过去使用时谴责其他人反对的方法一模一样。他的诚信标准如此之低,以至于过去和现在的工党议员们,过去总是在他家门口徘徊,希望有机会开门说声“早上好”,现在却把过去的所有罪行都归咎于麦克唐纳、托马斯和斯诺登。他们上口声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党派,下口却说,一个议会团体中近300人的三个人对他们现在谴责的邪恶行为负有责任。

这种不诚实宣传的一个普遍例子,可以在工党纲领中看到:他们是唯一公布资产负债表的政党,并谴责老牌政党通过出卖荣誉和隐瞒秘密收入来源进行腐败。许多党员无疑相信了这些说法。另一方面,许多人肯定意识到,多年来,工党领导人一直收到大笔私人捐款,并随意使用 这些捐款从未在任何发布的声明中得到说明。工党一直谴责虚张声势的头衔,但对其执政期间的荣誉名单进行审查,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编制这些名单的传统方式有任何改变。******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工党领导层的大部分人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有意识地虚伪的,普通党员如此容易受骗,以至于很难不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现在的领导地位。

民主的终结将何在?从研究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入手,我们对英国工党的考察必然会让我们相信,正如工党展现出欧洲大陆运动的所有特征一样,其发展也必然会沿着同样的路线发展。这或许并非一个令人振奋的想法。除非国家在短时间内恢复理智,并找到一个有力且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否则深陷财政困境的保守党的负面效应注定会让工党在威斯敏斯特获得多数席位。保守党注定会让工党政府执政至少十二个月。选民不会意识到工党在当时有多么糟糕,也不会忘记保守党在当时有多么糟糕。

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立即提出这一替代方案,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国家的悲剧历史不应在这里重演。当非建设性的反动派和胆怯的社会主义将他们逼到灾难边缘时,他们才将建设性的规划和权威的领导视为最后的手段。

一个承诺改善群众状况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会发现财源滚滚。用多余的钱就能弄到几百万来收买工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们对工党政府的彻底失败深感愤慨,并被其不计后果的宣传所激怒,最终将转向暴乱和共产主义,以此作为出路。投资阶级被那些为上台而发表的狂妄言论所吓倒,将会收敛他们的势力,给我们的经济状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民主党将面临其历史性难题:如何在不攻击对手的情况下满足其支持者。社会主义信条中没有解决方案。不到三年,我们将面临一场真正的危机,这场危机将使1931年的危机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目前所熟知的民主,能否相信它能在这场持续滑向灾难的浪潮中幸存下来?法西斯主义必须努力让民众现在就接受它的计划,而不是等到灾难降临。

工党无法执政,如果公司国家被拖延到社会民主党收获混乱的果实,那么国家的救赎仍然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是否已经准备好,黑衫军运动是否已经巩固。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作者：

JFC Fuller 少将

法西斯主义者对战争的看法是常识性的，因为法西斯主义者是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用言辞和诅咒来敷衍战争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而那些成功避免使用诅咒的人却常常这么做，因为情绪化是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他愿意像医生检查病人一样审视问题，但他拒绝被“荣耀”或“恐怖”所左右。

如果问题可以解决，那就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即寻求真理，维护
保持公正的心态，有序地开展工作。歇斯底里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法西斯分子从历史和心理角度研究了战争，得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是必要的，在其他情况下则不然。因此，他认为环境是首要因素，正是环境引发了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并非疾病，而是病态和平的顶峰。问题不在于细菌，而在于细菌引起的发烧。如果没有这种发烧，病人很容易死于内毒，但如果体温超过一定程度，他肯定会虚脱；无论如何，他的病愈后，身体很可能已经衰弱。我们不应该责怪发烧本身，而应该责怪它的成因。因此，法西斯分子说：“我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消除其根源之前，我将储备大量的手术器械和药品，以及我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因为我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信仰疗法和其他江湖郎中。因此，我不会与那些相信咒语、符咒和契约的和平主义巫术有任何瓜葛。” 正因如此，他拒绝被裁军之类的花招所转移，放弃寻求真相的决心，因为武器本身不可能引发战争，就像镊子和手术刀本身不可能引发疾病一样。

“因此，”法西斯分子说道，“让我们审视和平，因为在和平的不满中，战争的根源将会被发现，而在这些根源被消除之前，我不会扔掉我的手术器械。事实上，和平倡导者越是歇斯底里，我就越确信战争将会卷土重来，因此，我会确保我的器械和药物都是最好的。”

然后，法西斯分子转向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下一场战争将在这个时代爆发。经过公正的研究，他得出结论：当今战争的两大根源是：人口过剩和财政经济混乱。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军事行动 征服、恐吓和建立坚不可摧的边界的必要性。

他是这样看待这两个主要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的：无论这多么令人痛心和恼火，饥饿的人宁愿通过偷窃食物来违法，也不愿饿死，这是事实。在每个文明和不文明的国家，人们都承认人有权捍卫自己的生命；那么，既然他可以通过偷窃来保住性命，为什么还要饿死自己呢？因此，当一个国家人口过剩时，它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在内战中自取灭亡，要么占领邻国，而如果邻国无人居住，那就意味着战争。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沉迷于条约的和平主义者。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日本人口过剩,国际联盟反对日本扩张是愚蠢的。更明智的做法是每年向日本运送几千吨避孕药。

印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管有没有白皮书,如果印度人口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除非人口扩张成为可能,否则本世纪末之前印度必将崩溃。1921年,印度人口为3.2亿,1931年为3.5亿。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01年,印度人口将达到7亿左右。除非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忙起来,或者每棵玉米都长出两个穗,否则一场大灾变将不可避免。这是任何笔墨或虔诚的言辞都无法抹去的事实;因此,法西斯分子以事实为依据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谈到两大原因中的第二个,法西斯主义者立刻面临着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挑战。许多人认为,这种主义潜藏着罢工的魔鬼。法西斯主义者从未被其字眼或名称所迷惑,仔细研究后发现,其真正含义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私下传播这种说法是异端邪说 是无政府主义的贸易: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欺骗、贿赂、争夺,最终被魔鬼挡在身后。在这场不流血的割据战争中,市场和外债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将简要地逐一分析它们。

由于当今所有国家的产量都超过了现有金融体系下的购买力,世界产量超过了世界需求。因此,市场不仅成为商品倾销的场所,也成为冲突的根源和不满情绪的倾销地。显然,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卖出超过其购买力的商品,私人利益牵涉到各自的政府,而各国政府则互相炫耀以恐吓对方 他们的炫耀就是每日媒体的侮辱。贪婪滋生嫉妒,嫉妒滋生激情和仇恨,然后某些事件爆发,引爆了压抑的情绪,战争就此爆发。在争夺原材料的斗争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一个更为强大的原因是各大央行之间争夺金融控制权的斗争。如果无法用货物支付货款,债务人就被迫接受贷款,并立即陷入金融奴役。正如一位作家在谈到国际金融家时所说:“他们引发战争的程度,比现代世界混乱中任何其他力量都更甚。”一旦落入他们的掌控,只有两种方式可以摆脱困境:拒绝还款或反抗。由于前者意味着破产和不兑现,因此通常会诉诸后者。

因此,由于大众民主固有的贪婪和情绪化,武器不再被视为外科手术器械,而是被视为束缚国内和国外不满情绪的紧身衣。它们压制国内革命,恐吓敌对邻国,其目的并非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贪婪。再者,从关税壁垒到筑垒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现有边境薄弱,就完全有动力去寻求另一个更坚固的边境。过去,人们寻求坚固的防御边境是为了确保国家生存,而现在,人们寻求坚固的防御边境是为了确保国际高利贷。

1933年7月11日,张伯伦先生在下议院表示:“我们自己仍然坚持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那就是当今世界所遭受的主要麻烦源于国际因素,只有通过国际行动和协议才能解决。” 关于这些麻烦的根源,他的说法没错,但正如撒旦特别讨厌驱逐撒旦一样,法西斯分子对于如何治愈撒旦也心存疑虑。正因如此,他不相信那些被国际联盟成员国或其支持者反复谈论、反复推敲的裁军条约、和平协定和国际警察部队。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国际联盟并不代表和平,它代表的是现状:它代表的是神话,是惰性,而不是现实的改变。世界在发展,我们也必须随之发展;停滞不前必然腐烂,而腐烂会引发战争,因为它会腐蚀文明。例如,考察一下奥地利的问题,它目前是欧洲腐烂的中心:1918-1919年,一个庞大的帝国沦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小国;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百万富翁的地位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还要支付他在维也纳的房子 百万富翁的房租。1931年,德国提议建立关税同盟,而法国感到自己即将被摧毁,于是立即决定用国际联盟理事会这个永不失效的毁灭性武器来摧毁这个联盟。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被提交给常设国际法院裁决,并被摆上政治的审判台,其中牵涉到萨尔瓦多、古巴、哥伦比亚和中国等国 当时正处于公开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古巴或萨尔瓦多投了反对票,联盟就会成为既定事实;但由于双方都没有投反对票,联盟就被否决了。

这究竟是理智还是疯狂?这难道是整合世界、建立永久和平的途径吗?
如果国联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能的国家,她是欧洲的穷人,如果不允许她加入联盟,我们必须保留她,每年向她提供数百万英镑的救济金”,那么这将是理智和更诚实的。即便如此,国联又有什么权利认为奥地利人 一个骄傲的民族 想住在救济院里呢?他们想要的只是自决,他们仍然想要,但却无法得到,因为他们被迫生活在腐败的专制统治下,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之下。

事实上,奥地利被强加了一支秘密的国际警察部队 金钱的国际力量 阻碍了其实现其应有的命运,而这支力量无需购买外国雇佣兵,因为它总是可以雇佣本土雇佣兵。国际联盟、新英联邦运动和腐朽的资本主义试图将这种力量强加于世界,这种非民族化的残酷行径,其唯一动机就是金钱。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迟早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革命,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吗?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明目张胆的政治欺诈,法西斯分子最反对的,却是在虔诚的陈词滥调和歇斯底里的虚伪的烟雾掩护下,对人类一切阳刚之气和精神品质发起的阴险的道德攻击。荣誉、美德以及对任何比生存更高尚事物的信仰,都应受到国际法律的管控。但是,和平,或者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难道就是生命的终结吗?世上难道还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吗?人难道仅仅是动物吗?法西斯分子与詹姆斯·马蒂诺一样,认为:

当生命被看得比正义和公正更神圣,当血腥的场面比残暴的暴政和得意洋洋的虚伪更令人毛骨悚然时,对生命的崇敬就上升到了一种不道德的偶像崇拜……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宣称他们视生命高于正义更软弱、更自取灭亡的了。如果有一天,各国都乐于将所有争端,无论其起因如何,都提交法庭裁决,那么世界或许并没有变得更美好,反而使人类变得更加卑鄙下流,因为在他们看来,再没有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了。

生存,是自然的本能;但正义地生活 即遵循我们最深切的信念 无疑是所有道德和宗教的基石。一个相信自己正在反映上帝旨意的人,怎能将自己的信仰提交给治安法庭接受审判呢?因此,“危险地生活”似乎比……更高尚、更正义的人生格言。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安全第一”,当它应用到人的心中时,除了培育出一群失去精神的太监之外,没有其他结果。

因此,在法西斯主义哲学中,生命被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个人终有一死,但国家,不仅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国家,而且是其历史上高尚、充满灵感和感召力的事物,用两个词来概括 民族精神,却是不朽的,而且伟大得多。每个人都必须为此而活,不仅是为了维持它,更是为了用自己的生命、思想和行动来维护它。这是一场为实现目标而奋斗,而不仅仅是在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原地踏步。如果说在这种精神中,还残留着野猪的某种活力,那么感谢上帝,它还没有丝毫农家猪的惰性。

正因为这种活力,这种内在的阳刚之气,法西斯主义主张和平,但它并不惧怕战争,因为它所惧怕的只是毫无生气的生命。因此,关于和平与战争,法西斯主义的信条如下:

战争的合法目的是更加完美的和平;因为战争是一种手术器械。

和平的合法目标是使人更加完美;因为和平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

而人类的合法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因为人是神圣的工具。

他如何将这一信条转化为行动?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重生。这
我现在要探究的问题。

纷争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类: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前者滋养后者,后者又滋养前者。现在我将依次分析它们。

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是:国际不满不过是无数国家不满的总和。如果把世界比作一栋房子,那么,由于砖瓦腐朽,地基不断下沉,墙壁不断坍塌。因此,建立创造性世界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每个国家都要整顿好自己的内部秩序;因为只要各国内部腐朽不堪,危机一迫在眉睫,各自的政客就会试图通过将不满情绪转向外部,即将其从国内转移到外交事务上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是最古老、最可靠的战争之路。

战后的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政府体制腐败透顶,政客们又在干什么呢?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他们大肆宣扬法国危在旦夕,并用“安全”这个词来催眠民众。如果法国能够免受各种形式的攻击,法国政客们会感激不尽吗?不会的,他们会感到恐惧,因为他们会意识到,既然人民不再需要担心对外战争,他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和革命。“安全”实际上并非抵御德国的盾牌,而是斯塔维斯基之流匍匐前进的防弹甲壳。

尽管几乎每个国家,不满的根源都在于经济,但其表现形式却必然是道德的。贫困不仅造成匮乏,还会产生不公感。在一个可能富足的时代,仍然存在实际的、过度的贫困,这看起来无异于犯罪;而当一个政府被视为一群匪徒时,饱经苦难、善于思考的人就会相信自己有权推翻它。这是所有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因为过时的分配制度而被剥夺了公平的生产份额,无异于抢劫。如果一个窃贼闯入你的家并威胁到你的生命,你有权保护它。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即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无济于事。绝望之人也从类似的角度看待政治暗杀,一旦他意识到正是金融家利用政客作为幌子,阻挠他获得自认为应得的财富,我们就可以预见银行家历史上第一次经济衰退的到来。

法西斯分子说:为什么要用社会无政府主义来解决金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经济重组来解决?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是由财富分配不均、腐败的金融体系、工资削减、物价上涨和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不组织起国家工业,使它们能够自我控制、自我表达和自我改革呢?这不是国家控制劳动力的社会主义,因为这里所说的工业控制权,是由那些创造和维持劳动力的人来行使的。事实上,这是最纯粹的合作民主形式,这是政治民主国家从未试图实现的。法西斯分子试图通过公司国家来建立这种控制。工业将被划分为自治团体,每个团体选举一个由雇主、工人和消费者组成的工业公司。在这样的组织中,阶级斗争、罢工和停工都无处容身。我们的目标不再是争取提高工资,而是随着科学和工业提高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什么?剥削将被组织取代,一个新的社会实体将被创造出来。

繁荣既已确立,下一步便是为经济的尘埃注入新的活力。正如人既有体力,又有道德,又有智力,人类社会也同样既有经济,又有文化,又有政治。因此,正如人自身一样,经济因素应被划分为各个器官和肢体;文化因素也应几乎完全由个人掌控,而政治因素则应拥有统领整体的权威。我的意思是,政治的主要活动将在于规范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关系,并指导那些只有他们才能掌控的器官和肢体,即国家服务。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个人的私人生活将尽可能自由;工人群体的繁荣将取决于按职能组织的完善;而整体治理将由拥有高智商、高知识和高经验的人来执行。换句话说:文化生活是个人的,经济生活是集体的,政治生活是指导性和权威性的。当这三类活动 自我表达、群体表达和民族表达 协同作用时,将产生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最高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是真正的自由,而免于不满的自由是国家和平的基础。

我现在要谈谈战争问题的后半部分,即从民族革命到
对外战争,我们再次发现,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如今,这种基础是什么?黄金的无政府状态,即现有国际和国家货币体系的基石。为了获取黄金或建立金本位货币,各国必须拥有活跃的“贸易顺差”。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要么从“贸易逆差”的国家榨取黄金,要么迫使它们以贷款的形式借入差额。正如一位探讨此问题的作者所说:“各国被迫为‘贸易顺差’ 也就是黄金 而拼命争夺,否则将陷入被其成功竞争对手当作棋子的卑劣而悲惨的境地。” 这直接导致了战争,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除了拒绝履行义务之外,只有战争才能废除这种奴役。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显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放弃以黄金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并将货币建立在真实财富之上,而不是基于某种可以垄断的商品,而是所有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这样一来,出口就必须由进口来支付,否则它们就会成为接受国的馈赠。正如上文作者所说:国家补贴的出口将变得毫无意义。关税,只要它排除了进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出口。汇率将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从而消除投机者,放债人的恐惧也将消失。

我在此无法详述如何消除现有的金融混乱局面;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民主政府中,由于其权力依赖于金本位金融的利益和偏见,因此解决办法只能是一场灾难。看看这个国家现有的机构,它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执行如此复杂的改革。

首相必须将问题提交给内阁,内阁再将问题提交给议会党,如果工党政府执政,那么议会党必须将问题提交给工会代表大会和工党代表大会,而所有这些大会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在操纵。

在法西斯政府统治下,专家审查完毕后,首相将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该措施将成为法律。如果其他国家也感兴趣 如果它们在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几乎是必然的 但决策机制相同,那么迅速达成协议就成为可能。

为了论证的目的,我们同意消除战争的根本原因,剩下的可以称为生物原因,即人口过剩,这是任何经济调整都无法直接影响的;因为它不受政府的控制。

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个问题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自动得到解决。但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即工业文明尚未完全发展的国家,出生率在未来许多年内都有望上升。纵观世界统计数据,我们发现西欧人口增长正在下降,而东欧却并未下降,而俄罗斯和亚洲广大地区则拥有容纳数亿人口的空间。如果亚洲能够像俄罗斯目前那样实现工业化,那么毫无疑问,这数亿人口将会出生,而人口过剩终将迫使亚洲向西扩张。这意味着什么?无异于一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洲际战争。为了应对这场战争,欧洲各国必须停止内部争吵,团结起来。而只要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不满情绪将他们分裂开来,他们就永远不会团结起来。如果东欧国家无法在其边界内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空间,那么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中,它们的扩张应该向东而不是向西。这样的扩张不仅会沿着人口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而且会朝着而非远离可能威胁西方文明的最大战争威胁。

从对未来可能性的简短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我认为,战争问题无法通过和平条约和空洞的协议来解决。这是一个现实而活跃的问题,部分问题可以通过组织来解决,而部分问题则只能通过一个团结且军事强大的欧洲来防范。

即使法西斯主义在我国掌权,它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控制欧洲的命运,因此,我们面临的最关键的军事问题是帝国的安全和防御。我们立足于自己的领土,并且处于某种良好的……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明确的界限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这意味着领导力和行动。

由于在一个文明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物质基础都是经济财富,因此帝国安全的首要问题就是帝国的发展。然而,或许有人会说,由于各自治领如今都是自治的自治国家,任何本土政府,无论是法西斯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如果设想强制措施,那么法西斯主义者会全心全意地同意。但对他来说,强制措施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既然发展取决于合作,那么合作反过来也必须建立在自身利益之上。

谈论血亲情谊和传统纽带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无人怀疑其约束力;此外,它们超越物质领域,因此与经济问题无关。真正有用的是,要表明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不仅意味着一个更加繁荣的帝国,而且意味着一个更加安全的帝国,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它将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和平工具,以至于它实际上可以禁止战争。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来说,除了那些源于人口过剩且不受政治控制的战争之外,其他战争都是有害的。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对帝国有利。因此,所有成员国在经济上合作也对帝国有利。这可能意味着外国投资的损失;但很快,这种损失将通过日益增长的繁荣得到充分补偿。

捍卫这种繁荣直接引出了国防问题。国防力量何在?首先在于英国海军,因为在未来许多年里,自治领将无力建造和维持强大的作战舰队。其次,在于空军和陆军。

至于第三种防御手段,由于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化的、机械化的军队,自治领将面临与建造现代化舰队相同的成本问题。至于第二种防御手段,即空军,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自治领幅员辽阔,是民用飞机的天然繁殖地,而民用飞机是军事空中力量的基础。

因此,问题的解决方式如下:英国首先必须负责本土防空,然后帝国负责所有海上交通,并维持一支规模虽小但实力强大的机械化陆军,这支陆军在战争中将如同帝国消防队一般。反过来,各自治领也必须负责自身的防空,并最终建立强大而高效的空军。

拥有这样的力量后,问题就变成了合作问题,而解决方案有两个主要因素,即:建立一个类似于我们现有的防御加煤站网络的防御着陆场网络,以及成立一个帝国空军委员会,为帝国各国提供有关防空和空中力量发展的建议。

然而,如果我们的帝国要长存,这才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重组和重新武装我们的战斗部队。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连串的政府都一意孤行,使它们变得无能为力。我们双强海军的标准已被抛弃,如今我们严重缺乏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至于最后提到的这一项武器,我们现在只能听命于法国。我们的陆军规模和效率都已缩减,尽管缺乏马匹迫使我们部分地转向摩托化,但过剩的过时的智囊团却维持了如此无用的大量……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步兵只不过是一支耗资巨大的警察部队。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在世界空军中的排名已从第一跌至第六。

法西斯分子不会接受这些。他不在乎权力标准和情感限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如果我碰巧住在淘金热的采矿营地里,而且不得不住在那里,我打算腰间佩枪。”

他的观点如下:

我们有数万英里的海上航线需要保护,为了保卫这些航线免受最有可能的攻击,我们需要一支各方面都足以胜任这一任务的海军。

我们有一支十九世纪的军队;相反,我们应该拥有一支二十世纪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是以吨位为单位的人力,而是以机械打击力量来衡量:人力少,机器多,因为这是一个机器时代,而不是肌肉时代。

我们希望并且将拥有一支能够保卫我们的空军,其强大程度足以让任何
有效射程内的敌人在攻击我们之前会三思而后行。

最后,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像一个联合军种一样,为三个军种制定战略规划。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和平时期拥有国防专制,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争时期,只有专制才能一心一意地指导战略。

如果其他国家宣称,我们避免战争的保障,以及在战争中我们确保胜利的手段,都是军国主义的,那就让他们去宣称吧。虽然我们并不热衷于军备竞赛,但我们也不希望下次遭受攻击时,我们陷入被迫放弃敌人军备的境地。我们宁愿公开坦诚地面对事实,而不是盲目地视而不见。

我认为,我已经阐述了我们面临的关于战争及其准备的更重要的问题,并明确指出了法西斯主义者与大多数其他人的观点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或可以预防的,而他则根据和平条件来判断战争的必要性或不必要性。事实上,这种区别与炼金术士和科学家的区别完全相同。

战争是现实,必须如此对待。上一次战争之后,人们转向理想主义,这可以理解,哪怕只是为了换换气氛。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所有依靠民意的政府,本质上都被迫在浑水摸鱼。这些事实不容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法改变。虽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想要战争,因为战争是对和平不满的衡量标准,因此也是政府失败的衡量标准,但他们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去相信政治花招和诡计。

此外,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好战的时代,他认为,各国政府总是谈论战争,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他的观点。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国家生活中只有两大类问题:一类是内部问题,一类是外部问题 内政和外交。如果你不想让人们关注前者,那就让他们关注后者。这个每个魔术师都常用的伎俩,正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

他认为战争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而非情感问题:找出战争的根源,分离病毒,并培育抗毒素,而不是喋喋不休。目前,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似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除了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消除人口过剩引发的战争,但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武装力量是必要的,因此,高效的军队将比过时的军队更实用、更经济。虽然人会受到传统的影响,而阳刚的传统在战争中至关重要,但武器显然并非如此。因此,法西斯主义者不会将情感与炮弹混为一谈。

尽管统一的欧洲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法西斯分子对此表示欢迎,并相信在法西斯控制下是可能的,因为届时所有政府将通过一个有组织的体系相互打交道,但当今最重要的事实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国际联盟是大英帝国。因此,这才是我们走向创造性和平之路的真正起点。这个起点覆盖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地球,并囊括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只要我们能够切实地把握和平,和平就在我们手中。作为一个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辛劳,我们难道要掉队,成为一群掉队的乌合之众吗?法西斯分子的回答是“不”;因此他的口号是“前进”。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法西斯主义前进》

FASCIST 宣传已确立为国家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年的努力和牺牲换来了人民对这一运动的认可，即承认其为一支爱国的、革命的、具有英国血统的力量。

英国工人终于能够将他对祖国的热爱与他的
他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的愿望是正义和必要的。

帝国主义者以前从未想过压迫着数百万本国人民的苦难和匮乏，但现在他们认识到，在当今这个现代科学时代，失业和贫困是不可原谅的，也是不可减轻的。

我们的运动成立第三年，在宣传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但其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科学且完全可靠的组织，没有这个组织，任何宣传都不可能产生具有持久价值的成果。

整个运动的组织结构目前由近500个正在根据议会区域进行组织化的地区组织组成，所有这些组织都由以黑衫军活动为基础的组织相互关联和统一。这台完全值得信赖的机器的建立确实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它并没有消耗太多运动的精力以致于损害宣传工作。相反，它为英国现代史上两次最伟大的宣传行动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著名的“管好英国的生意”运动激起了民众对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反对，随着政客们逐渐放弃他们那种夸夸其谈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日益得到充分的认可。他们最初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宣传力量，他们最初考虑在一场无法动摇的争端中使用海陆空力量。

关心我们。

第二次伟大的行动将以“下一次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被铭记。
在最近的竞选活动中，我们运动举办的会议之多，堪比任何老党派所能组织的会议。我们的会议通常座无虚席，而他们的会议却常常空无一人。我们的会议几乎毫无例外地和平有序；而他们的会议却经常充斥着流氓行为和暴力场面，而这些在任何法西斯集会上都是不允许的。最终，我们维护了言论自由；而他们却试图否认言论自由，最终自己也失去了它。

在我们的会议上，大批新兵在选举斗争中被招募。
我们相信，人们会饶有兴趣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不会被我们所知道的东方下层人士所压制；而恰恰在我们拒绝提名候选人的时候，大批人会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是对放弃竞选的智慧的最高赞扬，直到我们能够用必要的高科技机器攻击敌人，贯穿其饱受摧残和分裂的战线。

因此，在1935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可以反思宣传和组织工作所取得的同等成就。如果我们在任务完成之前永远不会感到快乐，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我们为实现******电子书转换器演示版水印******的事业所做的每一小时工作、每一点牺牲感到自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过将民族主义中一切崇高的东西与社会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拯救我们的人民。

回想起来,更必须承认,我们对犹太人进攻的抵抗既取得了胜利,也证明是必要的。因为犹太人不允许英国运动只为英国而工作、思考和感受,因为他们会让我们与一个伟大的民族 其领袖曾将欧洲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 陷入灾难性的冲突,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日益衰落的防御状态,因为他们在英国煽动了反犹情绪,而这只能怪他们自己。我们可以自豪地反思,如果我们的运动没有勇气挑战犹太国际金融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它不仅无法赢得人民的信任,还会逃避那场至关重要的考验,而它正是在这场考验中磨炼成钢的。

我们为这样的考验而感到高兴,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确保我们的成员坚定、忠诚,并愿意牺牲以体现法西斯斗争所唤起的高尚人性“忍耐的力量”。

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打破所有辉煌的纪录。现在,我们已承诺参加下届选举;而这项承诺将通过在数百个选区建立比旧政党更优秀的选举组织来实现。这项任务艰巨,但我们的积极党员人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旧政党。

圣诞节前夕结束的三周巡视,展现了英国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人员和精神。来自各区的官员每天晚上和许多下午都会聚集在一起参加区域会议。她们是各自地区所领导的英国男子气概的杰出代表。女官员也代表了我们真正的英国女性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地方组织和政策问题得到了密切关注,其细致程度在旧政党简短、模糊、空洞的年度会议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来年的全国计划得到了充分而坦诚的讨论,并在全国各地受到了普遍的热烈欢迎,令人鼓舞。最重要的是,即使在当前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种密切的个人联系和关系仍然保持着,而这种发展正是法西斯兄弟会早期的鲜明特征。

法西斯力量的新年即将到来。这个运动曾大胆地嘲笑犹太国际金融的联合力量及其掌握的宣传资源;这个运动曾成功对抗“既得权力、红色阵线和大规模反动势力”,如今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被动防御了。我们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现在必须为自己的胜利而努力。这场胜利的规模和速度,必须取决于每一位成员不懈而有针对性的努力。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快乐带来力量》作者：罗伯特·莱博士

T国家社会主义“欢乐力量”组织是在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号召下成立的。有一天，他派人来找我，说：“我希望德国工人有充足的休息和假期，这样国家的神经才能保持健康；因为如果国家的神经被摧毁，即使是最天才的政治家，也无能为力。”我的职责就是执行领袖的命令，于是在1933年11月，“欢乐力量”组织应运而生。许多人，甚至是我最亲密的合作者，都不理解我的目标，也不明白领袖的意图。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蒙蔽工人的双眼，转移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正当渴望。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设立新机构的一个新活动领域。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这项浩大的事业，如今它正席卷整个德国，并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疆界，延伸到世界各地。这个想法曾被许多人嘲笑、被其他人鄙视、被反对者侮辱和谩骂，甚至连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也只是带着焦虑和疑虑看待，但当我们回想起来，它如何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赢得了人心，并被人们付诸实践，这似乎是一个奇迹。

作为我们目标的描述，这个名字绝对恰当：国家社会主义社区，快乐的力量。我们必须仔细思考每个词的含义：国家社会主义社区。社区是它的基础，这里再次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社区才能胜任成为快乐的传播者。由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再次清楚地看到，文化和艺术与国家和种族的共同体息息相关，不能孤立地存在于真空中。快乐的力量，有人建议我称之为“下班后”。但我从来不赞成模仿，总是喜欢看看自己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些东西。

年轻意大利的“多波拉沃罗”（Dopolavoro）当然能够取得巨大成果；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它与我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这是一种中性的表达，既没有表达我们的愿望，也没有表达领袖的命令。领袖说：“我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确保工作节奏　合理化和整个事件趋势无论如何都使其变得毫无意义　能够与这些人所享有的休闲和假期相平衡；确保人民的神经不受摧残。”领袖的命令是赋予国家力量，同时他也指出了如何获得这种力量：通过休闲、通过假期、通过欢乐。

《欢乐中的力量》或许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整个目标最简短、最精炼的表达。它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赋予德国的人生观；它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取代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主宰我们国家的对生命的否定。因为我们过去在各行各业所看到的，以及我们所有已消失的政党所特有的，正是对生命的否定！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不愿将人生视为穿越尘世苦难的旅程,不愿将其视为通往更美好彼岸的持续准备。我们致力于让生活尤其是我们最贫困的德国同胞的生活 尽可能地美好而光明。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生活值得拥有;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的多样性,并非为了将其再次抛弃,使其遭受永恒的毁灭和湮灭。所有相信自己肩负着神圣使命的人,所有怀揣着这种信念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因此,我们需要斗争的力量。我们的生活并非充满天堂般的富足;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斗争。生活即斗争,斗争即生存。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在那里,一些人永远游手好闲,只顾享乐,而另一些人则永远堕入地狱。在永恒中,我们只知道斗争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表达。为了这场斗争,我们努力为我们的人民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力量。

劳动其实只是斗争的另一种表达。我们每一个同胞,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艺术家、学者还是士兵,每时每刻都在为人民和自身生存而斗争。由于这场斗争耗费精力和体力,人需要斗争的手段,也需要补充这些手段,恢复体力。因此,休闲和假期对我们来说是内在的必需品。

前段时间,一位研究社会经济学的外国名家问我:“你们对休假问题持什么态度?你们德国会通过法律规定休假天数,同时规范工资标准吗?”我回答说:“我们不仅会容忍普遍实行休假,而且会将其变为法律强制规定,因为这是我们的要求之一。”“但是,请原谅,”他说,“每个国家的雇主都与雇员作对,而你们德国人却坚持认为,甚至雇主也会逐渐要求休假?”“是的,离休假和娱乐活动最热心的拥护者不再是工人,而是雇主的时候不远了。”

国家社会主义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胜利,一个精疲力竭的人应该重新焕发活力,以便更好地完成未来的工作,这才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假期成为一种健康、合理的常识性要求。我们要求休假并非出于怜悯,而是认识到休假将进一步提高我们人民的生产力。雇主雇用一个疲惫不堪的员工没有任何好处;这样的员工只会消耗精力,而机器则继续运转,消耗电力,浪费金钱,最终磨损殆尽。员工也不再具有生产力,因此雇主遭受了双重损失:他不仅要为降低的生产力支付工资,还要为未充分利用的机器的能源和动力支付费用。另一方面,如果员工精力充沛,雇主很容易就能收回他所支付的假期费用带来的差额。雇主会发现他的余额不会变成借方,相反,贷方会有所改善;他会发现他和工人一样都将受益。

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确实在于它不会只对一方有利。如果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只对工人有利,同时又损害雇主的利益,那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一件事对整个德国人民有利,那么它对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而人们应该有休闲和假期,这对德国人民来说就是有利的。我们经常听到,直到今天,仍然会听到有人说:“我想休八天假;把钱给我;但我不想出去休闲,我要待在家里。”不,那是错的;那样做会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浪费金钱;因为一个人待在家里找不到消遣。这件事的真正目的就是,偶尔把他从阁楼里拖出来,在那里他总是只看到痛苦和匮乏,然后去乘船旅行,或者去山里,或者去莱茵河,学会在八天里忘记日常的劳作。马克思主义者宣扬的“我们需要假期”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假期做点什么 那就是通过快乐获得力量。

在第一年年末,我就能说,“欢乐的力量”已经迅速征服了德国。如今,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此巨大,以至于其他国家也开始关注。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德国,所有国外人士都饶有兴致地关注着我们这个年轻的组织,它实现了一件此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实现了全世界每一位社会主义者多年来的梦想。我们希望引导世界以一种不同于恶意媒体常常让我们相信的方式看待新德国。

例如,《每日新闻》(Diario da Manha)就举了世界舆论日益增长的有利形势的例子;在 1935 年 10 月 12 日的一期报纸上,我们读到了关于“欢乐的力量”航海之旅的如下内容:“这就是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围团结的、意志坚定、纪律严明的人民,准备进行的革命。它的影响和最终结果是什么?现在评估它们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德国精神正在努力创造新的生活理念,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悬而未决的问题。” 1935 年 9 月 27 日,挪威报纸《卡尔莫伊邮报》(Karmoy Posten)发表了一篇关于挪威人和拉比诺维茨先生之间“欢乐的力量”之旅价值的有趣讨论。挪威人针对您向我们提供的关于海上航行多么可怕的描述写道:“……在这样的航行中,船上的生活一定很艰难,空间狭小,处处拥挤,我要指出的是,我亲自参加过其中一次,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

。你肯定从未登上过“快乐的力量”号轮船。千万别。你喜欢的任何民主国家都可能为此感到自豪 …
抛弃一切正义感……快乐力量组织。” 。

我可以无限地延长国外类似的友好新闻言论的清单;但从所有对我们组织有浓厚兴趣的人的判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理念正在凭借其在其他国家也未受挑战的成就而确立其地位。

因此,我们前往其他国家的旅程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沿着已开启的道路前进,今年3月,我们将带领我们的“欢乐力量”舰队横渡大西洋,前往里斯本和马德拉群岛。此外,从1936年起,我们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前往南方。我们首次横渡大西洋前往葡萄牙的经历非常有益,因此我们决定继续进行上述航行。没有人比那些带着“欢乐力量”旅行的德国工人更能代表新德国了。

除此之外,我们今年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特别项目。想想1934年和1935年“欢乐力量”度假活动的五百万游客究竟去了哪里,就会发现其中超过三百万人去了我国的边境地区。在那里,他们筑起了一道德国社会主义的活墙。来自德国各地的德国兄弟们探望了边境地区的居民。正是这种伟大的情谊,正是“欢乐力量”之旅区别于私人旅行的显著特征,为这些边境兄弟们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我们将继续这项有条不紊的工作,并大力推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发起了一项宏大的活动,计划将“快乐力量”项目本已较低的价格再降低30%。当初提出这一建议时,许多专家都摇头叹息,认为这永远无法实现。现在,经过短暂的准备,我可以宣布,今年将有35万游客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而且住宿方无需偏离已批准的价格。

这意味着,德国工人平均只需花费12至15或16马克,就能享受一周的假期,包括车费、全额食宿以及各种集体活动。这将使我们能够吸纳新的工人群体,他们此前由于经济状况不佳,一直无法参加“欢乐力量之旅”。这些新的群体将是最理想的度假者,因为他们将是最快乐、最满足的。我们将带他们前往美丽的边境地区,那里也最需要国家社会主义的关怀。

在“欢乐力量”运动的所有活动中,只要活动范围超出祖国的疆界,我们都会时刻惦记着海外的德国兄弟。我们希望他们成为连接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生命桥梁,我们的度假者将成为友谊的使者,让其他国家了解真实的德国。因此,我们将把旅居海外的兄弟和他们的子女带到德国,否则他们永远也想不到来德国旅游。我们将在冬季和冬季中期利用我们的“欢乐力量”船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开展这些旅行。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们不会与任何行业机构竞争,因为参加这些旅行的人都将经过我们的精心挑选。如果有人有足够的钱支付前往德国的普通旅费,那就让他以普通的方式旅行吧。

我们仅为那些没有这么幸运的人提供上述访问德国的廉价设施。

在结束关于旅行和假期的发言之前,我想谈谈一些方面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忧。总的来说,每个人都对“欢乐力量”远征队充满热情,无论是我们的主办方还是度假者。所有人都对这项活动赞不绝口,事实证明,它确实在很多方面发挥着非常有益的影响。只有一种批评意见偶尔会听到:据说很大一部分度假者即使没有我们也能自己出去度假。但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我的同事们调查了大量列车的构成。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每位参与者都会被安排一份专门的详细问卷。对来自四个地区的所有假日列车的调查结果如下:不少于50%的乘客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其余人员包括小雇员、独立商人、私人财产持有者、自由职业者等。我还可以提供有关“欢乐力量”度假者收入的数字。对这些列车的调查显示,所有度假者中有三分之一每月收入不足 100 马克。另有三分之一每月收入在 100 至 150 马克之间。其余人的收入较高,但平均每月在 150 至 250 马克之间。只有 6% 的收入超过 250 马克。在这一类别中,我们发现主要是已婚夫妇,他们有许多家庭,由于费用高昂,他们有权参加“欢乐力量”旅行。

我们必须达到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都表明我们将会达到这一点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当时，从柏林到吕根岛的往返交通，加上八天的海边假期，只需12马克即可享受。最终目标是：按照德国目前的人口水平，我们每年必须能够派遣1400万劳动人民进行为期12至14天的休闲旅行。现有的交通和住宿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这一问题。如今，它们已经达到了极限。两年前我们预言这一点时，却遭到了嘲笑。

因此，我们将立即着手建造新的住宿设施和新船。未来三年，德国劳工阵线将建造价值一亿马克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位于吕根岛的海水浴场，该浴场拥有两万张床位和各种休闲设施。这项独特工程的规划和模型已经制定完成。这要归功于我们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慷慨指示。

此外，我们将建造两艘可容纳1500人的船只，不设集体宿舍，所有舱室均为两人或四人，每个舱室均设有舷窗，整艘船将配备容量空前的甲板。除了现有的两艘船“德意志号”和“科尔多瓦山脉号”外，我们还将在今年春天再购置四艘同等大小的船只。除了这些项目外，工党阵线现有的乡村疗养院的床位数量将增加到3万张。三年后，当所有工程完工时，我们将能够在自己的疗养院中为120万人提供住宿。当然，私人酒店和餐饮业的需求将始终得到优先考虑。因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最终目标，直到最后一位德国劳动者都能充分满足其合法的休闲和度假需求。

在国家社会主义社区“欢乐力量”组织的各个部门中，体育运动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这项任务既艰巨又繁重，它肩负着将德国工人在欢快体育活动中度过的闲暇夜晚转化为力量和娱乐的源泉。经过两年的努力，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成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超过三百万人参加了我们安排的8500场不同类别体育课程（游泳、体操、轻竞技、滑雪等）。体育医疗中心、医疗事务中心以及为身体残疾者提供的特殊课程，正在为我们最后的同胞提供帮助。我们在公海的航海探险活动总是名额爆满，许多申请不得不被拒绝。在这方面，我们也将拓展工作，特别是将航行范围扩大到比去年更大的范围。今年冬天，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德国最美丽的冬季运动胜地正在举办滑雪教学课程，预计将有35,000人参加。课程配套提供30,000套“力量源于快乐”滑雪装备，包括带绑带的滑雪板、雪靴和雪托，售价35马克。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高，但去年在普通零售店的销量仅为18,000套。42,000名“力量源于快乐”度假者乘坐我们的“力量源于快乐”列车，热情地关注着加米施-帕滕基兴的奥运会。

对无数德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长久以来珍视却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得以实现；因为在如今的德国，体育运动不再只是少数人或经济条件优越的富人打破纪录的象征，而是成为了一种全民的爱好。合适的训练场地已经短缺，涌向“快乐力量”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体育课程稳步推进。根据以往经验,第三年将再次呈现平衡态势,这将证明在德国,不仅要培养冠军级体育项目,更重要的是普及体能训练。我们将不遗余力,直到五六十岁的老人也能将体育或体能训练视为日常生活必需品。

新成立的“快乐的力量”学校和大众教育部门,虽然才刚刚开始实际工作,但成立短短几个月,它就通过数千场灯笼讲座、拥有数十万册藏书的图书馆以及各种形式的参观和导览,为德意志民族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国家社会主义党执政之前,数百万德国男女从未真正走进剧院看过演出。他们不仅觉得不去剧院很正常,而且由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自卑感,甚至觉得去剧院与自己的社会地位格格不入。如今,这一改变也已发生。国家的文化财富将不再是私有阶级的特权。一个随机选取的数字,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足以突显仅在“大柏林”开展的工作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从1934年12月1日至1935年11月30日,“欢乐的力量”号已经将超过一百五十万柏林工人带入了剧院。这个数字虽然引人注目,但当我们回想起,这个数字代表了那些从未或几乎从未去过剧院的男男女女时,我们便会更加珍惜它。因此,这些人为剧院带来了额外的观众。他们以前从未去过剧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月收入100到200马克的工人或雇员根本无力支付自己和妻子的正常剧院票价。

由于我们慷慨的举措,剧院和音乐厅赢得了广大民众的青睐 这些民众此前对这些机构只是道听途说,对它们漠不关心。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当然,这也对那些没有“欢乐力量”项目光顾的私人剧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们在1934年初在西门子工厂开展的关于剧院参观情况的调查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一两个数字很容易证明这一点:87.6%的受访男性和81.3%的女性从未看过歌剧;63.8%的受访男性和74.2%的女性从未去过剧院。由于这些问题是针对西门子公司所有员工进行的,不分职位高低,从厂长到助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已经看过戏剧或歌剧演出的工厂员工,往往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员工群体。

最近在各个工厂的观察结果令人欣喜,体力劳动者在“快乐力量”组织的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一项文化教育工作正在开展,其效果将在未来显现。

仅在柏林,就有七家剧院专门或主要上演《欢乐的力量》;尽管全德平均观众人数在60%到70%之间,但《欢乐的力量》的演出却总是提前售罄。如此规模的观众人数,几乎没有哪部剧能与之匹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德国私人剧院。

一年前新推出的“大师音乐会”和我们参观的“音乐时光”同样备受欢迎。我们的大型音乐会由德国最著名的指挥家指挥，门票通常在开始前就已售罄。参加过音乐会的著名乐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柏林地区管弦乐团（das Landesorchester Gau Berlin）以及德国歌剧院管弦乐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曾两次演出，场场爆满。

迄今为止，工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机构，他们原则上不会去参观。由于我们很难让工人们走进博物馆，所以我们安排了数千场导览活动。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作品展览将艺术带入工厂，这些展览规模庞大，在整个帝国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此外，与德国体力劳动者的接触，为艺术家提供了强大的灵感，使他们能够进行与时俱进的艺术创作。

几年之内，所有大型工厂都将安排永久性展览。每年，数百万德国人将有机会欣赏德国艺术家的作品。如此一来，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德国艺术家走进全国劳动群众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工地和工厂；艺术家们辛勤付出，为体力劳动者带来艺术珍品，而艺术家们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他们的艺术创作将从与体力劳动者和机房的接触中获得灵感。

我们总共举办了 66,000 场“欢乐带来力量”活动，共有 2,500 万人参加。
我们乘坐电影车走访了德国隐藏在森林和荒地中的偏僻村庄和角落，让那里的兄弟们以某种方式，从一天的负担和疲惫中得到一次生动的改变和放松。

但我们的活动范围还不止于此。多年来，成千上万家工厂的角落和缝隙里积满了污垢，却无人想过要让工作场所变得美观。人们已经习惯了肮脏、狭窄、闷热的工作环境，对它们习以为常。

在这一过程中，“工作之美”部门以新的勇气和活力参与其中。一阵清风吹过所有的工厂，把窗户上的污垢和灰尘从院子和工厂的每个角落吹走。在“工作之美”部门的推动下，管理人员花费了超过 2 亿马克，而且很多时候工厂员工也亲自帮忙，将工作变得适合人类居住。以前到处都是破旧垃圾的地方，如今有了小花园、绿地、整洁的球场、运动场、明亮通风的工作室、游泳池、盥洗室和盥洗室。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看到了令人欣慰的工作场所。到目前为止，已经处理了大约 17,000 家工厂。除了进行无数或大或小的改进之外，还建造了：4,314 个供工厂员工使用的食堂和公共休息室； 1,580 个观赏场地；276 个运动场地；以及 93 个游泳池。

如今，“快乐铸就力量”组织在工厂里开展的这项工作，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德国工人的家。因为，一个习惯了在美丽整洁的环境中工作的人，只有在美丽整洁的家中才会感到舒适。

工厂里的工作小组建设进展非常迅速。其理念是焊接******电子书转换器DEMO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工厂内的纳粹党及其分支机构的成员与18至25岁之间的最优秀工人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牢不可破的阵地，以便即使在危机时期，也能与“小组”和“区块”领导人联合起来，保持社区理念的活力。

此外，这些工人团体应该在工厂内形成新的风气，并激发检查和社区晚会等活动。

关于“欢乐力量”组织的组织情况，可以给出以下数据：国家社会主义“欢乐力量”社区下设32个大区、771个县和15051个地方小组，每个小组都设有相同数量的地方督导员。此外，还有在工厂内工作的工厂督导员，共计57000人。这75000名协作者都免费为“欢乐力量”提供服务。

“快乐力量”组织仅雇用了 2,547 名领薪职员。

这项宏大的事业，最初两年需要德国劳工阵线的资助，我们希望今年能够独立运作。这或许是最引人注目、最耐人寻味的事实，尤其是考虑到“欢乐力量”组织筹集并投入的资金超过一百万德国马克，而意大利的“多波拉沃罗”组织甚至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美国的“休闲与晚间”组织也需要巨额资助；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 无论是在旧德国，还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或是西方工业国家 都彻底失败了。国家社会主义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德国冬季救援工作

作者:Max Hunger

T冬季救济工作由国家社会主义党发起,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已成为第三帝国公认的制度,并为数百万贫困、虚弱和患病的男女老少带来福祉。

尽管国家通过直接行动竭尽全力解决失业问题,并通过提供全面的就业来克服困境,但它仍然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每一位愿意工作的健全男女找到工作,尽管它在全球贸易困难的背景下,创造了近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在三年内将失业人数从700万减少到不到200万。但是,就像每个家庭一样,它永远都会有穷人。

社会立法和公共援助已经并正在为缓解
欲望,但这些制度并不能完全消除欲望。

冬季赈济工作是为了帮助所有生活水平处于边缘以下的人们而设立的。冬季赈济工作并非要取代公共援助,其主要目的是对其进行补充。

1933 年 1 月 30 日,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上台,建立了国家,正如博士所说。
戈培尔将其描述为“一片废墟”,政治一片混乱,国库空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领取救济金。

要扭转前几届政府徒劳无功、几乎无望的局面,需要坚强的心胸和钢铁般的意志。这些巨大问题的处理方式早已载入史册,但它将作为大胆而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风范的典范永远被铭记。

庞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协会的核心组织早在1932年春就已形成,但直到该党执政后才真正开始行动。该协会的首次正式活动于1933年5月6日举行,当时,在元首的见证下,担任该组织负责人的首席专员希尔根费尔特宣布了元首的命令,批准该协会成为党内代表帝国的官方机构,并授权其处理所有与公共福利和救济相关的问题。

该协会于 4 月 20 日元首生日当天首次采取行动,负责向失业者分发食品包裹,并于 5 月 1 日首次在街头募捐,为儿童设立节日基金。

同年夏天,协会获得了元首计划的冬季救济的组织执行权,并立即着手为这项伟大的任务进行组织准备。9月13日,元首宣布德国冬季无人受饥寒,戈培尔博士在送别仪式上表示,冬季救济工作应以……的方式进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用最干净、最体面的方式,为穷人提供援助。为了同情穷人,全国人民应该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享用“一盘炖菜”,并将日常晚餐费用的差额用于救济穷人。冬季救济工作的开始日期定于10月1日。9月16日,首席专员希尔根费尔特带着36名助手前往国会大厦内他指定的办公室。

1935年12月11日,希尔根费尔特在一次演讲中描述了他在组织受托工作时遇到的一些困难。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项工作的成功取决于建立高效的募捐和分配机制,并动员全民积极参与。因此,必须唤醒那些冷漠无情的人,让他们树立更高的公民意识,并激励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让他们树立新的利他主义;必须让每一位德国人都明白,真正的友谊是建立在自我牺牲和互助之上的。元首在冬季赈灾工作开幕式上宣布:“这场抗击饥寒的伟大行动,必须以这样的口号发起: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已被我们摧毁。我们将用德意志人民鲜活的民族团结来取而代之。”

希尔根费尔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组织要想有效,就必须能够灵活地满足各种必需品,并能适应其旨在缓解的实际需求的不同条件。

“任何人都不能忍受饥饿和寒冷!”这是元首对他的忠实追随者的训诫。

这该怎么做呢?大约有1700万人需要照顾:几乎占德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首席专员希尔根费尔特知道,首先他可以依靠大约3万个地方党支部的全力配合,但他也知道,除非事先制定好周密的计划,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否则这些党支部无法令人满意地运作。

为此,他寻求金融、工业、运输以及土豆、面粉和煤炭行业的专家的帮助;他还利用了现有的慈善机构,从教会传教团、德国红十字会、技术紧急部队,一直到被称为“复临信徒”的一小群热心工作者。这是一次总动员,动员了所有受过培训且经验丰富的社会救助力量,以及那些随时准备以荣誉工作者身份提供帮助的人,无论其党派和社会地位如何。

全国各地的党支部都收集并保存了所有需要补充救济的人员名单。随着救济工作的开展,每个地方支部都设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协会的特别支部,各阶层的男女同胞齐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在组织救援时,必须研究并满足不同地区的特殊需求。
由于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甚至连食品行业也存在差异,而且贫困地区主要与人口稠密的工业中心重合,协会不得不做出安排来满足所有这些特殊需求。一个具体案例最能说明这些困难:例如,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省的居民习惯食用黄色土豆;埃森和汉堡也是如此;因此,所有白色和红色土豆都必须运往德国其他喜欢吃土豆的地区,尤其是巴登。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由于当地居民需求不均衡,土豆的收集和分发给该组织的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例如,在土豆自给自足的巴伐利亚州,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土豆,而埃森地区需要补充145万英担,萨克森州需要92万英担。其他需要额外援助的城镇和地区包括柏林、德国中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巴登和符腾堡州部分地区。在1933/34年的行动期间,收集和分发了大约6万卡车的土豆。仅柏林一地每天就收到700-800卡车的土豆。每月分发的土豆配给量相当于全民人均约30磅。但是,由于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额外救济,因此实际受助人均配给量约为100磅。每月。燃料的需求和分配情况也类似。

有些地区主要燃烧木材,有些地区则燃烧草皮、煤或褐煤。当然,炉灶和烤炉的规格会根据燃料进行调整。因此,必须确保每个地区都能获得足够数量的燃料。每户家庭的燃料配给量是根据整个冬季一间房间的供暖量计算的。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分配到的煤炭足够两间房间整个冬季供暖。

1933/34年,运输所有燃料需要约14万辆铁路货车,煤炭量约占德国燃料总用量的16%。冬季,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大约能获得9英担煤炭,而在煤炭消耗更为严重的矿区,每户家庭同期能获得约22英担煤炭。

煤炭的分配由当地煤炭经销商负责。有权领取救济金的人员将获得每人1英担的煤炭配送凭证。凭证将交给煤炭经销商,煤炭经销商在收取少量搬运费后将煤炭送达。无力支付的受助人可免费获得煤炭。

如果解释一下,萨尔盆地的矿工需要工作 3 个月才能获得冬季救灾工作所需的煤炭数量,那么这也许可以更好地说明煤炭供应的规模。

冬季救济还包括提供鞋子和衣服。用于
衣服的总长度将达到 5,000 英里。

除了土豆,还会分发其他食物:大米、面粉、可可、牛奶、油脂、肉类、鱼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还会提供免费餐食,并在圣诞节期间为孩子们准备圣诞树。1933/34年,仅在柏林就分发了30万棵圣诞树。

为了筹集购买这些大量物资所需的礼物,人们采取了各种方式:街头募捐(甚至最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也参与其中)、慈善演出、社交活动、街头彩票、每月“一盘炖菜”募捐、赠送一磅食物、公共捐款、对收入征收特别税、私人募捐、街头出售徽章等等。

组织的彻底性最好地体现在“一盘菜”的方法上。
stew”系列在柏林进行。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柏林市约有12.5万户居民;每户居民都会列出一份名单,然后逐户拜访每户家庭或独立房客,并收取善款。捐款人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将捐款金额填入名单,名单会在几小时内连同善款一起返还给当地分会。仅在柏林,平均就有14万名志愿者参与冬季赈灾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徽章和礼品在特殊场合在街头出售,为贫困工业区的许多失业者提供了工作和生计。例如,在1933/34年的冬天,巴伐利亚森林、图林根和萨克森州的制造商收到了价值400万马克的订单,甚至连拥有琥珀产业的东普鲁士也没有被遗忘。1934/35年,这些订单的价值增加到了500万马克。

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均可享受此项救济,不分种族或国籍。

例如,1933/34年,共有69,336名外侨获得援助,其中29,108人为犹太人。仅在柏林,冬季救济工作就为13,818名犹太人和8,054名外侨提供了援助。冬季救济工作筹集的善款总额及实际价值如下:

in	1933/34	Mks.	357,136,040.71
in	1934/35		367,425,484.89
in	1935/36		370,000,000.00

受助人数如下:

in	1933/34	16,617,681
in	1934/35	13,866,571
in	1935/36	12,923,24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们对冬季赈灾工作给予的空前援助。以下几个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1933/34年,波美拉尼亚地区供应了841,477英担土豆。

in Kurmark	1,600,000 cwt.
in Saxony	447,000 cwt.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冬季赈灾物资全部由国家铁路免费运输。
在 1933/34 年战役中,国家铁路为此贡献了 14,672,957 马克,运输总重量达到 59,025,995 英担。

每年参与冬季赈灾工作的荣誉助手人数平均达到150万人,而该组织的管理部门雇用了以下数量的官员、办事员等:

in	1933/34	4,116
in	1934/35	5,398
in	1935/36	about the same number

整个管理成本仅占总收入的 1% 以下。

元首兼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于 5 月 27 日接见了首席专员希尔根费尔特及其主要工作人员,他对该组织所做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并在最后说道“冬季救济工作是社会工作中独一无二的历史壮举”,他只是表达了每一位真正的德国人对这项伟大的民族努力的感情,这项伟大的民族努力体现了相互的善意和个人的牺牲。

******电子书转换器 DEMO 水印*******